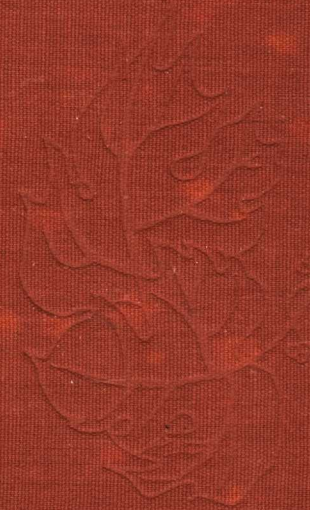


女仙外史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女仙外史

〔清〕呂熊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 林 鮑正鵠 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前言

章培恒

《女仙外史》一百回，清初呂熊撰。熊字文兆，崑山（今屬江蘇）人。崑山在明清易代之際受清兵屠戮甚慘。呂熊的父親呂天裕繫戀明室，不滿清廷，因而命他學醫，不讓他參加清朝的科舉考試。其後呂熊雖仍研討有關國計民生的學問和寫作詩文，並曾長期擔任封疆大吏于成龍（一六三八——一七〇〇）等人的幕僚，但當于成龍要他做官時，他却謝絕了。晚年居住蘇州，去世時已八十二歲。乾隆時纂修的《崑山新陽合志》卷二十五《人物·文苑》中有他的傳記，李果《咏歸亭詩鈔》卷八《感舊詩十三首·呂處士逸田》的注也對他的生平有所介紹。

《女仙外史》寫明太祖兒子朱棣（即永樂帝）奪取其姪兒建文帝皇位，一批忠臣義士又擁戴建文而與永樂鬭爭的故事，在這些忠臣義士中最重要的是唐賽兒。按，朱棣奪位自是實事，但在其即位後又有忠臣義士起兵反抗却純屬虛構；唐賽兒雖是歷史上實有的人物，在永樂時確曾造反，但她的造反根本不是為了擁戴建文。呂熊之所以要作這樣的描寫，乃是基于一種政治上的感情。正如他在《自叙》裏所說：「夫建文帝君臨四載，仁風洋溢，失位之日，深山童叟莫不涕下。熊生于數百年之後，讀其書，考其事，不禁心酸髮指，故為之作《外史》。」

由于朱元璋登基以後，對江南的工商業發達地區如蘇州等採取了殘酷打擊的政策，建文帝在位時對此作了相當大的改變，永樂帝則又恢復了朱元璋的方針，江南地區的人一直十分同情！

建文帝。在明代後期，江南地區就流傳着不少顯然對建文帝表示同情的野史。到了清初，這種懷念建文帝的感情就跟追戀明室而不滿清廷統治的感情合流，被賦予了現實的內容。錢謙益在當時為《建文年譜》寫的《序》（《有學集》卷十四）就直言不諱地說：編纂這部年譜的目的，便是「當滄海貿易，禾黍顧瞻之後，欲以殘編故紙，慙遺三百年未死之人心」。清楚地揭示了在那個特定時期表彰建文帝的政治意義，從中也可窺知呂熊「心酸髮指」地寫作此書的真實動機。呂熊晚年本已在南昌安家，但因所著《外史》「觸當時忌」，不得不離開南昌而返歸吳門（見《崑山新陽合志·呂熊傳》）。此書之遭忌，殊非偶然。

本書《自叙》署「古稀逸田叟呂熊文兆」。據同書卷首《品題》中劉廷璣所述，呂熊于康熙四十年辛巳（一七〇一）告訴他「將作《外史》」，至四十三年（一七〇四）秋天又告訴他「《外史》已成」。古人一般于著作寫成後即作自序，甚至有人在寫正文前就寫序，所以呂熊《自叙》至遲作于康熙四十三年，其時他至少已七十歲。卷首又有其作于康熙五十年辛卯（一七一）的自跋，亦署「古稀逸田叟」，是時他至多七十九歲（因七十歲至七十九歲都可稱古稀之年）。由此推算，他當生于崇禎六年（一六三三）至八年（一六三五）之間。

此書的最早版本為康熙鈞璜軒刊本，有康熙五十年呂熊及葉粵跋，當即刻于該年或稍後。今據復旦大學圖書館所藏鈞璜軒本影印。原書板匡高一九二毫米，寬一二九毫米。

新大奇書

古稀逸田呂叟

女仙外史

鈞璜軒貯板



江西南安郡守陳夾禧香泉序言

余友逸田叟。以熊字文非。文章經濟精奧卓拔。當今奇士也。其生平著述。如詩經六義辨。明史斷續廣輿志。發明三唐六義。並詩古文諸稿。幾數百卷。而未知更有女仙外史。戊子。余補南安守。遇叟於淮南。延之修輯。鄴乘舟行。閒暇。叟始以外史見示。請序。余竟舉不。崇階。然。叟曰。有是哉。何叟之誠契余心也。請得以僭言之。夫武王伐紂。不期而大會者八百諸侯。所以謂之恭行天討。而孟氏亦曰。開諒一夫。糾然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則又斥之曰。以臣弑君。卽大。公亦謂之義士。而孔子斷之曰。求仁而得仁者。夫。邈二仁。

與不仁而已。若使夷齊之諫爲是，則周武之師不得爲仁義。周武之伐紂爲是，則夷齊不得謂之仁，亦不得謂之義。然大聖大賢，旣而是之，而兩許之，則夷齊自爲古之聖人，而武王亦得謂古之聖君也。爾若夫明紀所載，遜國續難之事，更無聖賢執筆而定之，其說有可疑而可駭者焉。夫永樂固英明之主也，然不得比周武之聖，而建文亦仁讓之主也，又從無商紂一端之暴，其爲之臣者，又皆委身殉國之君子，顧使永樂之得天下也，以道，則建文自爲亡國之君，使建文之失天下也，不以無道，則燕王不得爲中興之主。從古創業者，謂之祖，中興者，亦稱爲祖，豈皆謂之宗。

乃永樂尊爲成祖。是中興也。從來淫暴亾國者。不追崇。不
建陵寢。而在建文。則并年號盡削之。是失德之已甚者也。
從來忠臣義士爲亾國之主殉節者。興王之君亦莫不褒
之。諡之。而乃并禁錮其子若孫。是以爲叛逆之徒矣。後世
之論者。因其成敗。亦莫不依違於其間。似乎以建文等之
亾國之君。而永樂爲中興之主。道衍三楊之輩。可以爲佐
命元勳。而方景鑑諸公。不得爲成仁取義也。與此余所素
鬱於中。不能斷。而亦不敢斷者。故曰叟之外史。有跌契余
心者。俟修邵乘之後。言爲使洋行。問諸天下後世。

四
夕
以

五

六

七

古稱通田叟。呂熊文兆自敘。

曰燕藩有武畧。媿視天子。顧以一旅之師南向而爭天下。不三載而竟踰江淮。破神京。犯帝闕。卒踐帝祚。苟非天所命也。惡能若是。然而轉戰中原。所向克捷者。則第三子高煦之力居多。煦驍勇冠軍。王師老將皆怯之。莫敢擾其鋒。此又天之生此虎兒。以助其得天下也。噫。天道固如此。其若人倫何。方博士孝孺。景僉都清鉄。司馬鉉。暴洞。寇賂。高待御。翔胡大理。卿閏莫不面斥之。曰燕賊反。至於斷脰抉喉。剝皮剔骨。慘死者衆矣。死者益衆而斥其爲反賊者更益衆。正氣益于玄穹。丹心貫於白日。扶植千古之綱常而

弗墜者諸大忠臣殺身以之。迨宣宗嗣位高煦與兵作亂。蓋循厥父之遺軌也。嘗曰高皇帝以燕藩英明類已出塞。功多欲立之。格於廷臣之議而止。而燕王亦以高煦英勇。為靖難元勳。欲立之。武臣皆慙。沮於文臣之議。同一轍也。燕藩誓師曰。訓兵以清君側。所指者齊泰黃子澄而高煦與兵亦以除君側之奸為名。所指者蹇義夏原吉又一轍也。燕藩糾合諸王同時作難。高煦亦連結趙王燧亦同一轍也。煦為燕藩之庶孽。宣宗是其嫡姪。燕藩為高皇之庶子。建文帝是其嫡姪。叔姪私親。君臣大義。又如是其一轍也。自古及今。反亂之臣之事。未有若彼父子之絲毫無

爽者。第史官於高煦則大書曰漢王高煦反書反誠然已而於燕王則曰受天之命。夫燕王旣爲天子矣爲其臣者諱之亦所宜然。乃弁諸大忠臣。探舌血而書燕賊反之三字而俱泯滅之何哉。武王聖人也。夷齊斥之曰以臣弑君。煌煌然至今猶載史冊。是則聖人之所不得泯滅者而毅然敢泯滅之。彼史官也。果何心哉。然此三字如日月星辰之麗乎天。恐其終不泯也。遂并帝之年號而盡削之。帝之遜國以後事蹟而盡滅之。高皇崩於三十一年。乃稱至三十五年。下接永樂元年。若謂并無此建文一帝者。吁不亦異乎。谷應泰先生云。顧使一龍不出。衆虺皆擯。信然。夫建

文帝君臨四載仁風洋溢失位之日深山童叟莫不涕下
熊生於數百年之後讀其書考其事不禁心酸髮指故爲
之作外史大書帝之行在并建文年號至二十六年下接
洪熙元年而止謂之曰萬世之公論也可一人之私論也
亦無不

廣州府太守葉粵南田跋語

南田曰、仙不可目之爲妖。猶妖之不可妄稱爲仙也。余覽女仙外史而竊有疑焉。夫豈愛之者謂之爲仙、惡之者指爲妖也哉。按明史紀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反、夫以女子而其術足以動衆、儼然爲戎首、是真妖矣。乃攷其事實、則云賽兒少寡、往祭夫墓、經山麓、見石罅中露匣角、發之、得天書寶劍、遂精通其術、劍亦神物、賽兒能用之。余謂天書殆非凡流所能解、寶劍亦非俗子所能用。今以女子曾無師授、便爾通玄徹奧、其可謂之妖乎。又云賽兒遂出家、以其教行於里閭、人呼爲佛母、欲衣食、物隨所須、以術致

又常剪紙人馬戲令戰鬪當事者遂嚴捕之又似乎其爲妖術也然而殺敗官軍攻拔郡邑從未聞一用其術追徒衆潰散永樂必欲捕賽兒遠繫天下女尼女冠凡數十萬勘無踪影賽兒返自詣殿廷因裸而縛之處以極刑鋸解錐鑿斧鎖鼎鑊賽兒皆怡然而受不損毫毛至於無法可加然後已噫嘻果妖術乎抑仙術乎漢末有仙人于吉孫策目之曰妖百計剝之剔之而吉初未之死故天下不以爲妖而稱曰于神仙唐玄宗時有羽士申泰芝者與玄宗年庚八字相同遂亦思作天子自稱爲仙師以其術鼓衆倡亂未幾伏誅是故天下不稱爲仙而稱爲妖又洪武時

協律郎冷謙以幻術施友竊庫金官捕之急謙躍入火
上怒擊碎之片片中有譁聲音似妖術也而某有指爲妖
者以不拒捕是則唐養兒之見斥爲妖也以興師拒敵之
故夫永樂旣爲天子矣而有舉刃相向者不得不謂之曰
反以一女子而有佛母之名不得不指之曰妖史官亦不
得不大書曰妖婦某反第文皇靖難師下江南入金川草
詔登基之日方孝孺高翔胡閏鐵鉉暴昭練子寧諸大忠
臣莫不面斥之曰燕賊反此反字有可證者今養兒與兵
不於前之建文後之洪熙乃在永樂之世而謂之曰反此
反字有可議者何也太祖授位於建文帝帝固在也故謂

賽兒曰妖婦者止一人而稱之爲仙姑爲佛母者舉天下
後世皆是嗟乎一人之筆又曷能勝衆口耶夫如是則逸
田叟之以女仙而奉建文正朔稱行在建宮闕設迎鑿使
訪求故主復位與襄諭忠臣烈媛討姪叛逆羽黨書年紀
事題曰外史雖與正史相戾自有孚洽於人心者垂諸宇
宙而不朽康熙歲次辛卯中秋望日

逸田叟曰。老泉云。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夫子作春秋。有一善則舉而賞之。有一惡則舉而罰之。雖是非出於一人。而賞罰公之天下。賞罰公而是非爲至當矣。晦菴作綱目。嚴邪正之辨。顯彰瘴之殊。繼春秋而行誅心之法。凡此者。皆非朝廷史官之史也。然而大聖大賢。蓋取實事而論之。以正萬世之大綱。而垂百王之令典。非徒託諸空言而已。熊也何人。敢附於作文之列。故但託諸空言。以爲外史。夫託諸空言。雖曰賞之。亦徒賞也。曰罰之。亦徒罰也。徒賞徒罰。游成云爾。然其事則燕王靖難。建文遜國之事。其人則皆殺身夷族。成仁取義之人。是皆實有

其事實有其人。非空言也。曷云游戲哉。第以賞罰大權。界諸賽兒。一女子奉建文之位號。忠貞者予以褒誥。奸叛者加以討殛。是空言也。漫言之耳。夫如是。則褒不足榮。罰不足辱。爵不足以爲勸。誅不足以爲戒。謂之游戲。不亦宜乎。雖然。善善惡惡之公。千載以前。千載以後。無或不同。其於世道人心。亦微有關繫存焉者。是則此書之本也。至若雜以仙靈幻化之情。海市樓臺之景。乃游戲之餘。以耳。不免取譏於君子。歲次辛卯人日。呂熊文兆氏有跋於後。

江西學使楊顥念亭評論 七則

念亭曰。正史書蒲臺縣妖婦唐賽兒反。今外史謂之女仙。得無駭異。余按從來以妖法作亂者。如張角王則之徒。邪不勝正。終必殄戮。而賽兒則解散部屬。從容而去。成祖嚴行大索。必欲獲之。逮繫女尼女社數十萬。勘問賽兒。忽從空自至。雖刀鋸斧鑊鼎鑊。不能傷其毛髮。俟女尼等既釋。遂御風不知所之。谷應泰先生紀事本末。斷云仙乎妖乎。吾弗知之矣。意重在仙之一邊。則叟之以賽兒爲女仙。蓋本諸此。

明史洪武三十五年。下承永樂元年。余竊洪武崩於三十

一年傳位太孫改元建文撫御天下者四載仁慈恭儉稱
 為令主從來亾國之君縱使昏而悖德後代何嘗削其年
 號如元之妥權帖木耳洪武尚追諡曰順帝若建文之遜
 國於叔父者何以削其年號哉隆慶間粵東布衣譚清海
 伏闕上書言成祖未卽位之先建文君天下也有君則有
 政事竟使之湮沒不傳寧成信史是永樂之削建文年號
 不予其為帝蓋人心所共憤者故外史於靖難時特書建
 文某年乃萬世之公論

明史永樂諡曰太宗文皇帝至嘉靖追尊為成祖今外史
 稱曰燕王又斥為叛逆竟敢與正史相抗耶余攷文皇帝

命方孝孺草登基詔書。孝孺大書燕賊反三字。擲筆於地。繼之者大理卿胡閏、御史高翔、鐵兵部鉉、景僉都清、少司寇暴昭、副憲練子寧、僉憲司中大理丞劉端皆同聲相應。面詬反賊。而葉太守仲惠編遜國信史論靖難師曰叛黨。顧使其人與言皆泯滅可也。奈此數公者其姓字如日星之麗乎天。其言論如河嶽之亘乎地。千載之下莫不尊敬而仰之。宜其外史之敢與正史相抗哉。若以爲罪則罪在於方正學諸公可乎。

外史稱建文年號至二十六年。下承洪熙元年而止。豈以彼創建文之故而不免錯在。迨正歟。則又稱洪熙年號以

終何哉。大抵仁宗之得位也。以父命。與建文之得位也。以祖命。者得之。以正者。故不予其父。而仍予其子。所以益著其父之無或命者。爲篡竊也。至稱建文二十六年位號。此正正名討燕之旨。按梁篡唐。而朱耶氏奉昭宗年號。以討梁。綱目亦深予之矣。

史書明太祖成祖爲先後英主。昭昭耳目。外史何書也。而云討之。亦太妄矣。余按建文燒宮時。欲殉社稷。太監王鉞亟奏。太祖遺有朱篋。可解國難。啓視之。緇衣剃刀。及度牒。姓名畢備。建文已悟天位之終。於此。故遁跡四十年。絕未萌復辟之心。若使建文南走越。北走胡。則天下之奉行在。

與義師而討燕者不終永樂之世不止不知後之史官以
建文爲正乎以永樂爲正乎曷不致思於其際哉正史當
日勤王有姚太守善王太守璠楊太守任陳太守彥回松
江郡丞周繼瑜樂平令張彥方諸公討燕未克丹心不泯
故外史推本諸公之志以筆討於百世之下

外史大旨旣正名以討燕然後褒忠極叛得並行焉在方
景鐵數公人悉能知之第正史所載殉國難者甚繁雖制
科之士未或盡知而死於世俗乎叟廣蒐博訪正史尚有
未載者悉予其忠而特書之善善長之意也若靖難降燕
文武諸臣者以正史爲據有可疑者尚爾之惡惡短之意

也。至諸忠臣之妻女子孫亦莫不紀其姓氏表其貞孝節烈。昌黎云：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其斯之謂與。遜國靖難之事，正史既定，三百餘年莫敢翻其案者。外史毅然執筆，斷之偉矣。昔少保于公會刻天下士，顏額以貽叟，則洵乎叟爲天下士也。余素不喜小說，如世所稱才子奇書，曰水滸金瓶梅，可以悅人耳目，亦可以壞人心術。水滸倡亂，金瓶誨淫也。今外史亦多奇詭，與小說無異。然立言之旨，在於扶植綱常，顯揚忠烈，余故樂爲論之。如右。

江西廉使劉廷璣在園品題 二十則

一自來小說從無言及大道。此書三教兼備。皆徹去屏蔽。直指本原。可以悟禪玄。可以達聖賢。此爲至奇而歸於至正者。

一談天說地。莫可端倪。而皆有準則。講古論今。格物窮理。而皆有殊解。均不掇舊人牙慧。此奇而至於精者。

一若魔道。自來僅有其名。從未有能攷其實。此則鑿析分明。本末燦然。又借以爲寓言。此奇而誕者。

一古來論鬼神者。但能言其已然。此獨指出其所以然。微顯一貫。陰陽一體。絕非虛誕。此奇而玄奧者。

一天文難言也。小說傳奇雖三。焉。焉。有夜觀乾。空。圖。之語。此書則歷歷指出如數列。

一望氣占雲難事也。史傳但言其兆。此則說到至。位。而雲氣之所以爲兆者。和盤托出。此奇之至也。

一小說言兵法者。莫精於三國。莫巧於水滸。此書則權輿於陰符素書之中。脫化於六韜三畧之外。絕不蹈陳言。故轍。雖紙上談兵。亦云奇矣。

一陳法。圓陣若鼓。方陣如棊。句。六陣如蓮花。八陣若列身。此書之七星陣。其形獨如飛鳥。戰則爲陣。止卽爲空。行卽爲隊伍。三者出於一貫。古今未有。可謂陣法之奇。

一武侯八陣。千古僅存其名。未有識其奧妙者。此書備言
制度。與縱橫開闔變化生尅之道。確有奇解。
一書內拔城三十有八。從不用火砲石礮。雲梯衝車之類。
唯默運智謀而得。絕無矯強。更不雷同。此爲大奇。
一取開封府內應止俠客一名。號旂一桿。拔揚州府內應
止女將二員。號旂一面。而遂敗走敵兵數萬。乃勢所必
然之事。並非僥倖成功。神乎神乎。奇至此乎。
拔荊州。止用一旂懸於神廟之杆。并無一人助力。而能
聳動億兆之心。頃刻歸附。皆情所必至。理所必得。神乎
鬼乎。奇乃至此乎。

一克濟寧州內止二女殺一監河。克廬州府外止一人殺一都督。皆唾手而得。雖智者不及濟其變。神乎。化乎。奇更至此乎。

諸小說兩軍相交。勝者設謀。敗者受之。或勝者之策巧。而敗者之計拙。此則如善奕者。剛遇敵手。兩碁對殺。以智鬪智。至收煞止。差一着。勝負出於天然。

一諸小說臨戎用智。多在勝負未分之先。此於敗後。猶能用智以撲之。如衛青於是夕勝。而登州卽於是夕尅。朱能以今夕劫寨勝。而卽於明夕被劫敗。如斯者。蓋不可枚舉。

一 戈戰用紙炮。此書獨創始於卸石寨。用以爲號。自後驚
賊兵。潰伏卒。輒用之。而又用以破房勝大寨。披靡數萬
雄兵。以上三則。皆巧之至。奇之極者。

一 此書具有經濟。如設官取士。刑賞賦役禮儀。皆雜霸之
語。與儒生侈談王道者大異。奇人乎。奇才也。

一 書內頗多詩篇。諸體畢備。皆可步武三唐。顏頤兩未。又
奇筆之餘事。

一 凡闖道術。闖法寶。莫不瑰瑋光怪。虛靈夢幻。出自諸書
所無。奇矣。而余不以爲奇也。何以。以西鬼易也。余所舉
者。皆画人手筆。

一外史前十四回是爲賽兒女子作傳據紀事本末所述
數語爲題。撰出大文章。際虛亦實。至靖難師起。與永樂
登基。屠滅忠臣。皆係實事。別出新裁。迨建行國。取中原。
訪故主。迎復辟。舊臣遺老。先後來歸。八十回全是空中
樓閣。然作書之大旨。却在於此。所以謂之外史。外史者
言誕而理真。書奇而旨正者也。

歲辛巳。余之任江西臬使。八月望夜。維舟龍游。而逸田叟
從玉山來。請見杯酒道故。因問叟自者何爲。叟對以將作
女仙外史。余叩其大旨。曰。常讀明史。至遜國靖難之際。不
禁泫然流涕。故夫忠臣義士。與孝子烈媛。湮滅無聞者。思

所以表彰之。其奸邪叛逆者，思所以黜罰之，以自釋其胸懷之哽噎。余聞之，矍然曰：良有同心。叟書竣日，當爲付諸梓。壬午，叟至洪都，余爲適館，授餐俾得殫精於此書。癸未冬，余望公事，削職北返，旅於清江浦。甲申秋，叟自南來，見余曰：外史已成，以瀟本見示。余讀一過，曰：叟之書，自貶爲小說，意在賢愚共賞乎？然余意尚須男女並觀，中有淫褻語，盍改諸。叟以爲然，不日改正。所憾余旣落籍，不能有踐前言，乃品題廿行於簡端，以爲此書之先聲而歸之。

夕
虫

夕
虫

夕
虫

新刻逸田文仙外史大奇書

西王母瑤池開宴

天狼星日殺求癩

女仙唐養兒也。說是月殿嫦娥降世。當燕王兵下南都之日。養兒起義勤王。尊奉建文皇帝位號二十餘年。而今簿池的事。有關於正史。故曰女仙外史。請問安見得養兒是嫦娥降世。劈頭這句話。似乎太懸虛了。看書者不信。待老夫先說箇極有攷據的引子起來。宋朝真宗皇帝。因艱於嗣亂。建造昭靈宮。祈子誠格上天。玉帝問仙真列宿。誰肯下界爲大宋太平天子。兩班中絕無應者。止有赤腳大仙微笑。上帝曰。笑者未免有情。遂命大仙降世。誕生之後。號

哭不止。御醫無方可療。忽宮門有一老道人自言能治。太子啼哭。真宗召令看視。道人撫摩太子之頭曰。莫呼莫呼。何似當年莫笑。文有文曲。武有武曲。休哭休哭。太子就不啼哭。是爲仁宗皇帝。此道人乃是長庚星。說的文曲是文彥博。武曲是狄青。皆輔佐仁宗。致治之將相。要知成仙處佛者。總屬無情。赤脚大仙一笑。便是情緣。少不得要下界去的。然而此情又種種不同。或因乎喜。或因乎怒。或因乎恩愛。仇怨。各隨其所因。便要做許多事來。或千古來。雄豪傑忠臣烈士。如伍員之與吳。覆楚子房之爲。關神武之討賊。伐曹。雎陽之起兵。拒寇。郭汾陽。

唐室岳少保之誓迎二帝。文丞相之義勸王沒而爲神。聖者史冊所載不可枚舉。卽就建文遜國之後。諸臣殉難有僉都御史景清。假爲曲從。衣藏利刃。欲刺永樂。欽天監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其色赤。而景公適著緋衣。豈非明驗。東坡先生云。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傳說爲箕尾。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至於女子。亦有同然。如柴紹之妻。統娘子軍而起義。朱序之母。棄夫人城而拒敵。李穀之女。自領寧州印而大破苓夷。至若高涼之洗夫人。爲嫺星。遼之蕭太后。是婺宿。唐之則天皇帝。是大羅天女。亦皆傳記所載。夫豈誕妄者哉。而今話歸正傳。按道

書云天上有一位萬劫不壞的金仙。聖號稱做玉母。居於
瑤池。池在東天之西偏。亦名曰西池。王母亦名曰西母。天
上各有境界。東天是道祖三清及羣仙所居。西天是如來
佛祖及諸菩薩阿羅漢所止。北天是玄武大帝暨衆神將
治焉。吳天上帝之宮闕。則在中央而統轄南天。南天雖有
南極老人與南斗星官。要皆在上帝統轄之內。上帝好生
故居中而治南。有長養萬物之義。玄帝統雷霆神將。以肅
殺爲主。故居於北。佛宗寂滅無生。故以西方爲極樂。道定
以一炁長生爲主。是以占於東方。取氣始生之義。王母所
居珠樓貝闕。在瑤池之北。此池非下界之冰。乃以融成。

之精髓。容滌滌。竟如酒漿。一般說話的錯了。美玉入火則愈堅。次則如石之成灰矣。怎麼融化得水來。噫。蓋亦原其本而思之。美玉原是石髓所結。是以璞在石中。髓可結成玉。玉不可化爲髓乎。蚌珠見月而化爲津。凡物皆有相感之處。非尋常所能測識者。卽如仙家之酒。名曰瓊漿玉液。要皆瓊瑤所化之髓。難道也是凡兩粒米釀成的麼。那瑤池之北有三座大殿。中間一座名碧桃殿。東名青鸞。西名石麟。三殿皆因物命名。其碧桃樹在西池之南。高八十尋。有尺俗所云蟠桃。萬年一結子者。正對中間大殿。玲瓏盤鬱。勢若虬龍。不但下界所無。卽佛家之娑羅。廣寒之丹

桂與夫三島之珠林瓊樹亦迥乎不同。這是何故。只爲他
有瑤水浸潤。故其枝葉花葩皆帶玉之精華。在仙樹爲獨
冠。所結蟠桃食一枚壽與天齊。若是三枚能超萬劫。西母
於桃熟之日開宴。止請佛菩薩道祖天尊與上帝及諸大
仙真其餘一切仙官仙吏海島洞府散仙斗牛宮二十八
宿總不得與。是以歲星東方朔每至竊食。今此一度碧桃
繁盛倍於從前。凡散仙列宿亦多邀請爲萬劫以來第一
盛會。其時佛祖仙真次第咸集。唯上帝後至。遙見鑿窰雍
容御的是綠瓊輦張的是紫雲蓋星幢前導羽葆後擁輿
仙皆俯伏遠迎。上帝先向鑿窰諸佛三清道祖稽首而

言曰元運告終。民生應罹。共劫三迴。已命婁金宿下界。勘平禍亂。今又命天狼星下。不計民生。應遭殺戮者五百餘萬。朕檢閱冊籍。凡人有一善一念之善者。悉與特者。如來合掌云。善哉善哉。帝德之好生也。西王母遂請入座。向南正中釋迦如來。左是過去諸佛。右是未來諸佛。前是三清道祖。東西向。皆諸大菩薩。東間上帝南向。左坐昭位。第一。玄武大帝。以下皆諸天尊。右坐穆位。青華帝君。第一。以下皆諸大真人。西間南向。獨坐是南海大士。北向兩座。左爲斗姥天尊。右爲九天玄女。東向首座。鬼母天尊。西向首座。天孫織女。餘爲太微左夫人。九華安妃。昭靈夫人。觀香夫。

人月殿嫦娥。魏元君。許飛瓊。段安香。何仙姑。麻姑。樊夫人。
王太真。阮靈華。周瓊英。鮑道姑。吳彩鸞。雲英等女仙真。西
王母陪席。其蟠桃每人一顆。上帝三清佛祖各兩顆。唯釋
迦如來是三。佐以交梨火棗。雪藕冰桃。酒則瓊漿玉液。丹
則絳雪玄霜。如來手舉蟠桃而設偈曰。

桃有萬年子。人無百歲春。可憐虛寶筏。若個渡迷津。
然後剖食。迦葉在側垂涎。阿難睨而笑之。如來卽以一桃
與迦葉。一桃與阿難。道祖老君亦以一枚與金銀二童子。
分食。時南極老人跨來之鶴。舒翼旋舞。延頸徐鳴。如中音
節。而鹿亦跳躍啣啣。俛首伏地。若乞憐狀。南極笑曰。你

兩個畜生也想要吃這樣的好東西。因以指爪各指一處。與之大士見善財童子。在旁注視。亦授以一枚。善財曰。菩薩想是年老健忘了。我在西天路上做大王。要吃唐僧。那時菩薩拋下個籊兒。將我兩手合住。再不得開。如何來接。桃子大士向着衆女仙道。這個孩子雖是牛種。到也聰明。只是他學好之心。却還未定。是以至今籊住他雙手。衆女仙皆各稱善。大士將手一指。善財兩手分開。接去桃子。吃畢。仍舊合攏了。有嫦娥左右二仙女。一名素英。一名寒簧。是最親近的。嫦娥以蟠桃分作三分。以二小分與二仙女。一大分自嘗。王母見了。便問侍女董雙成。謝長珠。還剩不

蟠桃多少。董仙女就知要與嫦娥。因答云。往年結得少。到剩二十餘枚。今歲結得多。反剩得十一顆。王母云。這丫鬢怪吝。可取一個來。餘十枚留與你們分吃罷。董仙女因檢一枚送到。王母隨遞與嫦娥道。嫦娥今將遠別。分外申敬一枚。嫦娥不知所謂。只道是筵散分別的話。欠身謝道。佛祖道。祖止有二顆。小仙何德敢承。堅辭不受。鬪戰勝佛大言曰。誰謂仙家無情。以我看來。比凡人還勝。請看王母剩下蟠桃。獨與嫦娥。若說不是有情。因何不多送我一顆。如來曰。王母送與嫦娥。禮也。非情也。猶如下界饒行一般。悟空你已成佛。何猶似舊時。老君云。前次蟠桃會。他一

人偷食許多。今止一個。豈能遂意。怪不得他娶了。鬪戰
勝佛笑曰。我這個成佛。猶之乎盜賊做了官。今日撞着了
對頭。合座皆笑。王母與衆仙亦各微笑。只有嫦娥。又聞如
來餞行之言。與王母遠別二字。適相照合。心下十分疑惑。
全無笑容。大士曰。這顆蟠桃。王母是該送的。嫦娥是該送
的。不須推辭。嫦娥只得勉強受了。便稽首大士前曰。小仙
常願皈依如來。因自愛其髮。不肯遽薙。深以爲慙。今願
依大士懇求指示。未來大士曰。要知未來。先明既往。你自
省之。嫦娥愈不能知其故。復又稽首懇請。大士乃微露其
端曰。嫦娥不記得奔月時乎。那時王母娘娘。以丹藥賜與

有窮國君后羿爾時爲國妃竊啖其丹因得飛身入月獨
是后羿情緣未盡恐將來數到不能不爲了局嫦娥默然
半响曰我聞緣從情發情亦從緣發若一心不動情緣兩
滅小仙在月宮清修數千年情緣亦已掃除不知從何而
發大士曰緣有二種好緣曰情惡緣曰孽情緣如鐵與磁
石遇則必合不但人不能強之不合卽天亦不能使之不
合也孽緣如鐵之與火石遇則必有激而合者孽之謂也
是則凡人多溺於其內而仙則能超乎其外者也嫦娥請
記斯言後當有驗如來曰善哉大士之論媿緣也遂向上
母合掌謝宴諸菩薩衆仙真各隨如來謝畢先送道祖

祖上帝起行。然後次第稽首而散。唯嫦娥猶向西母依依。不舍再叩未來之事。西母因示之曰。未來須似現在。慎勿忘却今日之會。嫦娥載拜祇受。方驂素鸞。駕彩雲引二仙女冉冉歸向廣寒闕下。猛見側首突出一人。徑來搶掖。嫦娥那素鸞是神鳥。知道有人行兇。從刺斜裏側翅飛退。此人却與二仙女撞個滿懷。好漢仗也。但見他。

頭戴星冠。燦爛晃瑤臺明月。身披鶴氅。飄飄動絳闥香風。兩道劍眉濃似墨。斜飛插鬢。一雙鸞眼明于電。直射。侵人勝瀾腰細。渾身有千百斤膂力。竟尾跋胡。行動有三四回顧盼。原來是斗牛宮赫赫天狼星。不分做大明。

國巖巖新帝主。祇因好色愛嫦娥。故此潛身來月殿。
嫦娥遠望去。認是天狼星。知道他心懷不良。又恐他意
行鹵莽起來。抵敵不住。要用個禮來服他。時二仙女吃了
驚。已飛身到素鸞之側。嫦娥授之以意。二仙女乃款款向
前。斂素袂。啓朱唇。道太陰宮仙主拜上星官。適從蟠桃會
上。聞星官奉敕爲大明太平天子。尚未稱賀。已抱惶悚。今
駕枉臨。又失祇迎。諒星官聖德淵深。不加訶責。倘有明諭。
當於翌晨擁帝候駕。天令森嚴。不宜靜夜交接。伏惟見諒。
天狼見說到理路。不使用強。遂向二仙女深深作揖道。我
奉上帝發旨。令午刻下界。今已遲了四個時辰。豈能延遲。

明日、煩仙女上達嫦娥、我應做三十四年太平天子、少但稱心的皇后、我今夜就要與嫦娥成親、一齊下界、二位仙娥也、做个東西二宮、豈不快活、何苦在廣寒宮冷冰冰的、所在守寡呢、嫦娥聽見、不覺大怒、罵道、潑怪物、上帝洪恩、救你下界、做天子、乃敢潛入月宮、調弄金仙、有干天律、我卽奏明上帝、決斬爾首、懸之闕下、天狼星又陪笑道、嫦娥你當時爲有窮國后、不過諸侯之妃、我今是大一統天子、你爲后、也不辱沒了、就同去見上帝、婚姻大禮、有何行不得呢、嫦娥愈加惱怒、厲聲毒罵、天狼料道善求不來、便推開二仙女、飛步來搶嫦娥、嫦娥心慌、遂棄了素鸞、化道

金光飛入織女宮中。那織女是天帝之孫女。天狼星如何敢去。恐他啓奏金闕。弄出事來。卽掣身竟出南天門。守門神將。已是知道奉敕的。放他下界。到洪武宮中投胎去了。且說織女正在水殿上。憑欄靜坐。看這銀河似波非波。似浪非浪。一瓜晶瑩。混漾。乃是西天素金之氣。流注東南。或隱或現。隨斗星而旋轉。但能沉物。不能浮物的。漢書上所云。張騫乘槎。犯斗牛。又海上老人乘槎。至天河。織女與支機石而返。豈不是荒唐之語。閒話休題。其時織女方欲回宮。見正東上一道金光。直向水殿飛來。起身看時。那金光斂聚。却是嫦娥。玉容含著微微的羞意。織女知有緣故。

請坐定。從容而問。嫦娥備述一遍。織女曰。這厮直恁無禮。若趕到這邊來。我教神將拿住。現其原形。拴在苑樹上。與嫦娥消氣。嫦娥道。他怎敢到這裏。只怕下界去了。我如今勅他一疏。教他做這大明天子不成。織女道。事到其間。若不勅奏。嫦娥倒有不是。這是勢不容已的。但據我看來。爾頂上三炷動了。嗔怒已雜。烟燄免不得也要下界去走一遭。嫦娥道。這不是我過犯。怎該謫下。織女道。不是謫下。大約有個數在那裏。嫦娥道。噫。我若下界。如何能再到月宮。還求天孫爲我主持。織女道。我不能使爾不下界。或者下界之後。我煩個女仙真來指示。遂途。仍送瑤臺。便亦無妨。

嫦娥悲咽道。不期西池上佛祖大士王母之言。應在頃刻。說話之間。素鸞與二仙女皆至。嫦娥隨謝別了織女。回到蟾宮。問侍女輩。天狼星來可曾進我宮內。有好些素女齊聲回言道。怎不進宮。還來調戲我等。直教玉兔兒將玉杵打出去。不知他還躲在闕下。嫦娥道。直恁無禮。怎饒得過。隨命素英草奏。片刻成就。嫦娥看畢。竟詣紫虛闕下。恭候早朝。有頃。上帝御通明殿。見嫦娥持表。隨班晉至丹陛。已知其故。令葛仙翁接上表。文畧曰。

太陰廣寒府三炁金仙臣妾唐姮。嗟死頓首頓首。具奏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陛下。竊惟天津森嚴。首戒八

淫仙府清醜。元豹貞婦。臣姮昨隨御駕西池宴歸。不意天狼星從廣寒飛出。竟搶妾身。幸藉素鸞倒退。得脫毒手。寒簧抵住。扣問來因。天狼星大言。救賜人間。帝子要取月裏嫦娥。兇威凜凜。竟要逼赴陽臺。煞氣稜稜。輒欲揚奔塵世。而且於臣姮未歸之先。直入蟾宮。闐闐遭其蹂躪。橫行桂殿。侍女受其狼藉。此等劣惡星官。似難膺享帝福。必至殺害忠良。荼毒黎庶。卽其已奉天書。尚敢故違。欲限藐天法於弁髦。狎仙規如兒戲。喪德敗檢。曠劫希聞。伏望陛下。賜遣神將追還。按律處治。肅仙府之威儀。免人間之劫數。不獨臣姮蒙不朽之恩。下民亦荷

無疆之福矣。姮冒死謹具奏以聞。

帝命嫦娥至前諭之曰。汝奏請追還天狼。乃是常人之見。非仙真之語也。天狼之帝福。是他自己所積。非朕之所與。下民劫數。亦是衆生自己造來。非朕所罰。朕乃是順運數。以行賞罰。非以賞罰而爲運數也。天狼星卽位之後。還有一大劫數。應汝掌主。并完夙生未了之事。若天狼星之應當受罰。自然在後。今還早着。遂令傳旨與送生仙文。於明日送嫦娥下界。嫦娥大驚。含淚奏道。帝旨敢不欽遵。獨是一涉塵世情緣。便有孽債纏縛。迷亂心神。安能再返清真。臣姮哀懇聖恩。將上界最苦的差罰。臣去做。卽使歷劫之

久亦所甘心俯伏不起。上帝曰：汝不記大士之言乎？數在朕不能拘也。但汝有此苦衷，足見清修道力。若向前途，還能不昧靈根去來自如矣。時二十四諸天中閃出鬼子母天尊啓奏道：嫦娥此番下界，看來爲天狼星所害。臣心然爲不平，願去維持嫦娥也。上帝道：旣動此念，便是數中有名人物。但時尚未至，不可輕言。嫦娥到此地位，心已了了。遂前跪奏道：臣妾謫下已，知數定，但掌生民劫運，易造殺孽。凡有應行事宜，懇求聖慈明誨。俾臣妾得遵奉而行，庶免墮落。帝乃敕誡曰：汝去有幾件至正至大的事，是你所應做的。如天倫崩壞，汝須扶植人心，忤亂汝須截正，褒顯

忠節誅。誅叛佞。彭。瘴。均。得。其。宜。便。是。有。功。無。過。謹。記。朕。旨。
嫦娥叩首謝恩而退。隨向絳河關下。謁見織女。具述帝旨。
織女道。帝意極好。但將來功行。總在爾的方寸。須牢記着。
瑤池會上的女仙。真少不得有個來指導的。嫦娥聽將鬼。
母天尊願去的話說了。織女道。非也。他不過暫助神通。爾。
有一位葛仙卿的夫人。鮑道姑。誓願弘深。最肯度世。他在。
西池駕下。我當啓奏金母。煩他下界來。始終教育。以成大。
道。不愁不返瑤臺也。嫦娥再拜謝了織女。回到月殿。與素。
女輩泣別。寒簧素英。皆願隨去。送生仙女。止住道。私去不。
得要奉敕旨的。二仙女牽衣痛哭。嫦娥亦不肯捨。乃作書。

一函令去求天孫娘娘。又作兩箋啓達西池王母南海大士。不過敬謝教誨。并懇救度之意。方隨送生仙女下界。授胎。正是天上神仙降。定在人間將相家。且看下回分說。

劉在園曰。有幾件至正至大的數語。是提起大綱。照著全局。如龍門一脉。千支萬派。皆肇於此。筆法自史紀中得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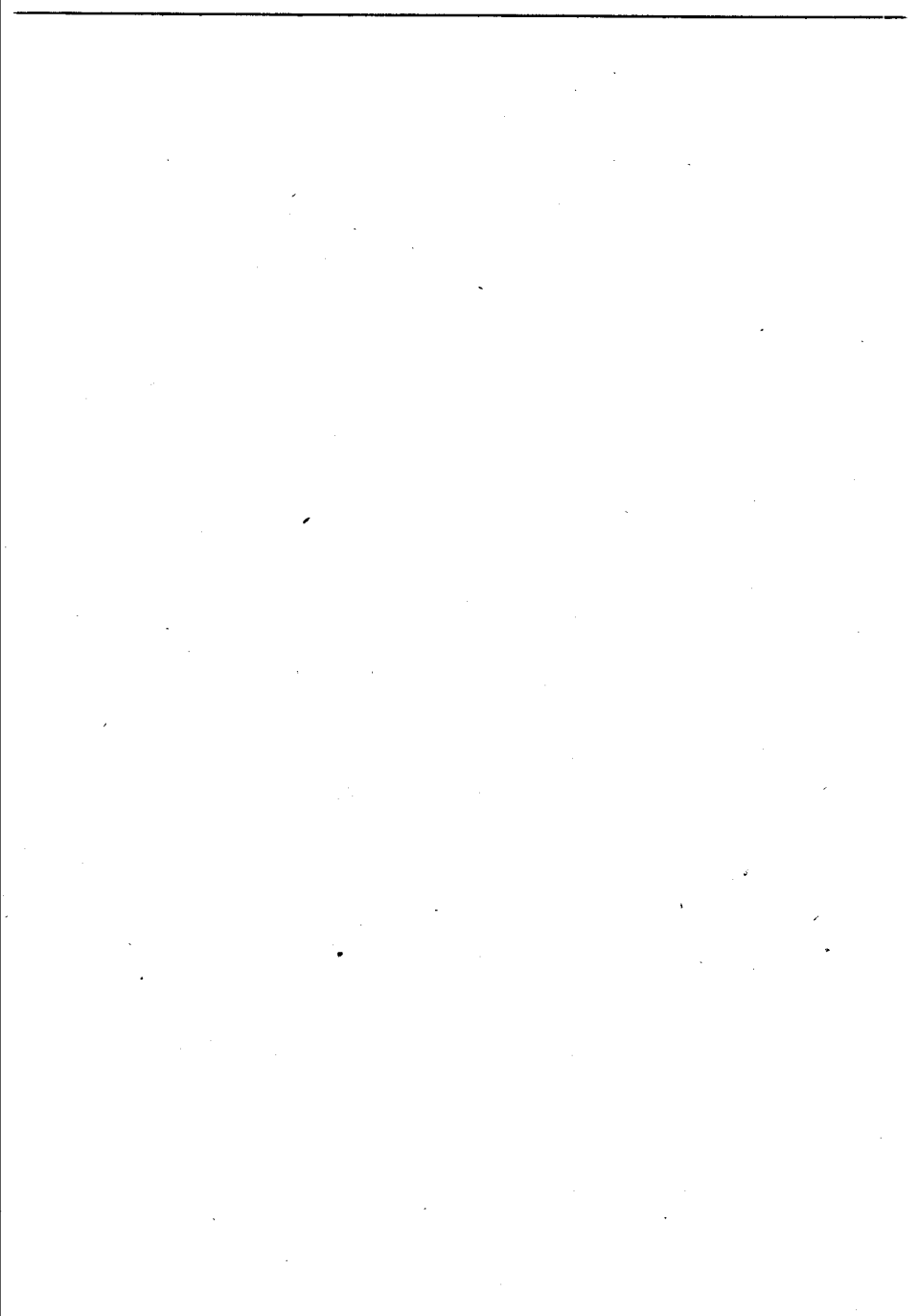
陳香泉曰。此回意旨。在月殿主與天狼星結仇。爲全部大書之章本。乃先之以碧桃會。撰出如許充怪陸離文字。初不能測其機關。直至嫦娥宴回。陡遇天狼。方始豁然。如此靈心幻思。其餐霞吸露之人。手水滸第一篇以

請天師禳疫而引魔君出世落想固佳然猶未能脫盡凡塵之氣

湯碩人曰逸田先生作外史原爲建文帝遜國表明君臣大義與殉難諸臣之大節顧賽兒一女子正父所成乃成祖所不能制者因以爲婦娥謫下何其當也然後建文帝之位號得存立於其間忠臣義士望行闕而趨歸恐後故謂之曰有功於萬世之綱常信然

洪昉思曰斬除劫數屬之月姊絕無所因故以天狼求姻一事激之乃爲天子之心所必然者於是降凡之後種毒甚深始終不許燕王爲天子卽借劫數之力兵以

報怨而作者亦卽借彼之劫數以行其襄忠誅畔之微
權結撰一百回之大文章其開闢混茫之手乎



蒲臺縣婦娥降世

林宦家后羿投胎

山東濟南府蒲臺縣有個孝廉姓唐名夔字堯舉是宋仁宗朝知諫院唐公諱介之後介爲殿中侍御之日曾劾宰相文彥博製金絲燈籠進於宮掖以謀執政卽在帝前面詰彥博因坐以毀謗大臣黜爲英州別駕仁宗又愛公鯁直恐致道死命中使護持以往由是唐介直聲振天下稱曰真御史家本江陵後裔流寓齊上至宋南渡不肯事於金元子孫多隱居海濱教授是以代無顯人及明太祖開國夔之父遵晦受辟爲博士夔亦得領鄉薦母陶氏早歿繼母性暴不慈輒有動怒夔必長跼請責又且每事先意

曲承繼母亦爲之感化。由是親黨皆稱爲真孝子。父病衣不解帶四十餘日。夜必焚香告天。願以身代父。繼母亦逝。卜葬於太白山之陽。廬於墓側者三年。然後回家。其平素立身有品。不取非義。不欺暗室。與市人交易。說價多少。卽如數與之。人亦鮮有欺之者。曾拾遺金。遍訪失主。不得。後知武定州人。已死於道。乃送還其子。邑之人又咸稱爲真孝廉。獨是年已四十。尚無子嗣。因此功名心淡。不赴公車。一日謂其夫人黃氏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我將老。而尚無子。如之奈何。夫人曰。相公一生上不愧天下。下不愧人。祖宗有靈。必不至於無後。但恐妾身年紀多了。血氣漸

衰有妨生育之道。幾次勸相公取個偏房，執意不從。如今再遲不得了。堯舉道：這是夫人的好處，但我看見一夫一婦生育繁盛的極多，也有十院名姝的竟無子息。若必有妾生子，則是貧人無力娶妾的，都該絕後了。況且取來之妾，不知其德性何如。若至以小欺大，依我到要受他的氣，我仍不能生育。又將何以處之。夫人云：相公若如此思前慮後，也是難事。妾聞得東門外有個九天玄女娘娘廟，廟內有送子娘娘，說是極靈顯的。我夫婦可於每月朔日燒香拜求子嗣，這可使得呢。堯舉道：神明是有的，但是女神仙，我不便去。夫人自去罷。我到初一日自赴上清觀玉帝

殿中焚香叩祝。不要說求子嗣敬禮上帝也是該的。再在家廟神主之前。朝夕禮拜求祖宗在天之靈。降錫嗣胤。統從明日爲始。於是堯舉夫婦二人。每於朔前虔誠齋戒三日。分頭去燒香求子。不覺的光陰荏苒。已及二載。於甲申年五月。黃夫人忽覺飲食噁酸。兀兀欲吐。像個有孕的光景。堯舉卽請醫生診視。醫生脈理平常。摸稜不決。但說脈訣有云。受胎五個月。脈上方能顯出。堯舉家舊有一老婢。名曰老梅。適送茶來。便應聲曰。若到五個月上。我也看得出不消煩動先生了。堯舉道。蘇東西。毋得胡言。醫生自覺沒趣。茶畢起身。說送安胎藥來。罷不料懷至十月。已足絕。

無動靜。黃夫人甚是憂疑。堯舉寬慰道：「天地間過十個月生也是多的，且靜以待之。」夫人曰：「踰期而生，恐是怪物。」堯舉曰：「帝堯是十四個月生的，難道也是怪物？」老梅接口道：「夫人若到十四個月上養的公子，一定也是皇帝了。」夫人道：「蠢丫頭，該罰他一世沒漢子。」老梅笑道：「我若有漢子，就要生出明珠來了。」古人說得好：明珠產於老蚌，哩。堯舉道：「夫人平素教他識字，又與他講說些典故，記在心裏，如今竟會搗文了。」夫人道：「這纔是鄭玄家的婢子，閒話休題。看到八月中秋，足足懷胎十五個月了。十四日夜間五更時分，黃夫人忽見一婦人，宛似廟內的送生娘娘，抱一孩

子來送他。黃夫人雙手接了，問是男是女。娘娘道：女兒。賽過男兒。陡然覺來，方知是夢。隨遣與堯舉詳察道：這夢兆分明是個女兒了。黃夫人已覺身體有些不安。孝廉先着人去喚了收生的，道到酉刻，腹中作痛，俄而彩雲繞戶，異香盈室，隱隱聞半空中有笙簫鸞鶴之聲。已產下盆中，而不啼哭。堯舉怪問道：莫非孩子是死的了。穩婆道：有福的姑娘是不肯哭的。堯舉始詫夢兆之異，雙手扶起盆來，映着那紙牒上微微的送照日光，看時遍身如玉琢成的一個女孩子，就取送生娘娘夢中之言，乳名叫做賽兒。將預備下的襁褓裹定，安置在牀上，賞發穩婆自去，却說那鄭

里中於養兒降生時多見有五彩雲霞數片自東飛向唐家屋上虛微皆靄之間一派天樂聲音從風飄颺衆皆駭異都道唐孝廉家生的孩子必是个大有福氣的三三兩兩傳播得通邑皆知於是衆鄰里鬪出公分牽羊擔酒齊至孝廉家奉賀堯舉道不道是个女孩兒何敢當高鄰厚貺爲首的是个老人家笑嘻嘻道孝廉公的令愛是位仙女老天因你家積德特地送下來的前日彩雲中仙樂聲音誰不聽見我老漢活了八十多歲從不曾見此奇事將來做一品夫人是不消說的堯舉又着實謙了幾句衆鄰茶而退堯舉人內與夫人說道古禮生兒三日作湯餅

會邀請親族。今鄰里中先來稱賀。我心不安。要備酒筵款請他們。答其美意。再請諸親族來看。看養兒何如。夫人道是必該做的。隨遣老僕買了雞肉果品等物。發帖先請鄰里。到明日午後。諸鄰自己約齊前來赴席。內有一醫者姓岳。是孝廉的遠鄰。因他常常誇口說不但算命且能算天。人呼之爲岳怪。然所斷吉凶晴雨頗有應驗。遂自號曰半仙。衆人公揖罷。次序坐定。岳怪先開口道。瞎子今日要看。看唐老先生令愛的八字了。諸鄰齊聲和道。正要。看你這位半仙說得是也不是。若算不着。我們公罰冷酒一大碗。堯舉道。只是不誠。何敢相煩。遂把養兒的生辰說了。岳怪

口中暗念指上輪推忽立起來大聲嚷道。這八字算不出的。當日關老爺是戊午年戊午月戊午日戊午時建生。做了千古的大聖賢。大豪傑。今令愛是乙酉年乙酉月乙酉日乙酉時誕生。難道也可以做得關老爺的事業麼。命太奇了。待我回家細細推詳來罷。衆中有嘲笑他的說。半仙算不出命。原請坐下立客。難打發哩。岳怪焦燥。低着頭。又再四輪推過。掬着嘴道。列位有所不知。譬如是個皇后。皇妃。或一品夫人之命。那樣格局就容易算了。今這八字。一派是金。猶之乎關老爺八字。一派是火。五行之氣要相平的。若全然是火。便要煨鍊天下。全然是金。便要肅殺天

下况太陰星爲命主。又屬金。二十一歲至四十歲。又行金運。看來要掌大兵權的。若說顯貴。比皇后還勝幾分。若要知道何等顯貴。掌何等兵權。不但半仙算不出。就是活神仙也算不出的。堯舉道。這等說起來。是個怪命。到是家門之不幸了。衆人解說道。總是遇着个三先生。就把令愛的貴命算來。也像怪的了。岳怪道。我何嘗說个怪命呢。說話間。酒席擺上。大家暢飲。盡醉。臨行。岳怪又向孝廉道。可惜我瞎子年紀多了。到令愛貴顯時候。不知能看得見。看不見哩。一人道。你是半仙。爲何連自己的壽數也不知。一人道。岳先生原做得半個仙人。所以過去一半的年紀。知

道未來的一半年紀，就不知道了。衆皆大笑而別。到次日，衆親戚來，是堯舉的寡孀母與同曾祖的哥哥弟弟，并三個姪兒，再有黃夫人之弟與弟婦，并小姨姨夫，一共十來人。黃夫人因有叔婆是長親，勉力起迎，各相見畢，又抱養兒與衆親觀看。人人撫弄一番，不笑不啼，絕無聲息。都疑是個啞疤。堯舉瞧科，便向衆親戚道：「昨日岳怪在酒筵上說有可駭的話，如此如此，這是傳不得出去的。我如今要說，是個啞疤，解解人的疑惑。衆親都道此說極是孝廉道。這要煩我至親播揚開去，方信是真。齊應道：「這個自然是。晚宴罷，各散。俗語云：朝生三千，暮死入百，就有濟寧州林

叅政家也。在本月十五日先於卯刻時候生下個兒子。因
 有兩個哥兒在前行。排行叫做三公子。取名曰有芳。有芳生
 而中指有紋。宛然一羿字。人不知爲后羿轉世也。稽之通
 鑑。羿善射。當帝堯時十日並出。羿棲弓射之。墮其九鳥。後
 歷二百四十餘年。逐夏后相而自立爲帝。又列仙傳。羿得
 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愛妃嫦娥竊而吞之。飛入月中。后
 羿思念不置。於是廣求美女。充於後宮。荒淫無度。至於廢
 棄國政。遂爲其臣下寒浞所殺。上帝以其射日獲罪於天。
 而且篡弑夏后。又造有淫孽。罰入真司定罪。永遠不赦。大
 慈大悲地藏王菩薩。每到五百年小劫之期。必親向地獄

勘問一番。稍可原情者。悉于矜宥。猶之乎人間朝審。有矜疑減等諸條。總是超度鬼囚之意。后羿沉淪日久。值菩薩降臨。他就自訴平生好道。曾承王母賜藥。雖射九日。乃是帝堯之命。弑夏后相。亦是我命數。該做帝王。且我亦爲臣下所弑。也可準折得過。因何不許再轉人世。望菩薩超生。則個菩薩聽他供詞。在可矜之內。因令冥曹查案。冥曹覆道。是上帝罰下。因他淫殺之根太重。恐至流毒人世。所以不許轉輪。若論他的因果。尚與愛妃嫦娥。還有半年姻緣未盡。與其寵臣季艾。又有十萬債負未了。須奏明上帝。方可寬他菩薩道。既如此。也是他該合當然。嫦娥近須下界。

季艾又轉宦途。可着他投入季艾家中。完此債。負將來與
嫦娥仍爲夫婦。完此姻緣。待我啓知上帝。就是了。所以后
羿在鬼道。已歷數千年。纔得再生人世。其父林叅政。卽六
世以前之季艾也。看書者。要知道內典上因果二字。近只
在二生以內講。遠則歷數十劫以前。百千劫以後。總不能
脫却二字之根。此二字包羅天地。統括古今。億態萬狀。莫
可名指。人生於五倫三黨九族之間。往往生出事情。各有
前因。非出偶然。今只就男女一事言之。譬如男女鍾情。而
死他生。必爲夫婦。始終恩愛。或男負情於女。或女負情於
男。他生亦必借爲夫婦。以償其孽。報鍾情因也。恩與孽報。

果也。他生不遇，又俟來生，必至相遇，完其果報而後已。本
本人受報者，不自知其有因也。若只就此生數十年內而
欲就事論事，無異於坐井觀天，不知天之高矣。洞真記載
唐玄宗追思太真，感悼不止，命術士御氣求之。上天下地，
十洲三島，靡所不屈，絕無影響。直至海外一山，見有瑤闕，
瓊樓珠宮，琪樹隱隱，然聞鸞吟鳳嘯之聲。闕下顏額曰玉
妃仙院。方士前叩朱扉，有女童出問，說是上皇處遣來者。
女童報與玉妃，此玉妃卽太真也。許令引見，太真問上皇
安否，親授與方士折釵半股，銅盒半枚，且言七月七日會
與上皇對雙星發願，生生世世爲夫婦，只此一念，不能久

居此山且得與上皇他生再會也。大抵玄宗太真夫婦之緣已是盡的了。而兩人之愛根未斷。卽謂之因。如播種在地。少不得要生苗。結果。况拜與嫦娥夫婦之緣。猶有未盡者乎。畢竟娥已證仙道。情緣久滅。此番下界。原是爲着劫數。其如尚有所負於后羿。而拜之愛根。又是歷劫難長的。今適同生於世。則月下老人之赤繩。早爲繫定兩足矣。不要說半年夫妻。也要清債。就是片刻姻緣。終須完結。諺云。露水夫妻。也是前緣分定。斯言信然。於此當下一斷語曰。若嫦娥未嘗下降爲賽兒。則林三公子自非后羿。若賽兒是嫦娥降世。則后羿定爲林三公子無疑也。且看下回分

解

韓洪崖曰。收煞靈活。遂使嫦娥降生。后羿轉世。兩回之文情。全然鏡花水月。誰能索色香光。景於虛空之界。高素臣曰。賽兒爲扶植綱常之主。所以推本其始祖。以至其父。歷數十世不事二主。是以忠節傳家者。尊之也。至林公子。則父無名。母無氏。不過敘明爲羿之後身。而止。更無一筆爲之出相。本非場中人物。故早且棄之。每見觀者。猜公子是正生脚色。是何以異於膝前聽演劇者與。

劉湘洲曰。余嘗以賽兒八字推之。蓋生爲帝王。死作神。

仙之造林公子易一已卯木身既有三重相冲合了妻
命又有四重來伐無根乙木能不立萎金風至後回柳
烟之庚辰則乙與庚合女子合多必爲名妓而辰助夫
金又主中歲奇貴如此可畧之處尚且字字入彀則觀
其片鱗之光彩而可以知龍之全體精神矣

鮑仙姑化身作乳母

唐賽兒詳自悟前因

唐孝廉的妻黃氏產後止五日，卽起身接待親戚感了風寒，頭疼發熱起來，醫藥無效，日重一日。孝廉一面煩人雇覓奶娘，一面發帖到濱州去請名醫來看，云係產後傷寒，邪熱搏結，瘀血凝滯，汗下難施，幸脈有元神，且用兩解調和之藥，看是何如。時賽兒有三四天缺乳了，並不啼哭，亦無聲息。老婢把米飲來喂些，也嚙下去。蒲臺是个小縣分，那裏尋得出好奶娘，看了兩個，甚覺騰騰，都不中意。黃夫人之病勢又加胸膈煩悶，漸漸發喘。濱州醫生已自辭去，孝廉心中着急，唯有叩祈祖宗保佑。黃夫人之弟及弟婦

來問候。生眼一看，知道不濟，勸孝廉預備後事。只見門上
老人家進來稟道：「有一個奶娘，說是濟寧州人，流落在這
裏的，不論雇價，看去到也潔淨。孝廉道：「我心已碎了，煩尊
舅出去問問他。」舅子道：「這是極要緊的事，教進來看的好。」
老人家隨將奶子引進，但見

身材不肥不瘦，穿一領鴨頭綠的細布寬衫，頭髮半黑
半白，鬢一片佛頭青的滑綾小帕，面有重頤，鼻如懸膽，
雙眸熠熠，光華動若春星，兩耳眈眈，潔白彎如新月，骨
相端嚴，雍雍乎闔中懿範，神姿秀逸，飄飄然林下清風，
腰繫無縫素羅裙，脚着有稜黃葛履，都猜道有似半老

的蕭娘誰知是真个長生的仙姥

孝廉見此姆雖穿一身布服容止非凡。覺道有些蹊蹩。因
幾日心思煩亂。沒个主張。遂叫老梅引至夫人臥榻前。孝
廉亦隨後步入。夫人病雖昏沉。心却明白。開眼一看。就點
點頭。舅母就將外甥女抱起。遊與乳媽。乳媽接在手。看看
道好。只見賽兒嘻嘻的笑个不已。口內啞啞的。却像要說
些話的光景。孝廉大爲奇異。舅母再去抱時。掉着頭不理。
老梅道是認生。把兩手來拍拍去接時。賽兒看一看也掉
轉頭去了。黃夫人見了這個光景。便道我兒。我沒福氣做
你的母親。這個纔是我兒的真親娘了。說未畢。淚如雨下。

昏暈去了。孝廉急喚醒來。夫人眼淚滾個不住。向着孝廉道。相公好生看待乳娘。孝廉氣咽心酸。遂請乳娘抱着兒到西房安歇。留下舅子舅母在家相伴病人。看看一刻重似一刻。氣逆上來。老梅將夫人抱在懷內。撫摩胸膛。孝廉坐在牀頭。守到半夜。叫聲賽兒。做娘的枉生了吾兒了。又向孝廉道。老梅甚好。相公收用了他。再生個兒子。接續香火罷。我去了。遂瞑目而逝。孝廉放聲大哭。遂移出去。放於正廳上。一家舉哀。乳母知道夫人已死。天明起來。抱着賽兒出到廳上。賽兒忽地呱呱的哭。孝廉肝腸欲斷。撫着賽兒說道。吾兒月尚未足。就知道母親死了麼。越哭個不

止乳母道莫哭罷。吾兒日後封贈母親罷。養兒方住了哭。家人聽見暗暗稱奇。孝廉分付乳母。少不得有女親戚來弔喪。要看養兒。推着睡覺罷。乳母說待親戚來時。我叫養兒睡就是了。那時忪忪的備辦衣衾棺槨殯殮。延請僧人誦經禮懺。弔喪者集止領帖。整整悲哀了七七四十九日。孝廉自從夫人死的那夜在廳上睡起。後遂移榻在廳側書房。把後面四五間內室讓與乳母。令老婢在內伏侍。因喪中哀苦。病了幾日。閉門靜坐。想起這個乳母着實古怪。他來時正值夫人病危。不曾細問來歷。遂叫老婢請乳母出來。孝廉讓坐。畢問養兒兩日愛吃乳麼。乳母說想因夫

人死了吃得少。孝廉道：實不瞞你說，妾兒自生出來，從不會啼哭，并無聲息。自從你來之後，不但會哭會笑，并且有知識。我想來必有緣故。且尚未知你姓氏籍貫，看來是大家舉止，不是做乳母的。爲何特舉到舍下？我心裏委實不能解。如今我兒全仗着你，不妨說與我知道。乳母說：天下事皆有自然之數。老身姓鮑，先父做過兗州府太守，在任之時，先父常說濟寧州有個神童，十二歲上遊庠，後來必然顯達。就將老身許了他。迨任滿回籍，老身就隨丈夫歸於濟寧。不期先夫才高命蹇，屢舉不第，抑鬱憤懣，至於病亾。先夫亾後三日，老身生下個兒子，臨盆就死了。孝廉

道這是在幾月間呢。乳母道是本年八月十五酉時。老身無兒無女。葬了丈夫。要去做个尼姑。忽得一夢。見送生娘向老身說。你生的兒子。原該是女身。錯投了男胎。所以我又送到蒲臺縣真孝廉家去了。你這裏死。他那裏生哩。老身因此到來。問姓真的孝廉。都說沒有。問着一個算命的岳先生。說是个真正孝廉。不是姓真。是姓唐。他家正要尋个乳母。你造化。這姑娘他日大貴哩。老身是這個緣由來的。孝廉聽了這些話。欲待信他。恐無是理。欲待不信。養兒這個情景。却又奇怪。因向乳母道。如今養兒。也就是你的親兒了。望你撫育長成。先荆在地下。也是感激的。乳母

道不消說得老身當日隨父親在任會講過名師讀書經史子集皆諳大義。又延女師教過針指。凡刺繡組紉之事亦所優爲。待令愛長大。老身當一一教導。日後嫁个佳婿。老身也要隨去。以終餘年。孝廉大驚。肅然致敬道。我女兒長大時。自然把你做親娘看待。但還有句話相問。前日你說養兒日後封贈母親。這句話更爲難解。從沒有女婿跪封丈母娘的理。鮑母道。令愛女兒養過男兒。是以說着止他哭的。孝廉想送生娘娘在亡妻夢中講的話。他也知道。更覺可異。遂立起身深深四揖道。養兒終身都要仰藉大力。學生自當銜結以報。鮑母說聲不敢。自向內宅去了。孝

廉想着隋文帝初生的事，因檢出通鑑看云：帝誕生時紫氣冲庭，手中有文曰：王。隨有一尼夾請鞠育，居無幾，尼偶他出，帝母自抱懷中，忽頂上湧出兩角，遍體皆成龍紋，大驚投地。尼心動，亟還曰：這一驚致令吾兒遲做十年天子。大抵史傳所載，諒非虛語。這樣奇事，原是有，乃分付家人。乳母爲鮑太太，光陰倏忽，賽兒將及周暮了。孝廉預備酒筵，請女親戚來看賽兒。抓周至期，畢集老梅婢，便向中堂鋪下紅毯，擺列抓周物件。鮑母道：有劍須放一口。孝廉隨取祖遺的松紋劍，遠遠放在紅毯上。老梅便去抱了賽兒出來，見了親戚，只是笑。鮑母又在袖內探出一顆玉

印光華奪目。放在劍之左旁。然後將賽兒坐下紅毯各件。不抓。竟爬到前面。右手把劍拖在身邊。再三玩弄。頻以手指點劍鞘。鮑母就去鞘與他看了。看孝廉忙接了去。賽兒左手就取玉印。印有鈕。有紅絲絛。自己竟穿在手臂上。了又翻翻。翻本書籍。餘外都不看。衆親戚都呆了。鮑母遂抱了賽兒進去。都在那邊三三兩兩。猜這奶娘是個妖怪。孝廉雖然聞得。陽爲不知。到晚各散。未幾。又是黃夫人周年之期了。孝廉在靈前設筵哭祭。賽兒聽見。務要出來。也和着父親哭。孝廉到合着眼淚住了聲。恐傷了女孩之意。自後無話。賽兒到五歲時。鮑母教他讀女小學。一遍卽能。

背誦慧悟穎異。過目輒不忘。四書五經。只兩年讀完。畧講大義。聞一知十。又能解古人所未解。發古人所未發。孝廉家中有的是書。盡送到內室。由他看玩。九歲十歲上頭。文章詩賦。無所不妙。一日要看兵書。鮑母云。兵書尚未到哩。有武經七書在此。看看罷。孝廉見說要看兵書。心中驚訝。且試試女兒的志向。連鮑母請到前廳。女兒方十一歲。穿的東方亮衫子。水墨披風。鴛黃裘。素綾襪。插的是水精簪。與碧玉釵。雲髮鬢。瑩澤照人。平素性格。不喜薰香。不愛綺繡。不戴花朵。不施脂粉。孝廉想我兒自是仙子降生。又見鮑母穿着的。還是十年以前進來的衣履。絕無塵垢。返

覺新鮮。孝廉也猜是個仙姥了。隨問道。太太用齋。我兒小小年紀。尚該吃些葷。賽兒道。孩兒凡事隨着太太。孝廉道。就是孝順了。因又鎮書的一塊方玉。上雕着個蟠螭。遞與賽兒道。我兒鎮書少不得的。可就賦詩一首。賽兒隨口吟道。

玉螭千古鎮詩書。好似拘方宋代儒。曷不化龍行雨去。九天出入聖神俱。

孝廉大驚道。我兒的詩格高旨遠。就是當今才子也。恐不及。獨是宋儒是傳述聖道的。不宜詆斥。賽兒道。孔子一部論語。只教人以學問。從不言及性。天子貢所謂不可得而

聞者自非大賢以上之資不能幾也。子思爲孔子之孫，親承家學，故中庸一書說到性天上，頭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至可與天地參，則知聖人之道粗者夫婦與知精者天地同德，故曰至誠爲能化。又曰至誠如神，聖人神明變化，豈拘拘焉繩趨尺步者乎？善學孔子者，唯有孟氏七篇所述不越乎仁義孝弟，此人聖之大路也。其性善一語，不過爲中下人說法，他自己得力處在於盡性知天。孔子五十學易，孟子終身未常言易，誠以易者乃天道幽遠之極致，上智亦所難明。宋儒未達天道，強爲傳註，如參禪者尚隔一塵，徒生後學者之障蔽，又講到性理，非影響模糊。

卽刻畫穿鑿不能透徹源頭祇覺到處觸礙若夫日用平常聖人隨時而應要之各當於理何用設立多少迂板規矩令人印定心眼反疑達權者爲踰閑通變者爲失守此真墮入窠臼中耳孩兒讀書要悟聖賢本旨不比經生眼孔只向章句鑽研作依樣葫蘆之解是以與朱儒不合幸父親勿訝之孝廉呆了不能出一語賽兒卽向父親說聲進去同鮑母緩步進去了孝廉思想我兒年小未必有此大奇見解定是鮑母教導的。女孩兒須做不得傳述道統的人。本分上還該做些女紅纔是。過了幾時孝廉又請孩兒出來問孩兒向來可曾習些女紅。答道孩兒旣名爲

兒不是个習女紅的女子了。孝廉向着鮑母問道可要習些鮑母道要從其性不用強之。孝廉又問孩兒古來列女所取的是那幾個。賽兒道智如辛憲英。孝如曹娥。貞如木蘭。節如曹令女。才如蘇若蘭。烈如孟姜。皆可誦出類拔萃者。孝廉又問夫婦和美而有婦德者是誰。曰曹大家第一。孝廉喜極遂指庭前所種斑竹不約詩詞。令詠一首。意蓋以相妃爲女德之至也。賽兒立成一小令云。

情脉脉。淚雙雙。二女同心洒碧筵。不向九疑從舜帝。湘川獨自作君王。

孝廉又呆了。因問宋朝皇后如高貴向孟何如。賽兒答道。

守規矩之婦人。宋儒之所訂。賢后也。孝廉急了。意欲要把
呂后武后問問。又不便出諸口。時已新月出於西天。又令
再吟一詩。賽兒信口應聲云。

露洗空天新月鉤。瑤臺素女弄清秋。似將寶劍鋒鏑屈。
一片霜華肅九州。

孝廉以月乃后妃之象。新月初生。有幼稚之義。以此命題。
再卜女兒將來之識。不意詩中殺氣凜然。絕無閨閣之致。
因微微的假問道。我兒的詩詞。都有草莽英雄口氣。却像
个曹操李密那樣人做的。敢是舊詩麼。鮑母代答道。姑娘
是女中丈夫。故此做來的詩詞。都覺得冠冕濶大。說畢引

着賽兒進內去了。孝廉每自躊躇，因想着岳怪的話，漸有靈驗，可惜已死，無由再把女兒八字煩他細推一番。只見老家入進來稟道：姚相公來到，就是孝廉的襟文，請進坐定。把乳母與賽兒的奇異事詳細述過。姚秀才看了詩詞，道：女子以四德為主，詩詞不宜拈弄，何況口氣是個不安靜的襟文，惟有擇個佳婿嫁去。自古道：女生外向，就不要費心思了。孝廉道：見教極是，并要煩襟文到寒舍，大家說說，恐怕我兒執拗。時賽兒已是十三歲，誕日將近。孝廉大開筵宴，與女兒做生日，請賽兒的姨夫、姨母、舅舅、舅母、從伯伯母、與叔祖母，最親近的幾位，姨娘又帶個女兒來。乳

名妙姑少賽兒一歲。男西女東各分一席坐定。都與賽兒把盞算個賀生日的意。賽兒一一答敬畢。先是姚襟丈開口道：賽甥女博學達理。見識廣大。古來聖女賢媛中。願學的是那一個。賽兒道：列女中無孔子甥女。徒有孟氏願學之心。姚襟丈向着孝廉道：甥女算得古來第一。第二個女子要擇個佳婿。自然難得。襟丈當以此爲急務了。衆親齊聲道：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極是要緊的。孝廉道：我尚未問過孩兒。太太哩。賽兒道：孩兒是不嫁丈夫的。奉侍父親。天年之後。要出家學道。豈肯嫁與人爲婦耶。老婢在旁忽大聲道：不但姑娘不嫁。我也是決不嫁人的。孝廉的堂兄

道此婢年紀大了。老弟該早早配人。如何遲到今日。孝廉道。幾次要配人。奈他夫不依從。堂兄道。先王之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我弟是個家主。怎麼由得婢女主張。若如此說來。怪不得姪女也有此奇話了。都是你的家教不明。姚葆丈又接口道。易經開章兩卦。就是乾坤。其震離巽兌爲男女。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甥女以後再莫要說不嫁的話。養兒道。混沌開闢。陰陽分判。氣化流行。發育萬物。未聞陰嫁於陽。月嫁乎日也。舅舅道。以我言之。甥女的事。全在鮑太太主張。

鮑太太道三綱五倫聖人之大道豈有个女子不字之理
姑娘說出家學道就是仙家也有夫婦配合這都在老身
身上不用煩絮的衆親說太太就是聖賢一輩的人自後
只須太太主持就是了。宴畢衆親俱要別去。賽兒向着衆
親道孩兒誕辰想着母親不勝悲感有詩一首兼以請教
伯伯舅舅姨夫遂寫於浣花箋送閱詩云

一滿瑤臺十二年兒家回首自生憐
母亾難伴黃泉路
父在同居離恨天此夕彩雲猶未散
千秋皓月爲誰圓
香閨盡入巫山夢有个偏爲處女傳

姨姨夫道詩在晚唐之上獨是結句不典自古未有爲處

女而傳者。鮑母說處女傳者。惟有成仙。這個如何能得。明日寫个庚帖。送與衆親。各留心訪个快婿。待老身以道理。開勸姑娘。沒有个不從的。衆親道。全仗太太各與鮑母施禮。而別。養兒便送伯叔母女親等出去。妙姑不肯回家。要與姊姊作伴。養兒喜極。稟知父親。留下攜了妙姑手。隨着鮑母同進內室。時將二更。家中各自睡了。養兒道。今夜碧天如水。玉露流波。金風颺彩。月光皎潔。可愛人也。正是。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我當與妙妹賞月。請太太同向中庭一坐。於是列珍果。煮香茗。談至夜分。忽見正東上彩雲升起。冉冉的舒布中天。似滿翅波折一般。旋作

圓紋周圍合將權來把一輪皓月。端端捧在中間。殊葩繞繞。異彩蕩漾。真正如五花錦繡。錯雜成章。俗所謂月華也。賽兒疑眸看了一會。不覺心上悽愴。忽然長吁道。兒家安能學月殿之姝乎。因問鮑母道。我看太太是個仙流。定知過去未來。乞將孩兒風因指示指示。鮑母道。我正要将你姊妹開導一番。賽兒卽跪下。妙姑與老婢皆跪於側。鮑母道。起來聽者。賽兒決不肯起。鮑母扶之。乃起立。因指着明月向賽兒道。此是孩兒之故宅也。兒原是月殿嫦娥。妙兒是侍女素英。還有個寒蕙。又託生於他處。就把瑤池會宴。與天狼星求婚之事。備說一遍。賽兒又跪下道。太太孩兒

已悟了。怪不得向來見了明月。便生悽愴。咳。幾時得再上
瑤臺。不覺掉下淚來。鮑姑道。有我在。無妨也。妙姑對着賽
兒道。我原是伏侍姊姊的。從此就不回去了。鮑母道。這個
且緩。吾兒賽兒尚欠着夫妻債哩。賽兒泣道。一犯色戒。必
至墮落。要求太太解此厄難。說罷。淚下如雨。鮑母道。我兒
原來未悟。怎不記得瑤池會上大士的法語。孩兒爲有窮
國妃時。與后羿尚有半載夫妻未了。遂奔入月宮。今彼已
生塵世。如何賴得。此乃一定之數。雖如來亦不能拘。幸虧
天孫娘娘在上界多方護持。尚有个斡旋之法。待信息到
來。我自有的處兒。但寬心不須煩惱。賽兒再拜謝了。隨問太

太是何聖母仙真鮑母道兒且勿問往後有自然明白的日子。凡事只依着我行便了。說話之間將及天明各自安息。辰刻時候孝廉進來向鮑太太道。今日要將養兒庚帖送與衆親。令他們大家留心。尋个佳婿。完我爲父的事。鮑母道。極是一人之見。聞有限千里姻緣似線牽哩。孝廉大喜而出。正不知東方絕世的佳人。可配得南國多情的才子。且聽下回分解。

葉南田曰。韋母傳經。漢朝可謂無儒。此回借養兒口中。闡發聖道之旨。正所以媿殺天下讀書人耳。作者真眼大如海。

孟芥舟曰：摹寫孝廉心，思養兒性格，鮑母神情，與老婢之氣質，及衆親戚之口吻，皆躍躍乎有靈氣，呼之欲出。不意文章家，具僧繇之追魂手。毛闇齋曰：相生相應，文之法脈也。不期生而自生，不必應而亦應，文之神情也。此回乳母，卽前回天孫所云鮑仙姑，請他下界，始終教育者，作者竟不點出，卽養兒問及，亦不說明，而鮑姑則躍然見於行文之際，真乃大家手筆，不落小家窠徑。

夕貝

回

三

裴道人秘授真春丹

林公子巧合假庚帖

話說唐孝廉將養兒庚帖寫出去後，遠近皆知是位女才子。那些富貴子弟，全不照自己形相，是滿面的酒肉，也不量量自己材料，是滿肚皮的艸包。央親倩友，做幾首歪詩，幾篇爛文字，訂作臆稿，每個的當媒妁，送到唐宅。一時絡繹不斷，養兒大怒，都扯得粉碎，分付門上，自後不許收接。鮑母道：有個回法，但說不論門楣，不觀相貌，不考詩文。只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的，然後煩媒來說，以此求親的，皆敗興而返。忽一日，老人家來稟孝廉道：有個廣東人，說是鮑太太的兄弟，在外要見孝廉，敢請報與鮑母自己。

就迎出來見此人生得清奇秀拔，儻儻然有凌霞之氣。進中堂施禮坐定，孝廉道請教台字。其人答道：「賤名航，字虛舟。家姊在府極承優待，特來造謝。孝廉道小女承令姊教育之恩，昊天罔極。大家又教些相慕相敬的話。老婢報鮑太太出來了。」孝廉遂避席，教家人忙忙備飯。鮑姑見是仙客，裹航已知來由，認了姊弟，附耳說了幾句，竟有別去。老人家挽留不及，令予小三兒尾其後，看寓在何處。孝廉從外進來，正埋怨老人家，小三兒喘吁吁的跑來道：「奇事奇事，適纔緊隨着鮑爺出東關，到曠野無人之處，忽地駕彩雲飛向海上去了。」孝廉心中明白，也是仙流，囑令家人

不許傳出進至內室啓問鮑太太道正在備飯爲何令弟
別去之速鮑母謝道他有正事少不得日後還來過了月
餘老家入傳道舅爺同個做媒的來了孝廉出迎時見舅
子與姓俞的舊相識已進中門延入坐下舅子道俞親翁
特來與甥女說親是濟寧州林參政的三公子與甥女同
年同月同日同時建生今現在他母姨夫相肯巷家內先
請教了姊丈好來進拜俞媒道參政林公是濟寧州第一
便家今已應陞布政將次進京候補其三公子十二歲遊
庠說是濟南第一個神童文章詩賦不假思索動動筆就
有的而且音律技藝無樣不精這樣才子正好配的淑女

是以特命晚生。夾着舅爺。先來通命。隨打恭至地道。謹候
鈞旨。孝廉道別樣不打緊。到是同時同日。却難查考。尚卷
綾商。偷謀又連連打恭道。這個更真。三公于因八字青吳。
誓要訪求年月日時相同的。然後配親。若訪問不得。甘心
一世不娶。會向着晚生道。若八字是真。才貌是不論的。若
先生高明。豈不曉得栢青菴。是個端方的名秀才。他令甥
若不是真八字。豈肯與聞其事。孝廉見他說得有理。遂道
內述與鮑母。鮑母道。許他罷了。孝廉說。我要請他會面。然
後允他何如。鮑母道。這也是老成見識。孝廉出來。向俞媒
道。少女擇配甚難。親翁所素知。今老夫要親見一面。就可

定了俞媒說這是容易的。拜晚生就去傳示台命。別不多
時。俞媒復來說。栢青菴卽於明日率公子逕來叩謁。面求
了孝廉。遂備了酒筵。請了衆親。候至巳刻。方到。孝廉迎進
衆親。咸皆注目看林三公子。生得何如。但見

面如傅粉。畧有潘安之韻。且解風流。心只貪春。絕非宋
玉之才。漫矜詞賦。炫服鮮衣。飄飄然骨肌瘦弱。曾號神
童。金冠朱履。軒軒乎容止輕揚。可稱冶子。若說到笙簫
音律。果然真。試問他經史文章。還有假。

孝廉遜進。與各親一一施禮。栢青菴首坐。林公子側席。各
敘了幾句斗山松蘿的套話。香茗再進。青菴卽便起辭。孝

廉欵留云。正要請教林年兄佳詠。青菴就坐下。命公子立起請題。孝廉想一想道。卽以中秋圓月爲題。何如。姚襟夫道。都是此夜誕生。極妙的了。林公子思索有半個時辰。寫于箋紙呈上。詩云。

嫦娥應愛晚粧新。挂出天邊月一輪。好似玉臺來下聘。彩雲相送少年人。

孝廉看了。遊與青菴。暨衆親戚都看了。莫不贊揚。青菴打一恭道。不敢斗膽。要求閨秀賜和一章。就是合璧聯珠。勝似千金百兩。孝廉卽命垂簾。放下卓案筆硯。請姑娘出來。老婢傳說。姑娘問出來。怎麼衆親都道。要求佳詠一章。老

婢又傳道女子自有婦道吟詠非其本質姚姨夫一想當時我有這句話莫非怪我遂立起道待我去請甥女瞬息間隱隱見簾內姍姍然到來老婢道姑娘說不爲禮了快把詩稿傳來不耐煩久坐哩舅舅就把原稿遞進仍出就位詩已和到賽兒已自進去青菴也驚呆了公子寫的蠅頭小楷賽兒是連行帶艸有銅錢大的字青菴朗吟道

八月嫦娥降世新此心猶是抱冰輪漫云玉杵裴航聘
那識瑤臺第一人

衆親都道真是碁逢敵手天作之合了青菴道舍甥向來敏捷今日這詩頗遲就算輸了改日再請唱和罷正要揖

別酒筵已擺上來，青菴再三謙謝，只得就席飲過數杯，然後告辭。與孝廉打一恭道：「小弟專候台命，覆知敝襟丈，以便擇吉納采。孝廉唯唯送客完了，到內室問道：『吾兒看這公子是真是假？』」賽兒道：「那有眼睛去看他？」鮑母道：「教他下聘就是了。若聘禮輕，是不成的。」孝廉大喜。次早，俞媒同着兩個女媒到來，女媒進內，鮑母說親是允的。若使聘禮苟簡，立刻返壁。姑娘亦終身不字了。女媒道：「這個自然。」吃了盃茶，卽出來同了俞媒回到柏家。原來女媒中，有個青菴家的僕婦在內，也是個慣媒，教他來看看容貌的。那僕婦誇獎唐家姑娘，就是月裏嫦娥，海上觀音，也沒有這樣標

繖林公子聽了，幾乎發狂起來，遂跪求姨夫，寫了封懇切的書，當晚起身，逕回濟寧去了。請問濟寧與蒲臺相隔着三四百里，林公子小小年紀，如何知道有個才女與他八字相仿的呢？其中却有自然，而然引導之人。孟氏云：食色性也。這位公子就是第一個性中好色的，從小來穿衣洗臉、吃飯出恭，都要丫鬟伏侍。十一十二歲上，就偷了一個翠雲，一個紅香，自後不論好的醜的，都要嘗些滋味。因此上把身子弄壞了，父母只道是讀書心苦，延請名醫，修合紅鉛紫河車等丸藥，人參當做果子吃，也自支持不來。他常看小說，上有採戰的法，就癡想要得此訣竅。一日偶爾

走到門首見有个道者化齋公子就問爾是何方來的有甚奇方秘訣說來我便齋你道人口誦四句云

家在藍橋畔誰知仙路長當年將玉杵親自搗玄霜

念畢回言我有三等道術上等是脫胎換骨白日升天次等是辟穀冷霞延齡長壽又次等是金丹採戰夜御十女永無洩漏公子心中喜極遂道我要學你第三種道術要得幾時工夫纔有妙處道者說貧道非無故而來本欲度你何苦學此下等的呢公子道那人不要成仙不要長生管他則甚道人說這也罷了但傳道不是輕易的一要拜我爲師二要雞犬不聞的所在三要煉九九八十一日工

夫煉成之後再養三百六十五日。完了周天氣數。然後能終身如意。公子道。我都依得僻靜地方。也有就留住道人。奔向母親跟前。嚷道。有個活神仙來了。孩兒的病好了。什麼九轉大還。開關坐功。說得天花亂墜。從來婦人是最愛少子的。又聽了靈丹治病的話。料無妨碍。就與叅政說明。着幾個老成奴僕。隨從了公子。徑請道人到城外別墅。先封鎖了庄門。公子行過拜師之禮。然後次第傳授。如何禁鎖元陽。如何採取真陰。一一指明玄竅。用功九日。服金丹一粒。九九數完。公子覺道精神爽健。氣力充沛。大異平日。陽物偉岸。徹夜興舉。就是成了仙也。無此等快活。道人乃

取素紙一幅，寫上四句隱語，飄然而去。是

要問瑤臺，須向蒲臺。聘下玉臺，就上秦臺。

十六个字，公子全然不解其意。祇因叅政見他玄功有驗，將溫嶠玉臺下聘秦女築臺吹簫故事，講解一遍。方知此內藏着姻緣在蒲臺地方，又有極奏巧的機關。林叅政的夫人與栢青菴之妻爲同胞姊妹，常常有人來往。傳說賽兒以八字擇配的緣故，公子想着自己的八字，只差得個時辰，可以哄得人的。就手舞足蹈，恨不得插翅飛到蒲臺。所以叅政也許令兒子前去，就是栢青菴也認作八字相同的。在酒筵上，又把道人玉臺下聘的話，寫在詩內。剛剛

湊个合筭。林公子就道是天作之合了。回家之日。意氣揚揚。先自矜誇了。多少的話。方取出青菴的書。與唱和的詩。遞上父親。叅政看了。說這段姻緣。却也甚奇。待我補了藩司之後。與他議親。更爲好看。公子跳將起來道。栢姨夫已約定在歲內行聘。第一句就變了口。是不吉利的。叅政道。婚姻大事。我不在家。誰可主張。老夫人道。難道我就主張不得。備下聘禮。原打發孩兒自己前去。栢姨夫是个有名的正經人。有何料理不來呢。叅政道。夫人之言。甚是待我。再寫封書。徑託青菴。只是聘物也須酌定个數目。夫人道。相公如今是藩司。關着自己體面。不可因唐家是个孝廉。

藏省起來說他家也是名臣之後。雖參政道。總比娶的兩房媳婦。再加厚些就是了。於是以三千金付與夫人。徑擇日起身進京去了。公子向着母親說。這些須銀兩。累着大嫂子。二嫂子那樣的。也就娶回來了。栢姨夫說。須得萬金纔好。送了過去。仍然歸到我家。何苦做出恁般酸小的臭態。被人笑話。夫人就加了三千。并私蓄的緞幣珠翠簪珥金寶之類。又值二千餘金。公子才喜喜懽懽。多帶着幾個家人。星夜來到蒲臺。青菴隨夾媒送帖。按着六禮而行。擇於十二月十五日行聘。來春二月十五日成親。選個寅時。不露衆人眼目。將聘物送過唐門。是白金二千四百黃金。

二百四十珠翠簪珥。釵釧銀鏤錦綺緞紵紗羅之類。又值二千餘金。折的牲果茶餅銀三百兩。孝廉見聘禮成。个局面。因想女兒素好書卷。又沒有兒子。這些經籍古玩。留着無用。因檢出監本十三經三十套。大板資治通鑑一部。漢玉鎮書蟠螭一對。通天犀如意一枝。又硯山端板。柴窰水盂。玉花尊。玉柄麈尾。棗板。淳化閣帖。名人書畫之類。盡作回聘禮物。公子只讀幾篇時文。不知古書。全然不在他心上。到只怕這古董丈人。又要請酒做詩。露出醜來。不好看相。就預先雇了車兒。將這些東西捆載停當。然後同了柏青巷到門拜謝。以便逍遙而去。最是喜到十分。下聘不煩。

求玉杵愁生一刻飲漿未得見雲英且看下回如何

香泉曰。文法倒行如逆流之水。波濤衝激。恣態尤奇。此非故作險筆。蓋有勢不容已者。如養兒爲全書之主。彼一林公子者。來踞其巔。豈非佛頭著糞。若使順敘而出。則必加以點綴。施之藻采。竟與青螺妙髻。成爲犄角之形。能不爲金仙失色耶。逆敘之者。猶夫人之生一贅疣。在隱微之處。又奚患焉。况復有神手并根拔去之哉。昉思曰。此回有暗針。如認鮑母爲姊。與授林公子玄術。卽一人也。出林氏之別業。入孝廉之堂中。亦一時也。名字既自各別。文章又復逆敘。伏此一脈。顛倒看者。疑鬼

疑神才人狡僧可殺

陳求夏曰。請問賽兒歸於林氏。鮑曼二師。豈能相從。素英寒蕢兩妹。何由相會。他如後數回。賑饑祈雨。起兵勤王諸事。更有何法提起。此至險至難之路也。作者故設此至險至難之路。而迴翔遊衍於其間。結撰至精至奧之文。是煉石補天手段。不可以管窺者。

外史

新刻逸田叟女仙外史大奇書

唐養兒守制辭婚

林公子棄家就婦

唐孝廉見林公子自來行聘。性情是個儻的。未必沉潛學問。詩雖做得合式。不知文章一道如何。還要試他一試。發帖去請。早已車如流水。馬如龍。行過青山第幾重矣。栢家又回得好。說公子爲着求姻。曠了文課。亟亟回家讀書去了。孝廉返生。歡喜。因婚期甚邇。請鮑母相商。製備粧奩。養兒道。第一件正經大事。要尋塊地安葬母親。那些粧奩的事。有亦不見得好。沒亦不見得不好。不用費心的。孝廉道。我已安排下了。你祖父墳上尚有餘地。養兒道。不是主穴。

如何葬得孝廉道縱葬不得我豈肯將林家銀子買地的
吾兒你性固至孝但厚葬不如薄葬孔子已經說過因向
鮑母說煩太太開導孩兒那葬事是我的責任鮑母說這
个自然目前粧奩者是容易的只有件來路遠先要整備
孝廉問是何物鮑母道要兩個媵嫁的丫鬟必得蘇揚人
材十八九歲的方好卽小寡婦亦不妨此地丫頭蠢劣是
用不着的孝廉道吾兒的舅舅常到京都生理只在幾日
起身可以託他遂令人請到舅爺把話說了交付銀一千
兩只要人材不論身價舅爺別了自去只見姚襟丈家差
人來接妙姑始見姐姐已定下親只得辭歸養兒也不

好強留大家。執手悲咽不能語。各以袖掩面而別。賽兒問鮑母道。倘或妙妹也有了親事。幾時再得相聚。鮑母道。他是爲你下界的塵世內。並無他的丈夫。不必慮得。賽兒歎氣道。我反不如他了。中心愧悔。怨恨。日夜愀然不樂。鮑母道。莫心焦氣數到來。另有局面。那時自然會合。一夕月下。賽兒與鮑母同坐中庭。問道。前日太太的兄弟。孩兒幾次問過。太太不說。這是爲何。難道不肯指示孩兒麼。鮑母道。此是天機。但如今不得不與你說了。此人乃是洞府仙真。姓裴名航。也是爲你下來的。賽兒道。是雲英妹子的仙郎了。怎麼爲我下來。鮑母道。兒在上界。曾求遍織女娘。

娘要保着你肉身飛上瑤臺。所以煩他下來。造个幹旋。造化的手段。今已到林公子處。傳他不洩元陽的妙法。賽兒吃驚道。這不是教他淫蕩麼。鮑母道。玄之又玄。凡女子一受男子之精。天靈蓋上。就有墨黑一點。所以謂之點污。女子有此一點。雖修煉到十分。不過尸解。不能肉身昇天。賽兒道。兒前生奔月。怎樣去的。鮑母道。也是尸解去的。就是女子之經。也與男子之精一般。若一漏洩。便虧元體。學神仙者。也要使之不行。所謂斬斷赤龍。你服我之乳。乃是仙液。所以至今尚無月事。我今教你修煉真炁之法。俾元陰永無洩漏。元一混。月事不行。便成堅固子。佛家所謂舍

利是也。仙家亦有夫婦，不過炁交，非凡人之比。就如天地交泰一般。你將來與公子行夫婦之道，差不多與炁交相類。雖然損却元紅，猶爲無垢之軀，仍舊飛入月宮爲廣寒殿主也。養兒大悅，倒身下拜，求鮑母教導。鮑母道：工夫自有次序。今先從運行先天之炁起手，遂與養兒說明祖炁丹穴并運鍊之訣。忽見老梅趨來跪下道：婢子求太太慈悲度我。則个鮑母道：你聽得我說甚話來？老梅道：婢子在房內窺視，如何聽得。但猜是傳道光景。鮑母道：你氣質太濁，身無仙骨，只是志向可取。若終身不嫁，可成鬼仙。今日先傳你鍊清氣質之法。老婢磕頭謝了，從此養兒與老梅

婢每日各自修鍊。賽兒是何等靈根，畧加指授，早悟到精微地位。過了兩月，舅舅已買了兩個婢女回來。一個小寡婦，一個處女，養兒見顏色都好，暗喜道：「可以做得我替身的了。」鮑母又向孝廉道：「尚有一件，亦須預爲整頓。可另買一所房屋，只千金也就住得。」孝廉素猜鮑母不是凡人，料必有緣故，遂應道：「房屋到有，且自相宜。我屋後李家這所產業，原價五百，今要遷到州裏去，一時難售，只要四百五十兩，但用林家的銀子，我不便出名。怎麼好？」賽兒道：「寫上我罷。」孝廉問鮑太太：「使得麼？」鮑母道：「使不得。原是相公出名，只在契內。」鮑亮就不妨了。孝廉道：「太太高見，極是。」

卽免舅子與蔡、到李家一說便允、刻日立契成交、交銀之後、李姓遷去拆墻打通合成一宅、原將來關鎖好了一切粧奩什物、孝廉亦畧置備、只待完婚、新年忽遇上元、又屆孝廉到舅子家赴宴、座無外客、大家議論鮑母養兒奇異之處、多飲了幾杯、夜深回來、路上蹣着滑冰、重跌了一交、昏暈於地、跟隨的人忙扶起來、甚是驚楚、只得借乘轎子、雇人擡回家內、孝廉呻吟不絕、養兒心慌道、那得个好醫生、家人道、前者州上的醫生看過老奶奶的、如今在縣裏養兒就令去請來、醫生診了脈、說是跌挫了腰、風痰上湧、醫得好也是殘疾、只恐不能、用些定痛祛痰之劑、如石

投水絕無效。醫士說宜壽養。竟自告去。養兒叩問鮑母。鮑母道：「尊大限在本月二十八日亥時。」養兒道：「母親歿時，我尚未滿月，不知不覺到也。」過了，今侍父親膝下十五年，一旦拋離，如何能過？跪在鮑母面前，哀泣求救。父親鮑母道：「天數已定，若有可救，何待兒言？」今雜料理後事，爲上養兒乘衆親來問病時，遂將銀二百兩付與母舅，說要辦口杪木壽器冲亨。二十五日清晨，孝廉與鮑母、養兒說道：「我昨夜夢見半空有人呼我名字，說上帝命爾爲濟南府城隍。鮑母道：「相公一生清廉貞直，帝命爲神，自然之理。」養兒跪下道：「孩兒有个主意，要來父親聽從。」伯伯家三弟恩

哥氣宇清秀，可立爲嗣。孝廉道我家業無多，立之反爲不美。賽兒道：孩兒是個女身，不能延續宗祧。日後何人拜掃墳墓？鮑母道：姑娘大有道理。孝廉方允了。片刻之間，早已請到三黨衆親。孝廉向堂兄道：是我女兒主意，要承繼三正恩哥爲嗣。故此請來商議。堂兄說：這是要我弟心上定的。賽兒接口道：伯伯尚未明白。這原是我勸爹爹立嗣，所以表明孩兒之意。是言日後決沒有爭端的。凡父親所有的家產器皿，悉歸恩弟。賽兒是釐毫不要的。但請放心。姚姨夫道：這就不必再議。取紙筆來寫就是了。於是伯伯寫了出繼文書。姚姨夫代孝廉寫了付產券約。舅舅看了說

喪中有費也。須預定。賽兒道：喪葬諸費，總應是我獨任，不必再議。那伯伯見賽兒如此闊大，只得勉應道：如今已辦的不必說，後有所費，理應在內除出。賽兒道：再不必說。速請三弟過來，相依幾日，就好交割產業。衆親戚咸服。賽兒度量至明日，伯伯親送恩哥到來，拜了嗣父，令奶子跟隨住下，定名爲念祖。賽兒把林家送來綢緞，揀好的爲父親製造送終之物，不許在相公處說。二十八日，孝廉對賽兒道：你是個女子，衣不解帶，伏侍我半月，心甚不安。今日要當永訣了。孩兒是個女英豪，凡事不須我分付。只是喪事要從儉，不必過於悲哀。我昨夜夢見多少衙役

來接我上任。我與孩兒只有半日相依了。說罷執了養兒的手，悲咽不已。養兒恐傷動父親，含淚寬慰。鮑母道：相公宜於午刻沐浴身體，另換新鮮衣冠。姑娘皆已整備停當了。孝廉道：我此身覺有千鈞之重，如何能勾洗澡。養兒道：放着孩兒，難道不與爹爹洗沐麼。孝廉道：吾兒孝心可謂至極，但是個女孩兒，爲父的豈可赤身裸體累你伏侍。養兒道：生身父母，說那里話。卽命擺好盥盆，滿貯香湯。同老婢進房，掩上房門，扶下牀來，遍身洗淨，更換了衣服冠履。孝廉背倚重褥而坐，命呼恩哥進房，分付道：吾兒須用心讀書，若能顯耀祖宗，也不枉承繼你一場。又請鮑母致謝。

道我女兒受太太鞠育之恩過於山海。孩兒你須報答。賽兒道。兒終身仰賴太太。何能報答。孝廉道。我來生報罷。隨令賽兒取淨水漱口。乃問鮑母道。孩兒將來是怎麼樣的。我今將去世。太太不妨畧示一語。我到黃泉與老妻說說。也可安心。鮑母沉吟道。看來是位女主。孝廉道。林公子呢。鮑母道。這個不知。忽老梅婢走進說。大爺舅爺來了。遂一齊請進房內。孝廉道。我命在頃刻矣。因畧述所夢。堂兄與舅子齊聲道。這是一生正直之報。就是臨危這樣清楚。也是沒有的。將近黃昏。孝廉道。賽兒。你祖父祖母與母親。都在這里。賽兒遂向上禱呼。各拜四拜。伯伯命恩哥亦拜。孝

廉又道來接的衙役都到了。衆親聞得院內有人說太陰娘娘御駕在此。我等須迴避。衆親皆以爲異。賽兒執着父親的手嗚咽道。爹爹今日一別何時再得重逢。孝廉忍淚答道。縱使百年也有此別。向着鮑母說。太太莫教孩兒過傷。又遍謝了衆人。含笑而逝。賽兒搥心踴地。放聲大哭。老婢道。喪葬大事都是姑娘料理。若哭壞身子。如何了得。鮑母道。此乃忠言。孩兒你哭的時候儘多。如今且住了罷。衆親亦勸方纔止淚。鮑母道。孩兒。你是天下人都要瞻仰的。臨此大故。總不必避人罷。賽兒道。兒意亦然。怎的避起人來。衆親都不敢則聲。賽兒臨凡。是帶着喚性來的。故此平

日每每作色。雙眸一噴。如電光閃爍。令人驚魂。禿禿真个是女英雄的氣象。較之廉蔣威嚴。亦無以異。其部署喪中諸務。皆極周匝。殯殮已畢。賽兒向着衆親道。兒父是个有名的孝廉。我要開喪三日。訃狀喪帖上。女兒的名字也少不得。鮑母道。孩兒尚無名字。取个姮字罷。衆親都說是。姚姨夫道。甥女帖兒。惟有林家去不得。餘外也罷了。于是訃狀喪帖。皆另列一行。不孝孤哀女子唐姮泣血稽顙拜。就擇了日子開喪。賽兒親自料理。悉合儀制。派下執事人員。井井有條。各事畧無匆忙。有本縣尹姓周名尚文。是个清正的官。特來祭奠。陪賓者。孔孝廉與姚秀才。縣尹奠

畢更衣揖遜坐定、向姚秀才道、唐老先生是山左大儒、老成云亾、典型六足、景仰、聞得閨秀又是個才女、真曹大家能讀父書的了、姚秀才道、可惜甥女錯生女身耳、只見賽兒率同恩哥、鋪下白氈、出幕拜謝、驚得縣尹趨避不及、只得答禮、隨打轎起身而去、門上忙忙傳帖進來、說是栢相公同着林姑爺來上祭、這些親戚們都出迎見、青菴說了幾句悲傷的話、奠祭完了、隨即趨出、這裏自備酒席送去、却說公子是來親迎、知丈人死了、心甚鬱悶、要另定了吉期、然後回去、等到唐家喪事已畢、七七已過、遂求姨夫喚了俞媒、并女媒同到唐宅去說、賽兒大怒道、你們做媒的

不知理路。難道栢青菴是個秀才也。這樣不通麼。我父親肉尚未冷。爲女兒的就去嫁丈夫。何異禽獸。林公子沒有父母的麼。俞媒聽得着了急。遂與女媒疾忙出去。到青菴家一本直說。青菴道。是我錯了。近日喪帖上有他的名字。我心甚疑。由此觀之。是個立大節不拘小閑的奇女子了。甥兒且待服滿後再說罷。俞媒道。聞得孝廉死的時候。空中有人稱他姑娘爲太陰娘娘。是以親戚都分外敬重哩。公子聽見這些話。料道自己畢竟大貴。越發歡喜。卽辭了青菴回去。到半路。遇着家人來報。老爺已卒於京中。大相公二相公都要去搬喪。因此星夜來請三相公回家。

公子吃這一驚，非小。兼程趕回。兩兄已自往京。母親又病在牀上。三公就將丈人已死，婚期要待服滿。孩兒如今也要迎接靈柩去。老夫人道：「恐我亦不能活了。」兒在家看，看罷，我聞媳婦甚賢，不得見汝，完聚淚流不已。過有月餘，叅政靈柩歸來，老夫人病久，勉強扶起，哭了一場。不幾日也去世了。這幾個執務公子，又笨又酸，如何能料理得來。一聽家人主張，應輕者反重，應多者偏少。開喪之日，事事亂攪。七終之後，即便卜葬。安葬之後，即欲分家。請了三黨親長公議。次公子先開口道：「我弟兄原是同胞，俱無彼此。但覺性情各別，料不能同居一宅。反致日後生嫌。我與哥

哥娶親費銀不過千兩，三兄弟就費至八千餘金，不知娶甚皇后到家，將來成親，若少費，決非三弟之意，多費又不值得，大家分晰開了，不致掣肘，豈非美事？大公子道：家私三分拆開，原是易事，獨是三弟面上都費了數千金，這個據理要扣出來的，煩親長公言，三公子憤然立起身來，向着衆親道：兩位哥哥說話，甚是有理，我的親事，一切雜費都算在裡面，也只得七千五百銀子，比哥哥原多費四五千金，我如今田產房屋器皿，一切不要，只是三個當舖，拈分一個，存丁廬內現銀，二股均分，外有二童兩婢，向來隨我，應是我的，我也不在濟寧住，竟到蒲臺去就親，每歲春

秋同媳婦回到墳上拜掃便是此說公道否。大公子道：「房屋什物，比不得現銀。此等話難上分書。族中老成的隨開口道：『三姪說話到也，出自本懷。但分書各別，難保後世無言。終非永遠之計。』大姪之言亦是。三公子道：『有個寫法。分書原是一般樣寫。外另立一券，說我要遷住蒲臺，不能管理產業。憑族長公議，多分現銀若干。把我聯姻多費銀子，準去就是。衆親都道：『這個沒得說。』就此寫定罷。』大兄二兄一想：『房屋各項約值萬餘金，不消說是便宜的。恐兄弟日後反悔，要親筆起個稿。』然後磨真，把稿藏在家廟內。爲日後憑據分析定了。三公子就令所分的當舖止了當，我起

現銀連分的已有十萬。竟到蒲臺栢媵夫家。下明日就差所愛的兩個丫鬟。一個小童。令到唐宅去說。公子要親來見姑娘。一面有金銀珠寶交付。還要買所房屋。住在蒲臺。你二人且就在姑娘處伏侍。小厮來回我的話。一同坐了車兒。遷到唐宅。磕了姑娘的頭。備述公子的命。養兒隨問丫鬟的名字。一個紅香。一個翠雲。小童喚巧兒。養兒道。你兩個是公子向來寵用的了。兩婢含羞無語。隨喚自己所買兩婢出來。指與他道。這也是爲公子買的。你們去說銀兩是小事。要交卽交。不交就罷。相見於禮。有碍是行不得的。若說買房。我早知公子要遷到此。已經買下家伙俱備。

只要另開門戶。徑來安住。你二人原去伏侍公子。若公子有事回濟寧。到我這邊看管。我係未曾過門的媳婦。不能來奔舅姑的喪。實出無奈。給公子說。日後到墳上拜祭罷。并爲我致謝。栢相公及老奶奶。隨打發二婢同巧兒回去。公子見三人同來。便問丫鬟。怎不住在姑娘身邊。二婢把賽兒之言。從頭至尾說了。又誇姑娘的容貌。是世上沒有的。偏偏這樣嬌媚。不知怎的。又有些凜凜害怕。青菴道你媳婦的話。真正是賢女子。你可一一從他。公子就把一切銀兩物件。都裝運到唐宅上來。賽兒坐在屏後。叫丫鬟出去。與公子叩頭。把金銀珠寶。逐件點明。教公子登記明白。

盡行收入。公子卽擇日移住在賽兒新買宅內。把舊日打通的牆砌斷。另在一巷內出入。住有數月。又往齊寧收拾當舖去了。不因公子此去。那得个月下同庚。別有西方美女。燈前一笑。更逢北里名姝。下回便見。

香泉曰。要見奇松特立。必須斬却藤蘿。翁姑兩伯。皆賽兒之藤蘿也。然在兩伯去之尤難。作者造出分產一段。出自人情所固有者。總要顯女英雄出世。別無牽纏。並不是以文遊戲。爲當今榮華公子寫照。

司馬燕客曰。看外史者。多以賽兒守制。稱爲孝思。得其膚耳。正不知賽兒起義。勤王。爲時尚遠。部下材官柳烟。

兒尚未出面。所以借此爲女英雄地步。卽林公子爲昆
弟逼迫棄濟上而徙海隅。亦借此爲女英雄立根脚。文
如無縫天衣。并不須夜來神之針線。

嫁林郎半年消宿債

蝶柳妓二載脫元陽

有一大同府妓者。姓柳。名烟。字非烟。是樂戶之女兒。生得體態輕盈。姿容妖冶。舉止之間。百媚橫生。從幼學過曲本。知書識字。而且性情儇巧。應對敏給。十三歲上。梳篦過了。一時名振西陲。獨是淫蕩絕倫。有滿林飛之貌。奈所接的嫖客。却無公子王孫。都是些經營商賈。不解風流。枉負了個傾國佳人。埋沒在邊關冷落之處。因想要到蘇揚地方。做個名妓。那樂戶與鴇母。止靠得這個女兒。就依了他的算計。徑從燕京一路下來。到了濟寧地方。鴇母忽然害病。只得在西關外借間房子住着。正值林公子回家收貨。聞

知有新來的名妓，就將小廝跟隨了，幾到非烟寓所來。此時非烟無意接客，每日有鬪寡門者，多托病拒絕。諺云：鴉母愛鈔，說了林布政公子這樣一個大主兒，連聲報與女兒，非烟亦不免勢利。裝个病的尤景懽，淡梳粧迎將出來。兩人四目一視，皆已動心。公子即取銀三百兩，當作定情的禮，送與鴉母。酒筵已擺上來，不過是市中的佳品。所謂物輕人意重，彼此換盞交杯，說了好些矯飾的話。那時公子自己的鋪陳也送到了，鴉母疾忙的安頓起來。不但錦衾繡褥、鳳幃鴛枕諸物，可怪的有人疊自然榻一張，是用絲線七股織成，與藤無異，穿在細楠木腔上，木用八寸爲

段。潛之則爲人。疊展之則六尺四寸以長的桃笙簟也。其
牀木匡。悉皆活絡。可分可合。以此絲章安放于牀。其軟如
綿。而且能勝重。當下再點明燈。同登此榻。一個是風月中
的冠軍。賈勇直前。一個是烟花中的飛將。摩厲以待。祗惜
桃花洞口。這場塵劫。竟無作壁上觀者。有醉花陰一闕爲
証。

鳳蠟熒熒吐絳酸。瑞腦凝香篆。金釵枕縷腰。攪亂佳人
鬢散釵拋燕。春風脉脉春波蕩。亂殺香魂頭。箇箇
垂心濃露全傾。細把靈犀覷。

看看紙窓上。照着五更斜月。紅粉將軍。竟向轅門拜倒矣。

公子又任兩番三戰三捷。柳烟方欲盡出奇兵一剿而復之。公子笑說道：暫與卿和講圖再舉。柳烟道：妾風塵賤質，倘蒙公子垂眷，情願做個婢妾，服侍終身。公子道：愛卿若真有此意，我的夫人最賢，但因制中尚未成親，你且守着濟寧，已無我家。今往蒲臺去，完了姻，然後來娶你。我斷不負言的。柳烟就要公子立誓，大家把生年月日寫將出來，各吃一驚。原來柳烟也是同庚。八月十五日辰時，公子道：夫人是酉時，比我卯時還遠些。你這個辰時，到是最親的。天生是我小夫人，日後姊妹相稱，自然無疑。柳烟亦自心喜，隨携手在燈下交拜了四拜。到次日，公子別了柳烟，收

了當舖。又有數萬金。回到蒲臺。假扮老成。日間讀書。夜間習射。把紅香翠雲。做個一箭雙鵰。賽兒又送過兩個艷婢。去一名春燕。一名秋壽。索性做個合懽大會。公子常笑說。道。今已四美具矣。安得二難并乎。未幾。兩家喪服皆滿。公子及姨夫。要擇吉成親。青菴道我意亦然。以完先尊付託之重。隨擇於二月十六日合卺。敬原媒送帖至唐宅。唐太太應允了。公子仍行親迎之禮。鼓樂燈火。彩旗花轎。度歸公子宅上。時諸親畢集。儼相請出新人。賽兒並不用纏袱兜頭。粧束得整整齊齊。婷婷孌孌。緩步到堂上。但見鶯黃衫子。外蓋着無縫絹衣。宛似巫山神女。蓬蓬履兒。

上罩着菱波素縷，儼如洛水仙妃。鉛華不御，天蒸秀色，明姿蘭麝不薰。生就靈香玉骨，盈盈秋水，流盼時有清也。終屬無情，淡淡春山含顰處。無意也。休疑有意，身來掌上，比漢后，但覺端嚴腰可迴。風較楚女更爲婀娜。真个是國色無雙，威壓三千粉黛。女流第一。胸藏十萬卷。

釋

公子見了目眩心驚，不覺的骨皆酥軟，儂相贊拜了天地。然後交拜，公子跪拜，賽兒端立回了。四福衆皆掩口而笑。素常公子性極劣，驟到此變得純粹了。母舅道：「請鮑太太出來。」賽兒道：「太太明日行禮。」於是衆親知賽兒古怪，各其

個小體散去、擁入蘭房、交飲合卺。此時公子如入天台、
看仙女、那里等得時刻、忙叫侍兒們退去。養兒喝道不許。
侍兒輩又站住了。因向着公子微笑道。寬飲一杯。小童有
話說。遂問舅姑如何。一時見背。伯伯姆姆如何相待。公子
以致分析。公子見問得懇切。不免細訴情由。養兒又自選
未彌月時。母親去世。多虧鮑母鞠育。教訓絮絮叨叨。說个
不在。公子不敢不答。已至雞聲三唱。公子道。今夜錯過好
時辰了。養兒道。夫妻之道。不過如此而已。遂同公子到鮑
母房內。拜見禮畢。公子告个罪。自回房酣臥去了。直至午
間纔醒。令侍女請夫人。養兒至點燈後。方來。即命看酒。公

子道我酒尚未醒不能再飲請夫人睡罷。養兒道公子睡
勾一日豈有再睡之理。自己斟酒來勸公子怎敢不飲。飲
畢回敬養兒互相酬酢。已有更餘。養兒道聞得公子大
甚高請飲一局。妾輸了。就睡。公子輸了。飲酒。一子一杯。公
子想我碁是高的。到不得輸。遂與養兒夾道。夫人不要賴。
又不肯睡覺。養兒道夫婦之間豈可相賴。誰知公子心慌
意急。連敗二局。輸了二十五杯。勉強飲下。量已不勝。倒在
榻上。勦勦睡去。養兒命侍女將床綿被護着。分付各去安
歇。自己同老婢就在房內照舊運功。公子醒時天已明了。
見養兒正中端坐。老婢低坐旁邊。公子道你們好似坐功。

我也會坐的呢。養兒遂乘機勸道：公子若知道坐功爲何，放着神仙不做，要做墮落的事，豈不可惜了！本來公子道：我會遇着神仙，不要做他。只日夜得美人快活，就死也甘心。養兒歎口氣，叫取水與公子盥沐。今日三朝，該到父母靈前去拜。拜過，養兒又哭了一回，到鮑母房中去了。公子覺道酒暈，仍去安臥。到晚，養兒又命擺上酒來。公子着急道：小生今晚，恁憑夫人處置个死。只是不飲酒。養兒道：不飲罷了。何消認真。我知公子佳音，唱一曲與我聽。我吹簫來。合何如？公子惜喜，有隻曲兒，可以調情。遂斟一盞手奉養兒說：夫人聽者，唱的是西廂上款玉溫香抱滿懷一套。

淫曲。要動養兒之心。唱完養兒贊好。又要再唱。公子只得
又唱牡丹亭尋夢一套。餘音繞梁。公子失聲跪在養兒面
前。雙手持定了金蓮。只管在膝上磕頭。侍兒个个暗笑。也
有避去的。公子道。你們不替我求求夫人。倒笑我哩。於是
侍婢齊齊跪下。鮑太太又差老婢來說。請姑娘安睡罷。養
兒才立起身。公子就來替解衣服。侍兒都已退出。同入箱
幃。公子看養兒肌膚。比羊脂玉還勝幾分。一種異香。從三
萬六千毛孔中發越出來。能不消魂。養兒道。如今夫妻之
情已盡。你與心愛的丫鬟們取樂罷。公子笑道。夫妻之情
尚未起頭哩。小生不敢唐突。自然有个從容自如的道理。

逐來替解裙衣。養兒知是風孽，勉強消受。正如酌酒的惡少，拿住了個不飲酒的孩子，生生灌他，就呷了半口，也是件最苦毒的事。有詩曰：

誰教玉鏡下粧臺，今此瓊漿勸一杯。明月好窺羅幌靜，春風錯惹繡襦迴。侍兒能問何曾釀，夫婿難在莫長狎。萼綠驂鸞烟滅遠，塵寰豈爲待中來。

天未黎明，養兒已自起。心下一想，凄然白晝無暇。其奈紅粉已隨，有妨道行，不禁悲聲。就疾走到鮑母房內，哀哭不已。鮑母道：孽根是易消的，堅待道念，忍過去罷。從此公于要與養兒交媾，甚是艱難。就想出個法來，向養兒道：我

要叫个婢子弄弄。當幅活春宮。送與夫人看看。消遣消遣。可使得麼。賽兒道。夫婦之禮。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像這樣淫穢的事。原是婢妾們幹的。但去做不消問得。公子跪告。是要當着夫人面前。要子。故爾斗膽。賽兒要驗。驗自己的道力。遂道不妨。公子心喜。遂去拉着个極會痕的翠雲。進來附耳與他說。須要動夫人的興。翠雲正中下懷。他走到夫人跟前。佯說。公子不尊重。賽兒道。是我許過公子的了。時天氣炎熱。賽兒端坐紗帷中。看他們做起架勢。翠雲有似渴魚見水。公子有似怒馬奔槽。西廂記云。一个恁情的不休。一个啞聲兒厮擗。較之看風流的戲文。奚啻甚焉。

倍呀。佛也動心。有點絳唇一闌爲証。

輕解綃裙。小憐玉體橫陳。夜臉暈潮紅。不禁雙鬢卸。

活現春官。顛倒誰能。羞怕香魂欲化。滾滾情波瀉。

公子要動賽兒的心。越逞精神。如玉兔搗玄霜。務要搗个爛熟。翠雲喉中啼嘶。若小兒啼咽之聲。已是暈去。公子纔放他起來。雲鬢鬆好像害了病的軟軟的那步出去。賽兒心上想男女淫浪是這樣的。怪道神仙一落塵凡。便爲色慾所迷。我若非飽太大。也就不免動心。下得床來。公子已向前抱住。賽兒正容道。天色將明。不可多事。自後你只與丫鬟們如此快活。却不是好。只念與公子做夫妻一場。

不可使之墮落。惟有時時點醒他學道。公子厭聞其語。因想起柳烟兒來。若得娶他回家。與夫人同床而睡。便可以化了貞性。也是機緣有夔。正值中秋佳節。步出門首。見个小廝在那里探頭探腦。公子看時。認得是柳烟兒家裏小二。那小廝一見公子。就扒在地下磕頭。說姐姐已遷到這裏北門外。叫我來請公子。公子道。今日是我與夫人的壽誕。過了就來。小二道。姐姐思想得苦。不要失信。小二去了。公子自忖道。我這裏纔念他。他却已到蒲臺了。真个有志氣。我如今娶他是穩不過的。是夜家宴。賽兒與公子舉案齊眉。互相把醜稱壽。宴畢之後。又與公子同坐中庭清談。

玩月公子道。消受這個清福。也是神仙養兒。又乘機勸道。公子何不同我修道。學他蘭岩夫婦。一齊化鶴升天。豈不長享此福。公子笑道。神仙豈是這般冷靜。只好偶一爲之。如純陽子尚不能禁慾。還去尋着曰牡丹來消遣。何況凡人。夫人太沒興。我還要尋個高興的。奉陪奉陪哩。夫人道。十二金釵。總由着你。若有了個得意的。我與公子但居夫婦之名。竟做個鬪門朋友。何如。公子笑道。且有了再相商。今已夜半。不可虛度。我二人華誕。遂携了養兒之手。同進蘭房。要行雲雨。養兒無奈。只得畧爲纏繆。清晨公子與養兒說。要出城去會個朋友。今晚未必歸家。也不叫人跟

隨鶴自尋到柳妓寓所柳烟一見公子如從天降喜到極處返無片語酒肴是備好的擺將上來唯有快飲以助酣戰原來柳烟曾有一胡僧嫖過教他採陽補陰之術其玄化真竅可以含吐開闔前在齊寧不道公子是个勁敵未曾用得今日要一顯伎倆七縱七擒以堅公子娶他的意其術有三種一日鎖陽二日攬陽三日吸陽鎖者制之以機如以含桃餌猴兒來偷猝然鎖住以馴之令其屈服攬者誘之以訣如以燕脯餌鸞龍因其喜嗜之際而攬取其珠也吸者感之以氣如磁之吸鐵有自然相感之理唯此一法則有丹藥以助之鎖而不伏者則用攬攬而不獲者

則用吸而用吸之之法。又必須先鎖而後攫。攫而後吸。縱使仙真亦不能脫其牢籠者。柳烟次第施展出來。於第一夜先用鎖陽之法。奈是個通靈的獼猴。不但鎖之不住。而且桃之華蓋。悉爲蹂躪。第二夜用攫陽之法。那毒龍勢猛。翻波跳浪。竟不能測其珠之所在。至第三夜則用吸陽。先鎖後攫。到得用吸。乃是陰陽倒置的。柳烟乘公子前茅銳盡之後。接以後勁奇兵圍諸核心。其間兩竅相投。用氣一吸。公子大叫快哉樂殺。元精狂奔如泉湧。竟死在牡丹花下。了柳烟知是走陽。原有个接氣回陽之法。無奈倒坐在公子腹上。法不能用。操手以看其斃。起身來。呆呆的坐着。

好个柳烟兒竟有機智。時天色將明，恁恁的梳粧了。對龜子鵝母說：我同小二到唐宅上自首去。你畧停一會報知地方。賽兒正因公子三日不歸，心上猜疑不定，忽門上傳稟，有个女人要見夫人。說報公子信的，卽教傳進。賽兒一見是个妖物，知道公子有些凶兆了。遂問你是何人，報何信息。柳烟道：婢子原是蛟女，在濟寧接客，與公子往來四載。近日寄信來喚婢子，所以到此。就把公子脫陽而死的勾當明說了。跪在地下痛哭。賽兒大驚，亟請鮑母。鮑母道：此數也。便問柳烟汝來意欲何爲。答道：願爲一婢，伏侍夫人。爲公子守節，一切喪葬。小婢力能備辦，只求饒死，便是。

大恩鮑母道、雖然也須官斷、賽兒遂叫把柳烟鎖了、備轎去看丈夫、不片刻到了、直挺挺的林公子死在床上、一條繡被蓋着、陽物猶然掘起、這是仙丹之力未盡的緣故、總因公子不遵裴道人之言、調養周天氣數、縱慾太早以致身亾、此卽數之所在、不必說得當下、賽兒把公子抱在懷中、放聲大哭、就有多少鄰里、湧將進來說、縣裏大爺來驗屍了、賽兒依舊放下、端坐在椅上、周令尹進來、見賽兒自已在內、飭令衆人不許進房、把屍擡在庭中相驗、實是走陽死的、叫禮房請夫人回宅、把柳烟兒一家都鎖去了、只有老虔婆早已躲脫、縣尹回衙問了供詞、先把柳烟連櫻

兩梭柳烟、狡獪帶着、揆哀告縣主、情愿喪葬公子、到夫人家爲婢服役、蒙老太太已許過饒他死了、只求老爺開恩、縣尹也知律無抵命之條、且看唐家作何進狀、把一千人犯寄在監內、柳烟身邊有二十多兩碎銀、卽以二兩送與禁卒、令去尋鴛媽時、正爲地方獲住、交與禁卒來了、柳烟便將情願爲婢守節情由、與鴛媽說知、令去夾个慣會刀筆的、寫一呈詞、投送縣裏、再寫情啟五六紙、到林唐兩家親戚門首、跪門投遞、并教導了問答的話、老鴛亟亟的去、了却說、養兒到家、寫家屬抱告、爲戲殺夫命事一詞、又領屍棺殮事一詞、進縣批准出來、隨將公子身屍擡回家裏、

備棺殯殮。隨請有名僧道。做七七四十九日薦亡法事。日夕擗踊哀哭。了。鬚輩皆勉強乾哭。惟春蔬有些眼淚。因向老婢道。人家夫妻。重在色慾的。必輕于情義。正如以勢交利合的朋友。到得勢利盡了。便同陌路。春蔬平日不甚愛淫。還像個哭的。你看那幾個心中。還有公子否。老婢道。此輩不足責。獨是夫人也。哭得太苦了。如今正好學仙哩。養兒道。咳。公子曾做我的丈夫。日夜勤他學道。執性不依。一旦慘亾於妓女之手。落個貪淫浪子之名。怎不痛傷也。你不嫁人。就是神仙。我還未了孽障。門上報道姚相公舅爺到子。養兒見了。問縣裏幾時審明定案。姚姨夫道。就在

後日那娼婦寫了清啟、各家投送、願投身爲婢、隨甥女守節、在縣裏也遞了這个呈詞了、舅舅接口道、不知是誰教導他的、養兒道、我此時就砍了他腦蓋、尚以爲遲、他還想着活麼、如此穢物、而云爲公子守節、豈不玷辱了參政家風、我後日親自赴案去質他、鮑太太道、孩兒你聽我言、守節固不好看、以婊子而償公子之命、亦不好聽、不如收他爲婢、死生在你手裏、終日鞭笞、亦可快意、強似在各衙門三推六問、一兩年尚不結局、儘有把他人拖累死了、凶犯尚未定案的、說猶未完、門上報縣裏公差到來、養兒向南立着、卽令傳進、公差口述縣王命道、公子一案、律無可抵、

若要問个大辟，必須經由各衙門駁勘再三覆檢，究竟難以成招。縣主亦痛恨這個婊子，只是法無可加，解到上臺。就是他活路了，因此差來請問夫人，養兒道多謝縣父母指教。俟與長親商酌來候審。公差去後，養兒不得已向姨夫舅舅道，且把這草驢收着，日每虐使鞭殺他罷。煩姨夫約了栢青菴，同上堂去求縣公發落。姚秀才隨到青菴家，備述縣主之意。青菴道：縣中口碑，都說舍甥自作之孽，倒是這樣收拾也罷了。到臨審時，衆親約齊上堂，遞了息詞，并請將柳妓差押送去，立了爲婢文書，再求印信，庶無後悔。縣尹允了，遂將龜子訂回原籍，又將柳烟薄責二十當。

堂做審語云

審得柳烟兒乃九尾狐狸也。獻笑倚門，占盡章臺。月逢人，唱曲壓他酒館。楊花帶雨，尤雲日夕，赴巫山之夢。含愁歛怨，春秋繫遊子之心。而且善戰，蜚聲不顧。摧殘腰柳，採陽逞技能。禁揉碎心花，真媚足勾魂。妖能攝魄者矣。遂有林公子者，素稱花月解元。雅號風流飛將，初交兵于濟上，猶能旗鼓相當。再接戰于瀋臺，竟致戈矛盡折已焉哉。全軍皆覆，從此夫一命歸陰。今柳烟搖尾乞憐，願作夫人之下婢，服役終身。毀容守節，思報公子之私恩，持齋沒齒。衆親僉曰：允哉。本縣亦云可矣。存案。

縣尹發落已畢，命兩個公差將柳妓押送唐宅交割。饗兒賞發來差去訖，柳烟拜了夫人太太，就到公子靈前跪倒痛哭，撞頭磕腦，幾不欲生。從此每日在靈前哭個半夜，竟成骨立。終七之後，饗兒請衆親要尋吉地安葬父母丈夫。母舅道：「好地甚難。」近日武定州有個富家買地之後，卽涉訟事，道是陰地不吉，遂欲棄之。且係兩坵相聯的，在太白山之西。事到委巧，但不知用得與否。饗兒卽命備車同鮑太太去看。鮑姥道：「地有龍脉，皆可安葬。」遂煩母舅同做中的前去與地主成了交易，定於十一月中旬安葬。葬禮十分周備。縣尹各衙都來拜奠，并送執事人役。饗兒主意在

城外五里安歇。先出父母兩柩，自爲孝女，率領恩哥，在靈
柩之前，匍匐執杖，泣血大慟。再復進城，發公子之柩，率領
四鬟一妓，在靈柩之後，步行而哭。滿城之人，莫不贊歎，有
稱養兒爲三絕，一容貌，二賢德，三才能。養兒於次日黎明，
乘輿而行，直到新阡，先葬父母，次葬公子。又到祖墳祭拜，
過三朝方回家。隨令春蓋喚柳烟來審問，有分教：十年
名妓，且權充女帥的偏裨；半世真心，竟幻作僞主的妃后。
事在儘後，且看次回。

芥舟曰：從來女子之有才者，必多情；多情者，必重于色。
愆而輕于倫理，死生之際，有難言者。養兒刻刻學仙，持

盡情慾而其待公子也。生則溫柔死而哀慟於夫婦之倫甚篤。其殆聖女乎。寄語當世欲知閨人之貞否。于雲雨時察其情之濃淡可知也。

喬東湖曰公子爲妓女淫戲而死。賽兒必欲此妓抵命而作書者。必要收拾柳烟爲夫人之侍妾。旣爲侍妾。賽兒仍必欲處死。作書者又必要收拾柳烟爲夫人之心膺。至難至難矣。今觀其命意措詞。悉出於至允至當之情。而文則出於至精至妙。噫如此才思。其莊叟之流亞與。許允菴曰才人之文。出筆便雅。即使題甚俗。而能愈俗愈雅。庸人之文。落筆便俗。即使題極雅。而偏愈雅愈俗。

夕
夕

回

讀此回善慧心者可以悟道豈止雅云爾哉

掃新壠。猝遇計都星。

訪神尼直劈無門洞。

柳烟兒到唐宅。猶如鐵落紅爐。他本意求生。難道反來受死麼。只因聞得公子的夫人。曾顯許多靈異之兆。只這公子之死。還是沒福。夫人必是大貴的。自恃聰明伶俐。可以隨機應變。夫人若是守節。他也能守。夫人若有貴顯。他也還望提挈。若是差不多的。還可弄之。股掌之上。原有个主意。敢於挺身而來。不是單爲着怕抵命的緣故。及見賽兒智畧非常。慷慨大量。已是十分驚服。思想要得夫人的心。沒處下手。只是鎮日不離左右。小心伏侍。到晚便哭公子。窺夫人之喜慍。忽聞春蕊傳喚。柳烟疾忙趨向夫人跟前。

雙膝跪下，夫人道：「公子從那年上標起，有多少次數？怎麼把公子弄死了？可將原委供來。」柳烟道：「公子第一次來，是在濟寧州八月十五，正值婢子的生日。公子道：『我與你同年同月同日。』我是卯時，問小婢是辰時，所以蒙公子錯愛。賽兒一想，原來公子易了時辰來求親的。又問道：『這有三年之久了。』柳烟道：『雖有三年前後各止三次。』公子常說有仙人傳授采陰的妙法，小婢也是有胡僧傳授采陽的訣兒。前在濟寧三夜，公子贏了，要娶小婢爲妾，原是有約到蒲臺的。公子又疊連贏了兩夜，婢子原勸公子回來，稟過夫人，娶回家內，永侍枕席。公子說必要三戰三勝，寫了牌。」

書纔回去哩。那是小婢子該死，只得把胡僧授的丹藥服了一丸，纔支持到五更。不期公子陽精湧出，小婢子萬難贖。夫人道：「這有幾分實話？」柳烟見夫人說是實，探手在胸前錦匣內取出一串珊瑚數珠，獻上道：「這就是胡僧留贈婢子的。」夫人詰問胡僧贈你重物，必有緣故。柳烟道：「他說我又住了口。」夫人道：「你不實說，就是奸狡。」柳烟道：「這是胡僧的胡說。」婢子向來不信，今夫人垂問，只得老看臉說罷。他說婢子是雙鳳目，日後必然大貴，還要作與他的道術。故此留爲記念的。」夫人道：「這等你不該獻出來了。」柳烟道：「不獻此珠，是有二心了。」還說甚麼伏侍夫人爲公子守

節呢。夫人道：如此權且收下。我自有一道理。就起身到鮑母房中。具述柳烟的話。鮑母道：少不得他有貴處。賽兒道：貴不貴在我。鮑母道：自然在你。機緣到日。纔得明白。賽兒自此之後。就沒有處置柳烟之心了。柳兒又更加勤慎。伏侍竟得了夫人之心。到了新寒食節。賽兒要去掃墓。分付柳兒與春葦、翠雲、并老梅婢同去。餘者留看家。下鮑母道：我也今晚要到一處去。待汝拜過墳墓。在中途相會。賽兒道：太太坐車。還是坐轎。鮑母道：我只用脚。黑夜可走。賽兒已悟其意。比到黃昏。初月方升。鮑母道：我去也。賽兒隨到中庭。只見鮑母把脚在地下一跌。彩雲從地而起。忽升半空。

慌得諸婢跪拜道。嗟。原來是活佛。仰看時。冉冉向東去了。賽兒遂於次日去祭祖宗父母。并公子之墓。痛哭一番。各婢亦皆助哀。焚化金銀紙鏹已畢。賽兒道。山色甚佳。我們閒步閒步。只見巖坡下有一人來。似秀才模樣。兩個鼠子眼睛光溜溜的。左看看。右看看。霍地裏走到賽兒面前。深深一揖。柳烟見有些詫異。就來擋在賽兒前頭。大聲道。汝是何人。敢來攔路。那人粧着文腔。嘻嘻的道。小生姓計。是蒲臺學內有名的秀才。先父做過巡城察院。誰不知道。我是計都星。柳烟道。既是秀才。就該達禮。你向誰作揖呢。那人道。有句話上達夫人。小生舊歲斷絃。要娶位絕世佳人爲正。

室若非夫人如何配得原要煩冰人來說今日天作之合中途幸遇定是姻緣有分了故此斗胆不嫌自媒倘或不允小生就死也不放夫人走路夫人大怒道瘋孽畜敢是尋死麼柳烟道快走快走遲就叫人打個死那人指衣攘臂正要來搶賽兒忽半空中大喝道假秀畜不得無禮那人頃刻自己剝得精光背剪在樹上却是沒繩索的原來是鮑母按落雲頭將手指着岩西裏虛畫幾畫遠遠見五六個人骨碌碌滾下山坡也有磕着石頭折了手足破了頭腦的都在山溝裏掙命衆婢見了大駭賽兒喝令老梅柳兒快折取粗壯樹條鞭殺這狗賊奴叫他做大痛無聲

的鬼兩人替換着盡力痛鞭春。等又將小石塊兒夾頭夾腦的亂打。打得滿臉鮮血淋漓。遍身鞭得似赤練蛇一般。始猶哀求饒命。落後打得聲音都啞住了。鮑母道。且寄下他的狗命。隨向養兒道。何不坐轎。遭此無賴。養兒道。恐坐轎走得快了。迎不着太太。鮑母道。總是他叫了計都星。就該有這厄難。兇星惡宿的名目。可是假得的。計都星又哀聲叫道。我今後再不敢叫這名字了。鮑母纔放了他。倒在地上。動不得一動兒。看書者要知。天上有四個大兇宿。叫做炁。李羅計。開闢以來。與日月爲難的。這姓計的原是舊家子弟。只因貪嫖好賭。產業敗盡。恃有青衿護身。端於

設局訛詐。蒲臺人無不怕他。所以贈个美號。叫做計都星。他打聽了賽兒上墳日期。竟約着好幾個無賴。要來搶去。起初見夫轎不遠。且說些文話。再遲些兒。那山岩裏藏着。的惡徒。都來下手了。真的計都星。與日月爲仇。係是邪去犯正。所以假的也要應應。這个意思。諺云。無假不成真。這句話。是不錯的。當下鮑母。携了賽兒的手。說我來迎汝。是要到个所在。了。鬟們去不得。打發他們先回家罷。老婢道。婢子求太太帶去走走。鮑母用手一指道。你看山溝裏的人。已起來把計都星擡去了。衆婢回頭時。鮑母使个隱身法。倏然不見。老婢道。奇怪。怎麼這樣走得快。翠雲道。想是

夫人被這老狐精拐去了。老婢道：胡說。夫人是爛月內太
太撫養到如今的。我算他引夫夫去會什麼神仙。故此背
着我我等下賤凡人。怎能同走快趕路罷。時家人與車轎
都等在前邊急問夫人呢。老婢答道：同太太到个所在。明
日纔回來哩。家人等就廝趕着大夥兒去了。且說鮑母引
着養兒用起縮地法來。頃刻到一座峭壁之下。壁中有四
个朱字。是無門洞天。鮑母問道：可要進這洞去。養兒道：只
爲無門可入。我偏要進去。方顯道心堅確。若一畏縮。不但
進不去。也就退不去了。鮑母道：汝志向如此。那怕他無門
呢。遂將左手大指在壁中直劃下去。那峭壁刮喇喇就

指痕處分開。到到紀四个字。爲兩半。鮑母引進養兒。那峭壁依舊合攏上來。洞內兩邊都是石壁。中間一道是天生成的冰紋白石街。有丈餘寬。洞街之左右翠鬱菁葱。皆盤槐絲柳。剔牙松。瓔珞栢。妃竹之類。清音蕭瑟。風氣動人。又有垂蘿百尺。挂於峰頭。薜荔千重。繞於岩足。再進是座石門。上有曼尼道院四字。院周遭奇花珍卉。其色如五雲燦爛。其香如百和芬烈。養兒指一種翠藍色的。一本數幹。其葉如牡丹者。問此何花。鮑母曰翠芙蓉。石曼卿所居芙蓉城有五色。此其一也。又指一樹高有數丈。花色淺暈帶赤。圓如磬口者。鮑母曰玄珠花。許飛瓊所居藥珠宮有。

五種此其一也。又指一種木本叢幹花簇重樓猩紅奪目。大如甌者曰此京口鶴林寺杜鵑花。卽志書所載爲殷七七於重陽日用符水咒開。夜間見一紅綃女子移花而去。樹隨枯死者是也。又指一樹大可十圍。幹直上花皆千葉。色淡紅。鬚絳紅者曰此卽揚州瓊花。宋元間屢移禁苑。卽漸枯萎。歸於觀中。則復榮茂。後於至元十三年移於此地。廣陵遂絕。斯二種亦仙花也。偶落人間爲凡人播遷流。翫所以徙於無門洞。全其天也。餘皆不及。細問已到一座大石橋邊。橋下粼粼碧石。水多從石罅穿走。琮琤琤音韻清冽。中有一物似魚非魚似蛇非蛇。四爪有如蠍虎。其

鱗甲又似人間盆內所畜朱魚有八九種顏色大者尺許小者二三寸。養兒驚問此何魚。鮑母曰龍有九種。此九種之餘支也。能變化升騰。興雲致雨。惟峨嵋山頂石池內有之。但無此各種好顏色。過橋石坡之上。草有紅心者。有玉蕈者。有如綬帶五色者。不可名指。養兒問仙艸至秋凋否。鮑母道仙家花艸一開五百年。則老而謝去。一邊謝一邊開。謝則隨風而化。不墮於地。所以謂之長春也。又進一層碧石門。上有一座大殿。庭左右四株大梧桐。其高參天。有鳳皇和鳴其上。庭之中有池。一方可鑑。毛髮內有奇奇怪怪的水族。正要看玩。殿門鏗然而開。一剪髮頭陀。雪白圓

臉齒黑唇朱眼帶凶威眉橫殺氣身披絳紅衲袍外罩杏黃袈裟隨着兩個女道童出來那頭陀大笑疾趨下階迎接進殿賽兒倒身下拜各施禮畢頭陀指着鮑姑向賽兒道這個老媒婆引着你來與我做夫妻哩賽兒知是耍笑隨應道唐姮凡間應質敢承先師見愛頭陀道祇恐你要與林公子守節哩賽兒道多虧我太太道力點化唐姮雖沾染半年而夙孽已完塵心已淨正好皈依法座頭陀道那個話還有些假你在墳上何等痛哭呢賽兒笑應道正是落在其中未免有情頭陀大笑鮑母道你不知他修的是魔道有個孽籠丈夫被許旌陽鎖在井內直等鐵樹開

花纔放出來好不難過麼頭陀道我且問你昨日到家與
葛洪說什麼鮑母道胡說我去回了織女娘娘法旨又到
玄女娘娘處請示講天書的日期我在洞府門口過怎不
進去頭陀道也不知訴了多少相思哩兩仙師善戲謔今
胡盧一笑養兒正疑視殿上匾額是獨闢玄庭四字向頭
陀請教鮑母道這怪物叫做曼陀尼是羅刹女的小妹
說个獨闢自謂不皈依不皈依獨出二教之意曼尼道強
似你們學仙的跟着人脚步走路養兒方知來歷心中暗
想爲何太太引我入於魔道時女童已擺上果品來是蒲
州朱柿閩中鮮荔遼東秋梨松江銀桃雖是世上有的却

非同時之果亦不能聚在一處。又擺列上龍肝鳳髓象腦熊掌諸般珍品。鮑母道：我們吃素不像你們魔道。崑崙萱腥曼尼道：我皈依大士受戒之後也吃的是素。只因舊日那些邪魔朋友常來攪擾。必要用葷又不能拒絕他。故此備着的。就是我甥女刹魔聖主也常到此。少不得這些東西吃哩。隨叫擺素上來。是天花菜、松菌、榆耳、甘露子之屬。無甚奇異。獨有落後兩盤味極精美。賽兒叩問何物。鮑母道：這是玉蕊芽。那是瓊花蒂。又送上四碟糕。其味甚醇。其香甚醜。問是何物。鮑母道：此八仙糕也。其方出自鍾離仙師。秘不可傳。賽兒用過些須。卽覺神清氣粹。無異醍醐轉。

眼看庭中日影方斜。因村道。我到峭壁時。已是日沒時候。差不多。坐有五六个时辰。爲何天氣倒早了。正在躊躇。頭陀邀賽兒到洞後遊玩。真个珍禽異獸。無所不有。又到曼尼房內。設有五色石榻。其細如玉。挂着鮫綃帷。其輕如烟。鋪着止魚鱗簟。其冷如冰。賽兒問何無衾褥。怎樣睡覺。鮑母道。神仙不睡覺。縱使酣臥片刻。連石榻都溫暖了。所以不設衾褥。仍到正殿時。已列酒肴矣。曼尼指着殿梁上說。可將這個取來交付。然後飲酒。鮑母道。吾兒聽者。這是天書七卷寶劍一匣。是南海大士賜與你的。命曼師謹守。于此兒速拜受。曼尼伸出母陀羅臂。在梁上取下。捧在手中。

向南正立。賽兒五體投地，八拜接受，供於上面香案中間。方同坐舉杯。鮑母謂賽兒道：「此酒是花房中天然釀出名曰花露英。」賽兒道：「昔日看南岳嫁女記，載有花房釀賜飲。」二秀士的是否。鮑母曰：「然也。」賽兒看那果肴，嫩饅有雞子大的，櫻桃金柑，都有杯子大的。有一大盤四個鮮桃，自度索山來的。又有一大盤細碎紫色，叫做瑣瑣葡萄，自西域來的。各品嘗了些，殿上四角有四顆明珠，漸漸放出光來。鮑母道：「天已晚了，作速回去罷。」恐他們見神見鬼的，胡猜哩。曼尼道：「還是縮地。」還是駕雲。鮑母道：「汝兒尚是塵軀，如何能駕。」曼尼道：「要我等道法何用。」於是教賽兒捧著

書劍兩人各掖一臂。嗚聲起。一朵彩雲冉冉升空。向西而行。從來凡夫重於泰山。賽兒幼服仙乳。又加修煉。肌膚已有仙氣。所以翼之凌空。不費些力。片時到了家中。恰是點燈時候。衆丫鬟來接。看見又添了个古怪頭陀。大以爲異。柳烟問夫人如何。一住七日。家中都放心不下。賽兒道。原來七日了我却只得半日。怪道洞門外是返照洞中。却是亭午時候。曼師道。可將天書劍匣供在正廳梁上。賽兒親手安置頂禮畢。當夜安息無語。次日五更。賽兒就到鮑曼二師房裏。拜請教習天書。曼師道。早哩。教天書的另有人哩。鮑師道。兒還不會細看。天書劍匣都是一塊整玉。並無

可開之處。要請玄女娘娘下降。方纔開得。二師遂同着賽兒到大廳上。仰而細看。全無合縫之處。正不知何從放入。方知天上奇書。不是掌教的。就是別位仙真。也不得輕易看見。於是賽兒向上又拜。曼尼道。我們今日就定個坐位。汝乃掌劫娘娘。自應居中。我們各左右坐。不要等到稱孤道寡。然後遜讓。就覺勢利了。賽兒決意不肯道。那有弟子坐在師之右。孩兒坐在母親上邊之理。鮑母道。我原是奉着西王。玉旨。曼師奉着南海法旨。來輔翼的。並非爲主之人。汝掌劫數。自應南而稱尊。若不該坐。則天書寶劍。也不該授你了。於是賽兒不得已。居中。曼師左。鮑師右。各南向。

坐定。曼師見衆婢站着，問：「那個是把公子弄殺的？」柳月麝答道：「是。婢子不才，曼尼道：『這正是你的大才了。』又向着翠雲等說：『你們四位大約同心并力，還殺不過公子哩。』就你四位那個強些，各漲紅了臉，含羞不答。賽兒指着翠雲，秋濤道：「他兩個心有餘而力不足。」曼鮑二師皆大笑。翠雲骨朶着嘴，走去了。紅香亦隨後走到房內。翠雲道：「這個痕頭陀，定是個狐狸精，那有神仙肯說這樣話的。」紅香道：「正是。纔到我家，又從未與他笑話，如何就把這個話來問，把我羞到那里去。」只見秋濤也走來道：「我看起來，這頭陀是男身，只怕是鮑老的漢子，牽到這裏，連夫人也守不成節。」

狸翠雲又道：「方白石兒說有天書在內，我不信。知道他們幾天在山裏做什麼，誰知老婢有心竊聽得明明白白，心中大惱，奔到夫人跟前細細告訴，方纔說完都走來了。曼尼隨在袖內取出三個盒子，每婢各與一枚，說天書匣是無縫揭不開的，怪不得說是個假。這盒兒是有蓋的。若揭得開時，我就揭開石匣，把天書給你看。三婢各接一枚，一揭就開，却有指頭大的小猴兒跳出，正看時，二個跳入三婢褲襠裏鑽進玄關，在一點要害靈根上，爪搯嘴咬，頭撞遍身骨節都酥麻了，面紅耳赤，那腰扭頸，要死不得。賽兒大笑，曼師道他是犯了罪的，我今叫這個猴兒

從口內攻將出來。翠雲等覺道猴兒只管上攻。疼起來了。都着了急。跪下磕頭求鮑太太勸勸。鮑母道：你們若與公子守節，永無二心。我方勸得住。三婢齊聲道：若不守節，死于刀劍之下。曼尼遂收了法。那三個猴兒跳出來，倒在地。上却是三個橄欖核。老婢道：這兩頭尖的東西鑽進去，好不難過哩。只聽得門上報道：姚相公家妙姑娘到了。鮑師道：正好機會哩。請看殺運未來。早授夫天書奧妙。侍兒初至，尚依然月殿清貞。正不知下回如何。講授天書也。

孟嶧山曰：計都星向養兒深深一揖，柳烟就來攜在面前。可謂有馮嬖好當熊之膽智矣。觀乎此而知柳烟足

任養兒之才官不可爲公子守節之妓所以後回有揭
祈雨榜文并賺鹿怪諸事也女英雄出世絕無任使之
人作書者姑以柳烟充之幸毋錯認爲守節
吳純鉄曰無門洞天無心者能入之若一有心有門洞
天亦障礙而不可入矣天書玉匣亦無縫者以無縫之
玉匣而藏於無門之石洞蓋作者取一無字此無字是
如來無相無無相之無字
燕客曰柳烟志操甚堅也作書者必欲毀之所以開章
先寫其自矜機智又寫出其自露貴相大抵女子銜其
才者必蔑於節暗伏着十二回臨難不肯捐軀地步既

夕
三
同
受玷於畜類則七十回之爲偽漢之妃。順流之舟矣。○
或謂柳烟以珊瑚數珠出獻娼家之物不宜受之。彼亦
烏知賽兒不納其珠。無以安其心也。到後此珠着落。原
是柳烟同類之人得之。方見女英雄之大作用。

九天玄女教天書七卷

太清道祖賜丹藥三九

原來妙姑自回家之後。父母卽爲擇配。已經說允。妙姑不從。當夜自經。救得醒時。就剪斷雲鬢。務碎玉容。日夜啼哭。其母勸他說。賽甥女不嫁。今已有了丈夫。你何苦自誤終身。妙姑說得好。他該人的債負。我却不欠人的。未幾林公子死了。妙姑拍手笑道。如何完了債。就去了。我今好與賽姊姊同心學道。父母不肯放縱。時又憂毒死。覓活姚秀才。無法可施。只當不會生這女兒。又省却好些嫁資。不管他了。妙姑徑拜辭道。父母。來到賽兒家。下一見便說我如今永遠伏侍姐姐。了倒身下拜。將前後情由細訴一番。賽兒

大喜遂引妙姑拜了龜。夏二師又將梁上的天書寶劍指與他看。一一說了。龜師道：目下玄女娘娘駕臨講授天書。你隨姊姊做个侍從得。隨妙玄棧却不是好妙姑大喜。賽兒問二師道：這裏塵市蟬居豈敢違玄女娘娘聖駕。龜師道：我已定有主意。此處離海不遠。那龍王是曼老尼的公公。煩他這個舊媳婦去借座宮殿移向海邊。隱在沆瀣之中。便與塵世無絕。曼尼道：老媒牙又風了。你給龍女做媒。曾送个佳婿與他。若一間屋兒也借不動。虧你還見人哩。龜師道：你省得甚麼。夫妻吃了合卺以後。就看得那媒人冰冷了。所以叫做冰人呢。賽兒道：若然太平廣記。這

編廣輿記上載師呼太太的事蹟都是真的麼。鮑姑道那一句兒不真只是凡人所見者小如鼠在穴中蛙居井底苟未聞見便爲疑怪。古詩云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以仙家觀之人生百歲無異蜉蝣之朝生暮死所見所聞能有多少事哉。曼尼兄翠雲等心下猜疑因指着衆丫鬟道。卽現在說的要向龍王處借宮殿。就在那邊腹誹焉得後世之人肯信呢。又指着老梅婢道他是信不過的還要拉着他也同去哩。老梅大喜問是怎樣去。曼尼道待我先擒他兩條龍來便可騎下海去。卽令老梅婢取根竹竿木梢過來。曼尼先將竹竿在手一揉吹口氣變作條小青龍。又把

木竿一將變做白龍，但見鱗甲燦然，雙睛突兀，五爪攫拿，蜿蜒欲動。衆婢嚇得遠遠躲開。老梅熟視一回，波看雙眉道：「這樣龍是軒轅黃帝騎的，我只好學他。」臣子攀着龍鬚，號哭罷了，那裡有福氣騎他呢？妾兒妙姑等皆大笑。於是曼尼自騎青龍，鮑母跨了白龍，天矯騰空，乘着月色，徑入東海，翻波跳浪而行。有巡海夜叉向前問道：「何方神聖，好去報知龍王？」鮑姑道：「奉南海觀音法旨。」一奉瑤池西王法旨，要見龍君，快教出來迎接。夜叉飛遞報入龍宮，只見老龍率領龍子龍孫出來，那二假龍一見真龍，就見了本相。龍君認得二師，因微笑道：「原來是假的。」曼尼發躁道：

道我們法旨也是假的。你這嬾龍好欺人哩。龍君見曼尼發話滿臉堆笑請到水府正殿命排香案。曼尼道不是上帝勅旨。怎麼得有詔書。你老龍也忒昏聩了。龍君遂請二位仙師口宣法旨。鮑始道你是東海龍王。豈不聞得蒲臺縣有個太陰娘娘降世。是奉上帝勅命。斬除劫數的女主。你也是他管轄下的。目今南海大士命曼師賜與天書七卷。瑤池西王請九天玄女娘娘下界。親來講授。因城市屋宇不淨。所以特來借座龍宮。暫移到海邊上。不過百日。圓滿之後。仍然歸到水府。若要房錢。照例奉送。何如。龍君連聲不敢道。二仙師枉過。敢不唯命。只今連夜移去便了。鮑

始道、還要去請玄女娘娘法旨、定了降駕日期、當在三日、前來通知於汝、龍君敬諾了、二師就要起身、龍君再四款、留止飲鬱金釀一盞、龍君隨取出辟暑珠一顆、辟塵犀一枝、煩二仙師轉送太陰娘娘、聊表敬、又送二仙師通天犀、珊瑚樹各一、曼尼道、吓、這樣東西、也虧你送人、止取了獻與養兒的犀珠而別、龍君送出水府、曼尼道、我假龍不見了、快把兩條真的給我們騎去、龍君道、假的由得人駕馭、真的一出水府、便有雲雨相從、未免驚天動地、小龍獲罪匪淺、曼尼道、難道騎了龍來、步行回去不成、龍君道、仍舊變了、就是曼尼道、我不值得假你的醜想、遂將一竹一

木變了兩匹海馬。各跨了出海而去。賽兒妙姑正在盼望。見東南上一陣神風。有片雲飛到。柳烟等環跪而接。鮑曼二師按下雲頭。賽兒道。爲何龍入於海。却變了馬。曼尼道。這是他產的龍駒。老婢認以爲真。看了看。說好生得異樣。求二菩薩賞給一疋。好騎着學學。駕雲曼尼道。這馬正要騰雲。把這疋菊花青的給你罷。老婢喜極。立刻跨上。曼尼喝聲起。霍爾升上屋簷。那馬腰一聳。頭一掉。幾乎把老婢掀將下來。大叫道。要跌了。若到半空。攢下。這身子就摔做七八段了。活菩薩教我下來罷。再不敢了。衆皆笑倒。曼尼喝聲下。那馬卽下於地。仍復本質。老婢啐了一口道。原來

就是這根竹竿。咦，你好欺負人哩。時二師已進堂中，將辟暑珠、辟塵犀、遞與養兒道：是龍君餽的土儀。養兒道：豈有借了他的宮殿，反受他的禮物？鮑姑道：你不知今日龍君的苦。被這老尼發作，唯有鞠躬聽命。你道忤逆媳婦，做公公的怕不怕？養兒道：真個曼師與老龍有瓜葛麼？曼尼道：聽這媒婆的嘴，當時老龍曾央人來爲伊子孽龍求親。我姐姐說這是畜類，怎麼敢來胡講。要鬧他的龍宮，我殿角明珠還是他送來陪禮的。他敢不怕麼？鮑姑笑着向曼尼道：這借龍宮是虧你的大力。目今還要請尊神聖來會會，你可請得動也不？曼師道：我知道要請的是刹魔聖主。這

休看得易了。他部下有八百魔王、八十萬魔兵，行從儀仗，驚天撼地。況且沒有宮殿安頓他，珍羞供奉他。那些魔鬼、魔婢，動不動要嚼人心肝。仙真見了他，又害怕。他見了仙真，又嗔厭。除非是鬼劫天尊下界之後，有個相得的好去請哩。賽兒道：爲何獨與鬼遷天尊相好？鮑姑道：制魔是他的甥女，鬼母是他的姑。懶了個擲色的腰裏細，就是曼道兄不出色些。連請也不邀。雲請的曼尼笑道：你與葛洪擲的是腰裏粗呢。衆丫鬟不樂，大笑起來。賽兒喝住了。請於二師道：我卑禮厚幣去請。何如？曼尼道：他比天還富。龍宮海藏珍奇寶玩，何物沒有？賞賜部屬，勤以千萬，比不得

釋道清虛儒家酸齋。那這裏的話。再不要提起。鮑姑道。既如此。我到九天去來。負犯那地煞變化。先在這裏做個開蒙的教師。演習起來。然後好拜從明師。賽兒大喜。隨令掃除三間密室。煩請曼師教學。并令妙姑、柳烟、老梅婢三人。各就根器淺深。學習法術。以便行動。跟隨不則一日。鮑姑回來。說九天法旨。在四月初九日降駕。我已到水府。令龍王移殿在海西涯上。當在今夜送汝與妙姑前去。志心皈命。候天尊下降。不知妙姑可能駕雲否。曼師道。妙姑麼。青龍也騎得。白龍也騎得。海馬也都騎得。哩。鮑姑冷冷的說道。還是騎個驢兒的樣。曼師道。呸。我都不會變。鮑師拍手。

笑道你又不是板橋三娘子變起來纔成個驢兒光頭兒本是禿驢現現成成的請他們騎了去好反聽得着講天書呢曼師一時不能對答發躁道你敢顛倒聽得着天書哩養兒便請問道二師的話是不同去的麼鮑姥道玉匣天書是道祖的秘法非大士不能取非玄女不能開非奉上帝勅旨不能傳授妙兒尚未能解倒不妨同去我與老曼非所與聞所以說着來要養兒方知大羅仙也從未聞得此天書的于是同妙姑別過曼師捧了天書寶劍隨着鮑師引導徑到海邊宮殿見四周圍總是雲霞原在半空的其殿正中挂一顆大珠殿四角各懸五色明珠上設沉

香七寶床。御榻五玉案。几案上有三尺珊瑚二株。自焚香鼎一座。水精合內盛的是鷓斑香。紫瓊盤中插的是麝膏燭。懸一頂鮫魚織成無縫的蟠龍紫綃帳。地下鋪的是薤葉簟。方方正正。周匝四圍。又有兩把花梨樹根天然的交椅。鮑姑道老龍着實有竅。遂辭了賽兒自去。且說賽兒與妙姑每到半夜。虔心向北叩首。寅時又拜。日裏供給。悉係龍君餽送。初九日子時。賽兒與妙姑皆端跪向南。伏地叩首。遙見五雲萬道。從海上飛來。隱隱仙樂鏗鏘。鑿儀前導。已至霓旌翠蓋。絳節朱幡。廻旋星月之間。不知其數。俄而兩行肅然。列闕玄女。娘娘。乘紫鳳皇。衆仙女或乘朱雀。或

踏紅皂。或御黃鶴。或跨素鶴。前兩個一執龍鬚拂。一捧瑤光劍。後兩個各執一柄九采鸞羽扇。冉冉下於空中。饗兒口稱臣。唐姁敬迎聖駕。玄女娘娘降至殿前。諭令月君平身。仙吏等且散。遂向南正坐。饗兒妙姑朝上九叩首畢。玄女傳旨。賜月君側坐。饗兒奏道。唐姁理合跪聽。玄女娘娘令仙女扶月君坐下。妙姑侍立於側。玄女見天書與劍在几案正中。饗兒混成玉匣。輕羅一分。取出天書七卷。放於案上。問月君道。汝亦曾聞天書的本原否。饗兒跪答道。臣昔在廣寒。尚不能知何况又轉凡世。求聖恩賜。示玄女道。起來。以後立聽。就是了。道家有天書三笈。卽如佛家三乘。

之義。是道祖靈寶天尊所造。上帝請來。藏之。禹羅寶曆。朕
數應掌教。所以奉勅賜授。自開闢以來。惟軒轅黃帝。再傳
下笈。以平蚩尤。姜子牙。僅得半傳。遂著陰符。黃石公。著
青田諸人。所得不過十之二三。皆已足爲帝王之師矣。下
笈。天書。是六丁六甲。奇門遁術。布陣行軍之秘法。中笈。天
書。是天罡地煞。騰那變化。一百八種奇奧之術。真人得之。
可以上天下地。駕霧騰雲。超生脫死。爲入聖之階梯。邪人
得之。用以惑世亂國。終于天譴。卽將上笈。天書。逐卷指示。
道第一卷。是追日逐月。換斗移星。遣召雷霆神將之法。第
二卷。是饒海移山。斷林鞭石。役使地祇之法。第三卷。是

誅豎伏虎降龍。第四卷蹈江海穿金石赴鼎鑊迎鋒刃。第五卷縮天地於壺中收山河於針杪。第六卷掌上山川空中樓閣。第七卷變化世間一切有帶有形之物。上笈玄妙。可以消滅五行。超脫萬劫。惟斗姥西王有此神通。餘仙真者未聞未見者。法掌此殺劫。祇應賜爾下笈天書。因南海大士特致上帝。所以得賜上笈。不可不知。竇兒隨復跪啟。道唐姁何人敢承大士垂慈。天尊降諭。惟有曠劫頂禮。玄女娘娘。道尚有要示。汝可靜聽。大凡劫運。雖係生民。應罹刀兵之慘。然視其可矜者。乃下留人。亦符天帝好生之德。交城畧地。必須兵對兵。將對將。用智用謀。則不可擅用。

道術或彼處有作法之人方許破之。再或艱難處。此權宜用之。合是則不可。若依此天書作用。何難辦。籌乾坤。汝宜稟遵受記。賽兒又叩謝訖。玄女娘娘命至案頭。示諭道。月君朕語汝天書大義。如一卷內日月如何追逐。蓋日月之行。皆由一炁運動。道家修養真炁。與天合德。天之一炁。卽爲我有。便可使日月倒行。星辰易位。魯湯戰酣。揮戈叱日。日返三舍。彼之勇氣。且能之。何況上真之炁。耶。至遣召神將。中笈內亦有之。都用靈符真言。是奉道祖律令。尚有假借此。則全在運用我神神光。一在默呼名號。不論是何神靈。若隨心而至。二卷內倒海移山。是用神通。移山須遣巨

靈劍海須鞭毒龍。三卷內伏虎降龍。龍虎是金木二。所以雲從龍。風從虎。只用真炁一喝。金木全消。便可降伏。至於魔王非同小可。必量己之道德。可壓神通。能勝變化。尤強而後能制之。否則不爲魔所敗者。汝之道行。尚有未逮也。四卷乃仙家無上本領。人於江海而不見水。非中笈之。捨避水訣也。穿金石而無所礙。非五遁之謂也。赴鼎鑊而如置空虛。非冷龍護持之術也。迎鋒刃而缺折。非隱形出神以避之也。尚須曠劫修鍊。亦非汝所能也。五卷縮天地于壺中。入壺自有洞天。而非真縮。收山河于針極。針上別見山川。而非真收。此從至微處而顯至大法力者。其六卷

掌上山川是真炁所化而成。若落在塵埃便是真山。如來降伏孫悟空五行山是也。第如來慧力所至無乎不有。道家尚須運炁而得。由此觀之佛法尚矣。空中樓閣是以真炁呼吸雲霞烟霧結撰。惟仙真可居。凡夫重于泰山不能登也。中笈內亦有空中結撰樓閣之法。是遣神靈運來從外而求者。此則凡人可居也。至於七卷變化有情有形之物。是推擴神通之極處。真虎可使變為狗。鵠可使變為鳳。人亦可化為畜。其化無窮也。中笈天書之法。但能變化無情之物。如壺公竹杖化龍。果老酒榼化道童之類是也。我已知曼陀尼授汝中笈諸法。今朕又傳示上笈道祖精

盡爲汝得將來當作掌教主矣。至習鍊秘訣次第而來。先
從遣神名將起手。賽兒隨復跪聽。講至五更甫畢。玄女娘
娘道。要得九九八十一日志心默運工夫。方得完足。朕當
九日一至。爲爾逐篇講授。侍女不得在此。隨有神將從空
將妙姑掣回去了。又賜辟穀丹。一丸百日之內不食烟火。
其功尤倍。賽兒接丹。吸下叩問。若召到神將如何發落。玄
女娘娘道。若中笈天書。內用符咒遣召者。必須有令。此則
運用神名。隨心而至。隨心而退。焉用發落。俄聞異香。氤氳
迎駕。仙官已到。玄女娘娘又勸道。虔心謹持天書。我當差
猛將四員在外巡防。恐有魔怪來攪。我亦不能預料。要

看汝之福分也。養兒俯伏叩送。玄女跨鳳凌霞而去。養兒
祇遵誨諭。至誠習煉。真正夙根靈異。無不批竅導竅。九日
之後。玄女娘娘駕到。見第一卷天書奧義。皆已精熟無餘。
聖心甚喜。又將二卷秘法傳示。自後九日一次駕臨。講必
竟夜。到九九數足。養兒稟道。原來七卷天書。都是一貫的。
妙用。玄女娘娘道。誠然爾之神通。已在太羅諸仙之上。但
須立功行以持之耳。朕今再授汝以劍術。遂將寶劍掣在
手中。道此劍飛馳百里。取人首。綬劍俠所用。不足爲奇。就
把劍來。如屈竹枝一般。唧唧剝剝。紛碎若瓜子。都吞在口
內。嚥下丹田膜目。坐有半日。只見玄女娘娘微微張口。一

呼一道青氣約丈有七八尺盤旋空中如蚪龍攫挈之狀。飛舞一回將氣一吸。翕然歸于掌上。是一青色彈子。付與賽兒道此劍也。你再吞入丹田煉他九日。就能出沒變化。又傳以煉之之法。隨將玉匣天書帶回。不留世間。聖駕返後。賽兒將青丸吞下。按秘傳之訣。以神火鍛鍊五日。覺在腹中盤屈旋繞。或伸或縮。也就張口一呼。見青氣飛向空中。長有七丈餘。不覺大駭。遂怱怱吸入。再加鍛鍊。只覺腹內動掣有力。不能容受。只得仍然呼出。在空中旋舞片刻。再吸入時。越不能容。賽兒知道必有差錯。乃靜候玄女駕臨。至第九日亥時。聖駕甫到。賽兒跪迎。見仙女掌中托一

瓊玉璽色如紫霞光彩綸目。玄女天尊降諭道。朕見汝靈根不昧。道念堅切。天書習學已成。特奏上帝。賜汝玉璽一顆。掌此切數。汝其謝恩。賽兒喜出意外。卽五體投地。遙向天闕九叩畢。又拜謝了。玄女天尊。仙女隨將玉璽交與賽兒。上係麟鈕。下是鳳篆之文。方徑各二十許。天尊指道。是玉虛勅掌殺伐。九天雷霆法主。太陰元君十六字。賽兒又復叩謝。然後將吐。出劍丸。不能再鍊。緣由啟奏一遍。玄女娘娘道。可幸可幸。必要九日火候已足。方可令出。今止五日。僅得火候之半。豈可遽吐。離却神火。便有剛強之氣。虧得此處無風。若一遇風。就嚇不得了。玄女接來。向空。

拋伸引青氣。不過七八丈許。賽兒道。吐。出。就。是。這。爲何後兩日不能再長。玄女道。如九。吐。方。可。再。練。已。瘦。悉。如。何。能。長。萬。物。皆。然。也。因。將。自。己。青。白。二。丸。空。中。光。芒。閃。爍。約。有。百。丈。就。如。一。條。青。龍。一。條。白。龍。闖。於。雲。中。戛。擊。之。時。錚。錚。有。聲。霎。時。飛。下。仍。然。二。丸。也。賽。兒。見。了。如。此。神。通。追。悔。自。己。發。露。太。早。懊。恨。不。已。玄。女。娘。娘。道。汝。之。劍。也。可。用。了。青。炁。所。過。可。斬。百。人。已。是。古。來。稀。有。若。到。成。道。之。後。尚。可。再。練。卽。令。擒。於。口。內。賽。兒。又。跪。奏。臣。姪。淪。謫。塵。寰。身。受。聖。母。如。此。隆。恩。未。知。何。日。再。得。瞻。謁。金。容。欽。歎。欲。泣。天。尊。慰。諭。道。爾。須。上。順。帝。心。下。洽。民。望。完。此。劫。

數早赴天庭。再得相會也。遂歛然變空。忽東北上起一道青霞光華特異。却是青牛老祖駕至。玄女稽首而迎。養兒俯伏雲端。老子道。我想嫦娥枉自演習天書。內有多少不能行的。我特前來賜他丹藥三九。助他一助。玄女道。此乃月君之大幸也。不得奉陪道祖。將如之何。老君道。玄女職掌樞密。比不得貧道閒暇。可以任意逍遙。請儀從速回。于是仙官開導。自返天闕。老子降於殿中正坐。養兒九叩已畢。老子道。你就像個方今名士。老師拜得太多了。大士提拔。玄女教誨。西王保護。織女囑託。鮑姑鞠育。曼尼傳通。今老道又來賜汝靈丹。不知那個老師之功勞大哩。養兒道。

唐姁何修面乃仰承上真垂注捫心媿感萬劫難酬聖德
老君道坐着好講。賽兒不敢起侍於側。老君道我第一丸
丹名曰煉骨。服之三日。遍身骨節能堅能軟。能屈能伸。第
二丸名曰煉肌。服之三日。肌膚堅於金玉。可踏鼎鑊。可屈
鋒刃。雖火炮石。礮亦不能傷害。第三丸名曰煉神。服之九
日。便能百千變化。大而現萬丈法身。天地莫能容。小則歛
入于芥子。而真能睹盡此三丸。凡天書內所不能者。皆能
行矣。命道童將丹盒遞與賽兒。就令先服一丸。纔下腹中。
覺骨節皆運動起來。隨又叩謝。那道童見殿東角懸着赤
珠一顆。去摘來玩弄。老君道小家子能值幾文。這樣看玩

呢。童子遂投于地。道煉丹時。我不知受了幾千百年的辛苦。偏偏送與女人。看他酸吝異常。也不謝我。一謝養兒。急得没法。便向道童稽首。童子道。不識羞。這也算個禮麼。老君笑道。這個頑童。我的靈丹。雖盡乾坤之珍寶。也換不來你如今勒索嫦娥。到不見情了。養兒道。這是童子的天真。他看守丹爐。好不辛苦。實不曾帶有可頑的東西來。就是一粒辟暑珠。一枚辟塵犀。送給道童。要罷。隨解下雙手。遞與童子。方笑嘻嘻道。我日夕守爐。怕的是熱。又扇起火來。厭的是灰塵。這二物恰好。就接來。養兒老君又囑嫦娥服丹。須在此間。運行真炁。過半月後。再去隨餅跨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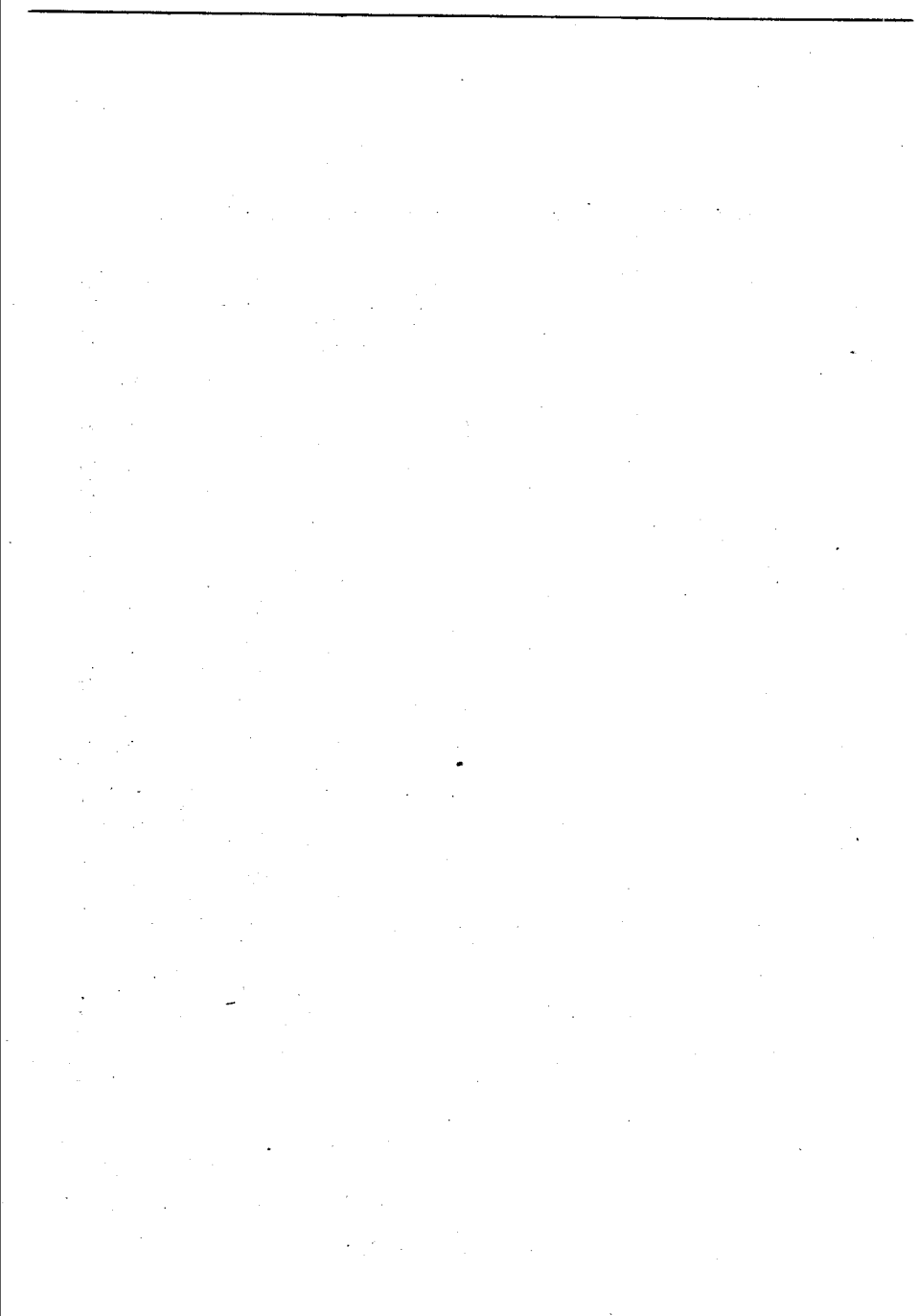
午一片紫雲忽生四足道童在前引導養兒跪着頂禮直
待雲影沒了然後起來如前端坐冥心鍊神足勾半月白
想已是可歸時候便飛身于空中早見四員神將都
躬聲若道小神等奉玄女娘娘法旨在此保護天書今
陰娘娘功行完足合當告退養兒發族畢鮑姑曼尼都
了問因何遲了半月養兒謝過二師說是青牛道祖賜丹
藥之故又將玄女天尊敬奏上帝勅賜玉璽一顆并稱
爲月君聖忌甚是優渥一一告訴曼尼笑道稱呼得
與老鮑就學着他罷自此以後連作書者亦改稱養兒爲
月君了。隨召龍君交還了殿宇與二師御香風飄然回

家下從此夫窈窕佳人討盡叛臣逆子更有个逍遙處上
朱將墨吏貪官次第演出且看下回何事

香泉曰按養兒得天書寶劍于岩石之間非赤文綠字
卽鳳篆龍章養兒便能通之又且精于劍術其殆天縱
者歟而作者撰出玄女教授蓋以神道設教獨是分晰
上中下三笈其精微玄妙前乎此所未聞者毋乃前身
是大羅仙亦曾親觀天書者耶余謂使養兒生於今日
必以作者爲知言

連雙河曰野史之難倍蓰於正史苟非其才可以雄視
古今烏敢立言垂後比不得纂修國家之事但取其制

科出身不問其才之尺寸也。如明紀事僅有賽兒得天書寶劍一語。迺今欲繹出天書如何。玄奧寶劍如何。神化苟使無據。便成鬼話。茲閱其七卷所述。言言有本。字字有源。余雖制科中人。畧讀道書。故能測其涯浹。若水許傳亦說宋江得玄女天書。僅言同吳川觀看。並未指出天書上片語。以此而論。外史之才。在水滸之上。



賑饑荒廉官請獎

謀仇讎會好道

且說妙姑被神將送回家內。每日習的曼師道術。柳兒亦學了好些。當下接見月君。喜溢眉梢。妙姑叩問天書長短。月君畧說了數語。曼師道。如今燕王正在北方起兵。快快的招軍買馬。殺他娘去。飽師道。依着你說。不過爲做州寇。還須待時而動。豈可造次。曼尼笑道。皇帝也有拜寇做起的。月君道。二師之言。都是總要處地。以待時。這个彈丸城內。是行不得的。現今這些家產財物。僕從侍女。總爲此身之累。先要擺脫的。擺脫了安頓的安頓了。然後可以圖事。鏡姑道。這話是因購買了一所半村半郭的屋宇。改造起

玄女道院來正在興工。却有公差持縣主名帖到門。老僕
即便傳稟。月君端坐廳中。喚進面訊。公差見月君貌如仙
子。威若天神。只得打个半跪稟道。縣主因今秋庄稼先遭
亢旱。又遭冰雹。窮民乏食。先自捐俸。再勸紳衿協助。救濟
災荒。素聞夫人好善。特命下役持柬叩稟。月君道。合縣紳
士共助有若干了。公差道。只自許着登記于冊。總算有百
金也。濟不得事。又無別項錢糧可動。縣主甚是焦心。月君
道。覆上縣公不必去勸紳衿。總是合縣災民。我當一人賑
濟。每戶應發銀若干。給與鈐印官票。填註銀數。令飢民竟
到我。毛上照票領銀也。要論其人口之多寡。加減合宜。寧

可使之有餘不可使之不足。在何日賑起可豫先來通知。公差大駭說這是百姓有幸了。月君見其衣衫襤褸賞銀五兩叩謝而去。回見縣主備道一遍。周尹大喜初意不過想他多開手些。誰知道竟做周有大賚起來。于是止帶一皂一書一門役親查城內外關廂并四鄉村落災黎戶口。登記印冊隨發式刊一照票內開

正堂周爲給票事。照得某都某里某家大小共若干名。口真係乏食災民。當堂驗給印票。可赴磨宅呈票驗明。發賑銀幾兩幾錢。領銀之後。仍當票在縣對冊銷號。以杜假冒之弊。此照。

票內年月日上用正印一顆號數上與底冊合月鈐印又
發告示各處張掛內開

山東濟南府蒲臺縣正堂周 爲通諭賑荒事照得今
秋始而亢旱禾稼已槁于前繼以冰雹顆粒遂絕于後
本縣徒有救民之心苦乏點金之術茲有唐宅林夫人
憫瘡瘡之餘黎哀溝壑之將殉誓竭一家之力普濟合
邑之災真現菩薩之身參聖賢之座者也定于本月十
一日爲始至二十日止爾民赴縣領票執票領銀毋或
自誤後計開某某日賑某某都某某里

月尹布置已畢打轎自赴唐宅令人傳稟并送票式看閱

月君見票尾上有領銀之後，赴縣對票銷號數字，隨命柳烟傳說道：夫人說對票銷號，災民所難，令其納票領銀。俟賑完之日，夫人差人彙繳。周尹一驚道：我所不及也。敢不敬遵。遂起身回縣。月君令在大門對面空地上搭一座月臺，上用青布做个平頂，四圍尺許遮簷，下皆用青布紮成闌干。十一日清晨，月君登臺正坐，翠雲等四婢侍立。銀兩櫃一櫃是每兩一封，一櫃是五錢一封，各三千封，擡放大門內。妙姑、老梅、婢各掌一櫃。門首設了木柵欄，止用家人二名在柵外逐戶接票。小三兒、小巧兒在柵內主傳票。遞銀柳烟兒主收票登簿，分撥甫畢，早見災民扶老挈幼，捱

肩擦背而來。真個是鴛面鵝衣。將爲餓殍之輩。望着臺上林夫人。都合掌念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周尹又恐災民喧擾。自到唐宅相近地方。差役四下巡飭。無奈要弄臺中人的。比災民更多。用力排擠上來。把持票領銀的災民擁塞住了。可憐老與婦女。跌倒在地。被臨叫號的不計其數。縣尹看人吆喝。總不揪採。月君見這個情景。卽飭將令縣城隍撥鬼卒三千。將看前的人左腳倒拖回去。霎時闖入叢中。紛紛滾滾。勢如山倒。右仰而跌翻的。有刺斜攢去的。也有橫撲着的。也有磕向前的。又有捱着人家門戶。掙挫的。飢民始得前進。一个个納上票來。家人勸傳道娘

娘分付飢民知悉。銀子總是加一籌。重在內。凡小口那三錢的。都是五錢。飢民歡聲雷動。竟如嵩呼。一夥直到將夕。方得發完。周尹還在一廟前坐着。只見幾個衙役都說奇事。奇事。周尹喚問時。稟道。那些看賑的人。差不多有二三千。橫七豎八的。都閃跌在地。再也扒不起。只在那裏掙命。飢民來來去去。又沒有一個跌的。周尹遂步行一看。見都是游花子弟。心中早已明白。因大聲喝道。賑濟是大陰德事。你們這班惡少奴才。要窺探人家宅眷。自然鬼神不容。所以冥冥中誅罰。快些向臺上叩頭悔過。庶可行動。這是周尹恐這些人將來傳說妖言。所以借神道誡教。衆人見

縣主分付。隨有一大半都向臺磕了頭。但跪的總得起來。了。還覺腿脚麻木。尚呆呆的走不得。周尹又喝那不肯磕頭的道。你們這班狗才。想是要死。還不叩求麼。方一齊磕下頭去。立得起來。有幾人在喉間吐罵。忽大聲苦叫道。不敢了。饒我性命罷。周尹暗暗稱奇。從此沒一人敢來再看。連正經走路的。都遠道遠去了。旬日之間。賑放已畢。計發銀五萬九千有奇。遂把領銀票子繳還縣裏。周尹連賑冊具詳各上司。請加題獎。以勵好善。布政司批府給匾。府又批縣令製匾。登銜懸旌。周尹拍案大詫道。就是朝廷賑濟。也不過動的常平倉穀。原是以民所積的賑之于民。比不

得上古發國家倉庫救災的唐家也不是大財主。又是个孤孀如此憫念羣黎真是聖賢心腸。不值得旌獎一語。轉批下叫。我給匾。這位夫人是要我給匾。舍此數萬金賑濟麼。我曉得前此三次報災。都敦了回來。今若具題請獎。朝廷必謂地方諱災不報。又不捐俸賑給。這個罪有些當不起了。咳。虧你們做官的良心上過得去。賺盡了百姓的錢。刮盡了地土的皮。而今百姓飢荒。坐看餓死而不救。不意與王之世。尚有此等貪賤官吏。真可痛心髮指。狀坐半响。又道。旣罷下來。若不送匾上司。必以我爲侮慢百姓。亦以我爲忽畧。若冒昧送去。則林夫人必以貪官給匾爲

辱遂發名東。稟請林夫人示教。月君喚來。役訊明緣由。遂
賑荒銀兩。原是先相公遺下的。本宅現在修建玄女道院。
卽日落成。內供先相公神主。既有匾額。不妨懸掛於神三
之前。差役回復周尹甫畢。忽本府公差傳鼓請見。道有公
事。周尹喚入後堂。府差袖中取出本府名帖。稟道請大查
卽刻赴省。訊問來差。又說不知何事。只得星夜赴府。到之
日。時已昏黃。太守立刻請入後堂。小酌閒敘。片時。滿臉堆
笑。向周尹道。本府今將告个終養。有件小事。借重鼎言。是
無傷大體的。周尹打一恭道。屬吏敢不惟命。太守道。家裏
年將八旬。本府旣鮮兄弟。又乏伉儷。奉侍慈闈。殊覺孤另。

聞得貴屬林媼頗稱賢淑。本府意在予告之後，聘爲繼室。這就算不得娶部民爲妻妾了。煩貴縣親執斧柯，以生光輝。周尹是口訥的，又惹着惱，急得說不出話來。半晚答道：「老大人不算娶部民爲妻妾，知縣却是爲部民做媒妁了。」恐於官常有玷，難以遵行。太守見他答話甚遲，已是不悅。又講什麼官常有碍，明是諷他。遂欲發作一番，恐除了周尹，無人可以做得。只得含忍着說：「貴縣看得事難了。彼之前夫，不過虛花公子。今本府現在衣紫腰金，就是爲妻恐亦樂從。何況是正貴縣把官常兩字來推辭，難道本府就不知道官常統經而論，朝廷也不該娶臣民之女爲后。」

她并選秀女入宮了。古語云：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事可權權，聖人不廢。貴縣三思之，不是本府央及過賍，以長汚。於你周尹滿胸懷忿，正色答道：以卑縣看來，此婦素來烈，即使蘇張說之，未必再難。事不能成，恐致播揚開去，反多不美。太守知其決不肯說，乃作色厲聲道：只此便見之峻拒。自古至今，豈有守節嫠婦坐在露臺，任人看玩，笑之理？三十六州縣生殺予奪，由得本府看，我娶得娶不得，看他能強不能強。此事爲貴縣所激，我這個羅喉星，倒要胡做起來了。周尹一想，他的意思要着人搶劫了，料林夫人定有主裁。我且權應承，他打一恭道：不是知縣敢子。

作難恐効力不周、有辱憲委、太守道、兀兀在他、說不說、
在你姑婆回音、我自好處置、周尹唯唯而退、回到蒲臺署、
中氣狠狠的、說這樣貪淫郡守、上天何不殛之、留他荼毒、
生民、連晚膳也不吃、竟自睡了、夫人包氏、是个女中有智、
慧的、便問相公、何因着惱、我們清廉知縣、那怕他貪污、
待周尹道、誰怕他、只是有件極可笑的事、不由人不惱、就、
把要娶林夫人之話、備說一遍、包夫人道、這個不難、妾身、
自有妙用、管令兩家俱不生氣、相公更不必介懷、周尹道、
夫人裁度、向來學似下官、請試言之、夫人道、賑濟大事、相、
公若用名東、在學、似乎虛套、待妾身親往、以見敬他的意、

那時相機而言若是允的由知府另尋執柯相公不居其德若不允索他一首守志的詩爲証相公亦不任咎妾感有眼力一見便知分曉相公以爲何如周尹道甚妙夫人次早梳粧已畢帶兩個小丫鬟看一個快役而導竟至唐宅門首傳進月君迎出包夫人已步行至中門真个是清吏之妻怎見得呢

梳粧雅淡不尚鉛華衣服鮮明全然布素體態矜莊抹殺箇中艷冶言詞敏給奪將林下聲名同年幾希半老封誥將次安人

月君迎至中堂鋪下素氈交拜已畢包夫人道妾身久仰

大家當在弟子之列。今以家相公委妾而謝得遂素懷。望
乞示我周行服之無斁。月君答道。妾不以女身自居。每脫
範圍。自慮爲道學所擯。夫人何辱譽至此。包夫人道。妾正
以夫人超越尋常。故爾心折。若內則閭儀。乃以拘束中下
人材。豈爲我輩而設。古所稱娘子軍。夫人陣名標青簡。又
焉得以婦女視之。月君道。古來聖賢垂訓。以女子不出閨
門爲婦德者。爲其見不得男子故也。若木蘭女從征。十二
年歸家之日。仍然處子。則是女德之貞。乘乎天性。有非
外境所能搖奪。從來淫亂之女。何曾不由中糞耶。宮禁嚴
密。傅姆保護。尚且不能檢制。而况卑垣淺牖。欲以禁錮其

淫心不亦疎乎。包夫人道以妾觀之。夫人行誼是女子中
聖賢。作畧是男子中豪傑。乃有一種鼠子尚盟覬覦之。
良可笑也。月君知說話有因。卽命擺上酒來。請出鮑曼二
師。包夫人一見。知是異人。必欲尊以師禮。月君道。賓主之
分。古今之通義。何況貴客耶。包夫人再三謙讓。只得偕了。
又請妙姑出來相見。畢。包夫人不得已。居於首座。諸婢執
壺斟酒。所設果肴。皆非蓬臺所有之物。甚覺可口。包夫人
又是美景。說得投機。開懷暢飲。月君令柳烟相陪。夫人侍
婢到廂房飲酒。包夫人擡頭分付婢子少飲。見一粗黑漢
昂然立於面前。包夫人笑說道。此位當是孟光老婢。遂

光孟光不嫁梁伯鸞。包夫人吃一驚道：「強將手下無弱兵。夫人是女鄭玄了。」又向老婢說：「我說你德是孟光，不是說醜似孟光，幸勿介意。」老婢又道：「醜便醜也，做得个仙家狗。月君大笑向包夫人道：「這老婢立志不嫁，今已三十歲，往日先母曾教他識字，到妾讀書時，他又在旁傾聽，古今典故畧知道些。今日務要在夫人前出个醜。」老婢又道：「不出醜如何勸得夫人酒？」包夫人斟一杯親自遞與老婢道：「我倒要敬你一杯。」老婢接來一飲而盡，將兩大杯送在夫人面前，跪着道：「夫人宜飲雙杯。」包夫人知道他不嫁人的故，以雙杯相戲也。飲乾了，說我成全你的高志，不敬第二杯。」

了月君乃起身親斟一玉竿送與夫人道。適纔鼠子一語。願夫人見示。包夫人飲畢說道。本府太守井底蛙耳。何足爲道。前日請我相公到府。說出多少癩蝦蟆的話。妾夫就當面挺撞了幾句。忿忿而回。他竟想用威勢強劫妾夫。因此要拚着个知縣與他對壘。竊恐解紐在卽。所以令妾謁見夫人。一者謝賑濟。二者通个信。好預爲防備。妾夫素性剛直。不要說夫人是个聖女。就是爲着匹婦也肯丢了這官。完人名節的。月君微笑道。不須縣父臺着惱。只三日內自有回覆。本府的道理。倘或差池。總是妾身承當。斷不至於累及包夫人道。這到不是妾夫的意思。正爲他貪惡害民。

要借此事與他弄个大家做不成官以救三十六州縣哩。月君道不倫得且靜聽靜聽。包夫人大喜天已晚了謝過月君及二師自回縣署不題。且說濟南府知府姓羅名景因他貪婪酷暴起个美名叫做羅幞星做了八年太守詐了三十六州縣百姓三十多萬金銀已經運回大半伊父尚在。其母先喪其妻亦已亡故娶个繼室淫妬兇悍與二妾爭風數月前與羅景大鬧一場竟領了二妾回家去了。教他消受鰥夫滋味。因此上想要娶的唐月君一者慕色二者貪財。卽以萬金爲聘少不得仍歸于已。又須个父母官作伐不怕于民不依允的。所以在局尹而前造這一片

可欺君子的話來哄他。若執拗不肯，羅景有个毒計。就要打發幾個有本事的家丁，粧做強盜，連人帶財劫入署內。只待周尹回復後，就要舉動。正值建文二年九月十五日。羅太守排衙公座。堂上堂下兩行肅清。怎見得太守威嚴。有詞爲証。

頭帶烏紗帽，脚穿粉底皂袍。是雲雁飛帶，是花金造。鬚長畧似鬚，而白微加凹。斜插兩肩粗，突兀雙睛暴。有錢便生歡，無錢便發躁。衙役齊呼太老爺，百姓賭罵真強盜。

羅景發放公車已畢，正欲退堂，頓有一陣香風吹入後園。

半空中大喝羅景快接太陰聖后御駕羅景擡頭一看戒
石碑亭上。駐着三朵彩雲。彩雲內簇着三座蓮臺。居中坐
着養似觀音。東首一尼僧。西首一道姑。四員金甲神人。列
在兩邊。衆衙役早都跪下。羅景嚇得心頭突突的跳。只得
俯伏道。不知仙駕降臨。有何開諭。下官神人喝道。聖后娘
娘。就是蒲臺縣唐你。這個貪污知府。敢萌歹心。罪該萬死。
羅景着急。要躲時。兩個膝磕子。似連根的跪在地下。莫想
動得分毫。衙役都呆了。只是叩頭。曼尼道。快闖了這廝。羅
景忽地自己剝去衣服。鮮血從禪內浸漬出來。倒在堂簷
下。下時衙內都已知道。三四十家丁。各持刀鎗弓箭。殺將

出來忽然有一道青氣飛向公堂約長數丈盤旋亂舞繞
鎗鎗斷繞刀刀折角弓箭箭一齊粉碎衆人都像釘住脚
的半步也那不得又聞大聲叫衆衙役爾等聽着羅景刻
剝萬民罪惡重大本應碎屍萬段應聖后不開殺戒姑留
一命月君諭道羅景所蓄金銀四箱悉係濟南百姓膏血
神將等可速運至上清觀散給貧黎早見蓮臺三座冉冉
飛去至玉皇殿前檐空中恭禮畢皆西向而坐那些百姓
初時已填塞府前就是不給金銀个个要看看活菩薩如
今見府署內四個箱子從空搬去說要散給百姓的越來
得多了人人都要向前也有掉了帽的也有脫了鞋的明

頭磕腦連命也不顧。只覺地方窄狹，無處可容。曼尼見人衆已集在袖中，抓出把木望空一撒，都變做神兵。打開一箱，皆是小銀鏢兒。神兵各抓一枝，只揀窮百姓給他。凡得銀者，卽令退後，讓未得者向前。正在喧鬧，合郡的文武官員，雖然心中畏憚，不得不都向上清觀來。但見沿途百姓歡呼稱頌，說是上天降的佛母，爲我百姓除了个強盜。拜的跪的不計其數，恐怕激變，也不敢禁飭。有一千總稟都司道，適纔府裏家丁用鎗鎗折，用刀刀裂，不知是何法術。莫若速到城樓，裝下紅衣火炮，并令數百鳥鎗手截其歸路。近城則放鎗，如或逃去則放炮。都司道甚妙，遂通知

與藩臬二司都去安排等候。又殺取猪羊犬血并尿糞穢物待用。時月君發完一箱銀兩窮民皆歿。已遣神將將三箱運向蒲臺。遂與二師向金殿稽首。仍駕彩雲而回。見城上排列鳥鎗炮位。曼師弄陣旋風。刮喇喇發屋拔樹瓦舞沙飛。如猛雨般打去。衆軍士莫不頭傷臉破。眼淚迸流。手中鳥鎗從空掣去。不遺一桿。十座大炮盡拋向城外。衆文武官員在敵樓藏着。見了這樣神通。都面面相覷。則聲不得。忽軍廳到來。是奉差到府內追繳印信的。報說知府未死。止割去陽物鬚眉脫落。明日就出告病文書了。但不知是何神怪有此異術。府裏家丁人等。直到如今方能移步。

都說兩足竟似生牢在地上的。雖知府亦是方纔擡得動。所以卑賤來遲。藩司以事出大變。與各官商酌上聞。臬司道此事是知府自取。目今失的是他的私財。不是公帑。一綽上聞。則是不察貪官。不拿妖賊。文武均干處分。莫若通禁邪教。飭查地方妖賊。并取各州縣印結存案。則責在于被矣。各官齊聲稱善。隨令軍廳往攝府印。那羅景出了藩文。羞見同僚。黑夜起程自去。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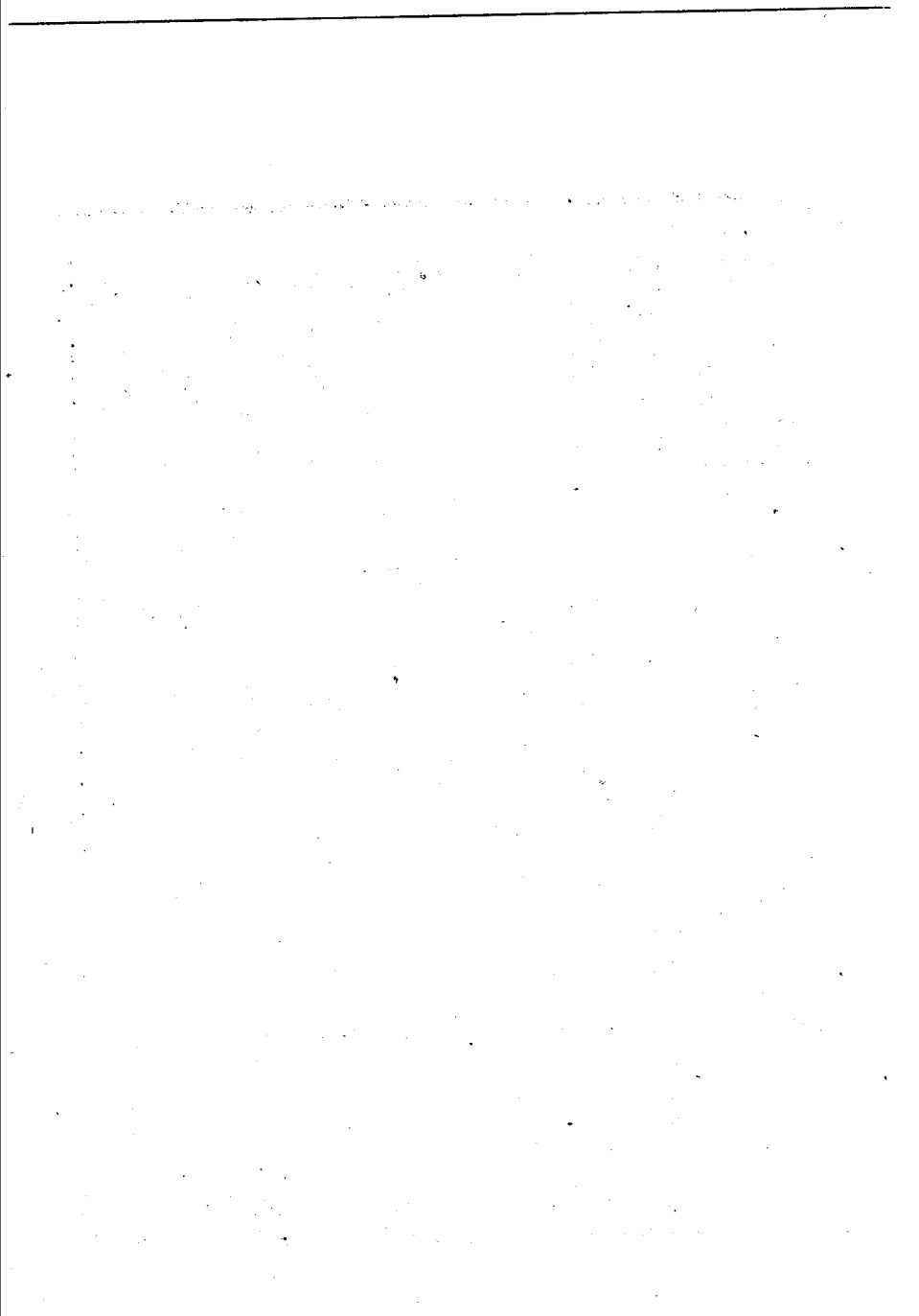
只道美人容易得。誰知陽物忽然亾。

濟南府這番奇事。就有小報打到各州縣。周尹見了大驚。又復大喜。急入署內說與夫人。夫人大笑道。這個處法甚

幻前日我親與三位活神仙飲酒也是難得的看來他們
敬重的爲相公居官清正想周尹就傳工房匾上止用奉
縣名銜卽刻送去時月君正在道院安談玄女娘娘聖位
已命春蕊紅香翠雲秋濤有做了女道士各給銀三百兩
奉侍香火忽報周尹自來挂匾月君堅辭到門而返卽令
懸在林公子神主之前是仁民遺愛四字當夜月君就打
坐在玄女位下神遊青齊各處要尋个創業興基的所在
來到个地方有分教瑤臺侍女重相會濟水英雄一定盟
且聽下回分解

喬侍讀曰女子止守經而不可行權權者權其義理

輕重於毫忽之間。如管仲子事齊桓。狄梁公事武后。乃所謂權也。若夫女子至重者。不過節之一字。亦安所用其權哉。養兒苟無法術。必困于計羅之手。將守經耶。行權耶。故作者之意。第爲養兒出色。不可以垂訓。陳處一曰。此回於講授天書之後。亟欲寫養兒大顯威名。所以露臺賑濟。令人人瞻仰。以起濟南郡守謀娶之心。一施其神通法力。遠近莫不聞知。爲他日英雄相會。起義勤王章本。或謂賑災是施德行仁。闕郡守是驅殘除暴。亦見得一透。總而外之。文如瑤室瑤宮。進一層有一層的妙處。



新刻逸田叟女仙外史大奇書

董家庄真素娥認妹

嶺善門假端女降妖

月君神遊到青州東郊。遙聞有稱呼素娥娘娘。其聲悽惋。清越尋聲去時。是個妙年女子。向月跪拜。每拜必呼三聲。若思慕之至者。月君大爲詫異。一想此女必是寒簧轉世。就欲下去安慰他。恐凡眼不能見也。卽斂神而返。說與醜曼二師。都道是寒簧無疑。月君道。他拜時。想在望前後。且到來月去罷。請問這是誰氏之女。乃山東河北第一名盜。俠姓董名彥杲之所生也。彥杲力敵萬人。使一枝丈八蛇矛。次弟彥嵩。季弟彥杲。皆精武藝。人稱三傑。杲之子名翥。

嵩之子名嵩。各使方天壽。黃瑞的少年英勇。因此上人又稱董家五虎。所居地方。卽名董家庄。其部下騫馬了得的。八百餘人。布散在外。誠約甚嚴。從不擾害往來的客商。所打劫的都是貪官污吏之賍私。或餽送朝貴之金珠文。武官員明知而不敢禁緝。這是爲何緣故。只因他蓄有刺客。輕則使人劫庫。重則連首級取去。地方大小貪官。返有暗暗與之往來。希冀他看而不問。可以保全宦橐。然必竟分半與之。方得平安。離任弟兄三人。所得此種不義之財。一味濟困扶危。賑孤恤寡。江湖上竟有比爲宋公明的。彥果之女生。平七夕。乳名巧姑。百日以內。只是啼哭。至三四歲。

總不能言動不動哭个不已。且是生得眉清目秀極好的相貌。父母恐他是啞。到七歲上口內說出素娥二字。餘外雖爹媽亦不會叫。百般教導總似不理。九歲上忽又添出兩字。每每說句素娥娘娘。舉家不曉其故。十三歲上見了月滿就拜口口稱呼素娥娘娘。因此家中改稱爲騃姑。正當三月十五又在庭中哀呼禮拜。傍有一老嫗勸道。痴孩子你枉自拜有三年。那月裏素娥誰來採你。又一婦人道。那月裏空空的。安得有甚麼素娥娘娘。只好拜殺罷了。只見半空中現身道。素娥娘娘在此。憐你誠心特來度你。那二嫗擡頭一看。見中間素娥跨着彩鸞。左首一半老道。

姑是鮑師右手一年小的卽妙姑也都是五色雲華護着
老嫗遂跪下磕頭口稱求素娥娘娘大發慈悲救我女兒
則個巧姑反立着呆呆的看月君遂按下雲頭董家男男
女女都如飛走來一齊跪拜彥杲呼巧兒道我兒日夜拜
的素娥娘娘今日感格仙駕來臨因何到不拜呢巧姑只
不則聲彥杲又叩首道下界凡夫懇請仙駕到草堂上開
示女兒也不枉他少時稱呼聖號直到如今哩月君乃下
彩鸞步入中堂與鮑姑南向妙姑帶斜坐着彥杲夫妻率
領巧姑跪下月君道你旣思慕真誠爲何見了我反無一
語巧姑雙眼注視總不回答彥杲道怕是想瘋了素娥

娘娘救他。月君向鮑姑道：「此兒已昧本來性根，中惟有素娥二字，必須得雲英仙子的玄霜，方可開豁智慧，煩師太太走一遭。」鮑姑說向衆人道：「太陰娘娘要救你女兒，我到瑤池取靈丹去來。」衆皆叩首，遂乘雲而逝。彥杲道：「太陰娘娘乃天上金仙，自不服凡間烟火，令擺上果品來。」乾的鮮的，約計有十餘盤。董家妯娌三人各捧一盃茶，齊齊跪來送上。妙姑接了，月君呷一口道：「此武彛佳品，待我取個闔中鮮荔枝來，賜給汝等。」董翁便道：「闔中離此數千里，況且這時候尚未結子。」大仙要我們凡夫哩。彥杲道：「毋得胡言，速來跪着。」董翁道：「給一札符書，我便跪一年。」月君道：「且小

要跪教他小弟兄兩人去裁个子。下影把盤內乾荔枝取出核仁來吹口氣。又將孟武勇。用指來虛画个靈符。教他弟兄左手來接去。庭內栽下核仁。將茶作三次澆灌。口內默念太陰娘娘有旨。以速生芽者。兩兄弟欣然依法而行。澆茶方盡。土上已長出芽來。董翁道。奇到奇。獨是幾時纔長得大。說未畢。忽長一尺有餘。衆皆大驚。霎時間。枝葉布滿庭除。竟是一株大樹。華葩纒發。子實早結。看枝上時。垂着鮮荔枝。纍纍無數。那小弟兄急了。先去跪着叩頭。月君分付盡數摘下。彥杲等各人動手。摘有三大盤。列在几上。月君與妙姑十來枚。董家眷屬各與三四枚。分散之後。

祇剩十一个月。君取一个向空一擲。喝聲去。庭中荔枝樹
早已沒了。鮑姑忽然飛到。月君起迎。手奉荔枝。鮑姑將玄
霜二粒。遞與月君道。雲英姊妹致候。但服玄霜。須得上池
水。次則武彝峰頂茶。月君道。現有武彝茶。就把玄霜一粒
調和。呼巧姑。令向東方八拜。作三日。咄下。且閉目靜坐一
會。鮑姑問荔枝所從來。月君說了緣故。鮑姑曰。既如此。我
也取个鮮龍眼來。以酬主家。衆人俱各下拜。鮑姑嘗符五
道。步下中庭。命取一大缸水來。先焚一道。投入水內。又燒
兩道。拋向空中。只聽得呼呼風響。從空飛下龍眼樹一本。
端端正正。插在水缸之內。隨又焚起靈符二道。一邊開花。

一邊結子早已成熟。卽令摘下兩盤。如前分散。看那樹蔕漸漸縮小而沒。董家大小个个稱呼活佛。妙姑一想。豈可我獨無法。乃抓一把瓜子在手。向衆人道。我也尋个箇中的鮮果來嘗嘗。何如。彦杲弟兄又皆下拜。妙姑在袖中取出好些橄欖。每人各與一枚。合家都已遍了。噙在口內。覺得扁小而硬。吐出看時。却是一粒瓜子。其在手的原是橄欖。董騫道。這位仙姑要我哩。彦杲跪問月君爲何變法。各異。鮑姑道。我二人所用的是神通。他用的是法術。就像指石成金。少不得要現本質。只見巧姑趨至月君座下。跪着道。素娥娘娘。我如今纔得見你。淚隨言下。放聲大哭。月君

妙姑者爲墮淚。鮑姑道：你今已尋着舊主，是大喜。懽事不須哭了。衆人都勸方纔住聲。妙姑遂攬起巧姑坐於肩下。彥杲等拜問緣由。月君隨口念道：

我本廣寒月殿主，會赴蟠桃會上來。南海大士同講席，西池王母共傳杯。只爲金堦叅惡宿，遂辭玉殿轉凡胎。而今玄女親傳道，掌握乾坤兵劫災。

鮑姑宣諭衆人道：妙姑是素英仙子，巧姑是寒簧仙子，皆是月宮侍女。太陰娘娘下界時，你二人都要相隨。未奉上帝勅旨，是以不能同行。素娥娘娘令你二人去轉求天孫織女，止許素英轉生寒簧，戀玉情深，日夕悲哀，思慕把五

燕全消了。署月殿事。飛瓊仙子。奉你真誠。因此亦令託生相近地方有緣之家。所以特來度汝。幸夙根尚在。還記得素娥娘娘四字。若是凡人再轉。就成个想呆的騃子了。巧姑心下了了。遂向月君鮑姑妙姑再拜。願爲侍婢。月君道爾心如此真切。豈肯當作侍婢。我也認你爲妹。你認妙姑爲姊。自後仍復名爲素英。寒簧罷。彥杲等跪問道。敢問太陰娘娘。現今仙府何處。鮑姑道。在蒲臺縣上界本姓唐。所以降臨亦在唐家。衆人齊聲道。這就是處置濟南太守的活菩薩了。那一處不稱頌聖號。寒門何幸。得瞻菩薩金容。鮑姑道。太陰娘娘當爲中原女王。寒簧生在汝家。是有緣。

法爾等皆在輔佐之數。彥杲大喜。又稟請道。我還有个朋友。也是个大俠。膂力超羣。能使六十斤大刀。叫做賓鴻。他的哥子賓雁。廣好齋僧。人稱爲賓善門。有个女兒。乳名端姑。爲妖怪所迷。白日昏沉。到夜避醒。真妖怪喜喜。懽懽同衾共枕。如今黃瘦得不堪了。請過多少僧道。不能驅除。求太陰娘娘。大發慈悲。救他一命。就收了賓鴻爲部下。也是个赴湯蹈火的。月君道。你須教他弟兄。到這邊來。方見誠心。彥杲卽令三弟彥景飛馳而去。月君隨問彥杲。爾部下有多少人。答應道。了得的。有百來个。差不多的。也有千餘。賓鴻部下。又有四五百。月君道。你可分別頭目。登記姓名。

於冊籍候臨期點用。早見賓雁賓鴻已到。跪在月君座前。口稱大慈大悲太陰娘娘。叩頭不已。月君問了妖怪始末。情由道。今晚就可除他。卽令賓鴻等飛馬前導。月君乘鸞。從空中冉冉而行。到了賓雁家裏。看他女兒昏昏的似顛非顛。似醉非醉。合家都來跪拜求救。月君宣諭道。爾女骨髓已枯。我有玄霜仙丹一粒付汝。可活女兒之命。今且藏匿別處。待我降妖。月君乃變作端姑形相。坐在臥房。纔到黃昏。霎然一陣冷風。從窗外透入。一個白面文人。端端正正站在面前。叫聲心肝妹子。爲何今夜不在牀上安臥。就俯身來撲抱。月君乘勢一把揪住耳朵。按在地下。左脚踏

住脖子口內吐出青丸盤旋欲下。那妖却也通靈知是神劍大聲哀叫道。我已修鍊八百餘年。求饒我一命。自有報效之處。現出原形。却是一個馬猴。月君不怕他逃走。就放了他。叫跟入中堂。劍亦飛舞而出。賓鴻等莫不大駭。月君喝問馬猴。你這孽畜淫污閨女。合當斬首。猴精戰兢兢道。願伸片言而死。小畜雄雌兩個在峨嵋山修道。母猴出林游戲。爲唐朝天使高力士所獲。獻於明皇。貴妃娘娘甚加憐愛。以碧玉環繫其項下。後安祿山反亂。母猴逃匿慈恩寺。皈依老僧數年。忽然去了。至代宗時。有個官員孫洛赴任嶺南。同夫人過峽山寺。適見老僧亦在寺中。遂將手指

上玉環一枚奉獻稽首云。我思故侶。今當永逝。長嘯一聲。騰身林杪。修爾不見。那猴各處雲遊。來尋小畜。竟不能遇。至元未悞鬱而死。今端姑乃我猴妻轉世。夙有姻緣。是以來做夫婦。不然。鬼神亦不容也。月君見所供的話。史傳及志。都有其事。或是前因。亦未可定。又詰問道。夫婦常加恩愛。何故迷他至死。猴精道。小畜原欲攝其魂魄歸山。永作伴侶。今遇金仙。想已數盡于此。月君又嘑問。學音爾窟穴在何處。猴精答道。在太白山盤槐洞。月君向裏尋。个洞府。遂嘑道。爾必有羽翼。姑饒爾命。速爲前導。我要到這洞中。去。那猴精一个筋斗。跳上半空。月君分付巖家。可將木

許喂我鷺鳥。然後駕雲見猴兒去得遠了，輕輕一縱，趕
猴精已到洞前。道是走脫了，擡頭看時，月君正在他頂上。
猴精便一溜入洞。原來這洞在石壁半腰，進洞去，就落
二、三丈洞口，一簇大盤槐。那曲曲折折，盤盤旋旋的枝幹，
正當在洞門口。從來無人可進的。月君運神光往裏一照，
見有許多猴子磨拳弄掌，像不要拿人的。月君道：「這孽畜
到了家門口，大起來了。到在那裏暗算我哩。」顯個神通，
與他看。遂到峰頂上，將身往下一坐。石勢剗然分開，直到
洞底。正當拐灣曲折之處，那些猴兒見洞頂開了個大窟，
驚得呆了。老猴小猴三、四十羅列跪下。月君道：「我饒了你。」

這孽畜到懷着歹心。這次饒不得了。猴精抵死強賴道。小畜正要率領兒孫出洞口來跪接。並無他意。月君喝道。你始而急縱筋斗。並不爲我嚮導。是有脫逃之心。既而急入洞。安排衆猴。是有坑陷之心。春秋誅心。非常斬首。就取腰間鬻帶拋去。但見老猴遍身纏縛。一刻緊一刻。一刻痛一刻。熬受不起。哀呼菩薩。饒命衆猴。皆環列跪求。月君道。我今要鞭這老猴。你們肯動手麼。衆猴齊聲願動手。遂令到洞外。折取大柳條數根。叱示馬猴道。姑不用誅心之律。只就現在脫逃也。該重鞭一百十多个。猴兒替換行刑。打得兩腿鮮血淋漓。渾身繩束直切。至骨。猴精痛哭道。小

畜今已不得活了。若菩薩肯發慈悲，把我算做文殊的象。普賢的獅子，二郎神的狗，玄帝祖師的龜蛇，收留小畜，皈依座下，悉聽指使。且得正果，此恩萬劫難忘。月君道：畜生纔有些真心了，將手一指，繩帶脫下，猴精遍身骨節酸痛，難忍，只得匍匐向前叩首，跪着。月君與之摩頂受記，賜名馬靈。分付道：自後果能志心皈依，只在洞中修行，不幾時便來超拔汝等。遂飛出洞門。馬靈率羣猴俯伏叩送。月君一直竟到賓家，見彩鸞尚在啄粟，看官你道鸞鳥愛吃粟麼？因是大雄雞變的，所以喂之木粒。就是天書第七卷變化有情之物妙法也。賓雁家中男女拜問猴精下落。月君

道我已鎖在洞內。賓鴻又跪獻白金一千以表微敬。月君道：我豈受謝的。聞得爾能使大刀可教演徒衆百人。皆精此藝。別有用處。這就算你報效了。賓鴻道：不難。二百也有。月君隨御鸞鳥。離離而去。時曼師亦已到在董家庄。就與鮑師素英寒簧出迎。衆皆跪接。月君道：曼師來得正好。煩請教寒簧法術。并留素英在此爲伴。又論董彥杲。汝可令部下各習爾等武藝。務須兵將一律。彥杲等領命。月君遂同鮑師回至家下。與老梅婢等畧說大槩。柳烟兒道：這樣靈猴。可以放在玄女道院管門。唐詩云：解語老猿開曉戶。老梅道：院中也有端姑哩。只好白猿長守洞天書。月君道：

是耶此洞無人可入。何不把這些金銀軍器運到洞中。飭令看守。此小城內大不便也。鮑師曰。然。隨令老婢等整頓束縛起來。呼召神兵力士。從空搬去。月君與鮑姑。都到洞中。命衆猴逐件安放妥當。那洞盡頭處。有個盤大的穴。透下天光。如井一般。人謂之風穴。却不曉得帶着灣曲。通於洞口。兩頭進風。內極乾燥潔淨。月君又誡諭馬靈幾句。隨與鮑姥從前日坐裂的窟穴中。飛出洞頂。移座山巒。壓着此窟。然後回去。正是今日。安放着賊官十萬金銀。他年好作義士三千兵餉。且聽下回分解。

孟築巖曰。寒簧性根中。種着素娥。口呼者七載。禮拜者

三年及見素娥而反茫然無知此悟道者之言非文人
才士所能造

素臣曰明史董彥果賓鴻原爲賽兒之部屬今欲以胡
然天幸之人而會綠林之盜俠如之何其可以圖巧終
夜思之不能得也逸田先生乃令寒竇生於董氏既呆
且啞但能呼素娥而禮拜於是月君現身於雲中而大
盜諸人無思不服此等文心若行空天馬至以曼尼素
英并安置於此爲遨遊九州地步絲絲入扣又其餘緒

小猴變虎邪道侵真

兩絲化龍靈雨濟旱

青州府太守姓王名良廉吏也嚴而有惠士民敬之如神愛之若父後陞杭州臬司殉難者是年二月不雨至於五月百穀不能播種每自禱於天曰吏之罪也於民何尤其如天不祐善日旱一日乃自捐俸銀二百發告示於四門張掛募術士禱雨衆百姓皆謂賢侯捐俸無以養廉遂共攢湊銀六百當堂稟請王公曰事爲地方之事銀亦地方之銀願毋費我公于是益都令亦捐銀二百王公遂添註告示後面不論何人但能祈得甘霖者酬以千金銀現貯庫東門上就有一美婦人向前徑揭告示守門人役笑答

問曰會祈雨麼想是何仙姑下降了。衆百姓走來圍住。嘆道不是當要的事。祈得來賞千金。祈不來要罰个罪名哩。那女子說列位聽着。我柳非烟奉蒲臺縣太陰金仙唐差來送雨的。衆人道可是濟南府顯神通的麼。柳烟道再有誰呢。一人就拉个牲口請柳烟騎了。大家擁到府門前。只見南關百姓喘吁吁的奔來說有一位祈雨法師來了。衆人看時却有一个道士面方而黑睛大而黃搖擺擺而來。東關百姓道雨已有人送到不勞祈了。道士嘆道你們這班愚民該受旱災把个雷霆雨澤當做兒戲豈不可笑。衆人再要分說衙內傳出道太老爺坐二堂了。分衙起。

榜的請進去。道士大求向前。柳州默念真言。將身一縱。先立在王公面前。將告示繳上道。蒲臺縣太陰金仙府。小侍妾送雨。王公道。雨在何處。柳烟道。主母說隨到隨。但恐主事者不肯誠信。所以先遣報聞。那道士已走上。打下一恭道。貧道從崑崙山來。雲遊過此。見天時亢旱。願發慈心。于三日內。祈一壇甘雨。以救生靈。柳烟道。太老爺聽稟風雲。雷雨在王母掌中。舒則就有。收則便無。不消頃刻。一切建壇供神書符作法。總不必用。道士大聲道。此妖言也。行雨須奉上帝勅旨。點數也多少。不得涇河龍王與李淳風賭賽。多下了寸許。遂致老龍頭從半空砍下。貧道

一日書符寫表一日伏壇上奏一日龍王受勅行雨卽使洞賓自來斷不能再速於此太守聽他說話也覺近理獨是聞得濟南異事人皆稱蒲臺有个活菩薩不由不信乃出大堂問衆百姓道祈雨是地方公事你們輿論心服何人可從公說來兩行百姓及衙門人等都齊聲說願請蒲臺縣佛母王公就令東房發个官衙帖差馬快去請柳魁道不消公差待小婢子持帖去刻下就到王公依允東房將帖交與柳魁自出衙門作神行法去了道士又稟王公道貧道久聞得蒲臺有个妖狐化作婦人遍傳邪教惑亂庶民竟敢白日劫了濟南府庫壞了朝廷命官搶了營伍

軍器謀爲不軌。其兆已見。貧道替天行道。稟明太爺。遣名神將擒來解獻京師。以消國家隱禍。太老爺現爲山左方伯。豈不慮及於此。王公見說出一片理來。心上一想。那姓唐的是个妖邪。神將必然擒之。若是神仙。誰敢擒他。遂令道士速召神將來本府看。那道士心懷不善。初時見柳烟將身一縱。先入穿堂。猜他是个狐精。早已暗画靈符。着功曹去召平素練熟的心將單天君到來。要當太守前斬之。今見柳烟去了。料他所稱王母。是老狐無疑。正要擒賊先擒王。遂又手画符勅。念動真言。催取速至。只聽得呼呼的陣風響。畢天君早到。道士躬請現身。天君在雲端畧露

真形衆皆錯愕。王公亦站起來。天君道：「有何法旨？」道士厲聲道：「可速斬蒲臺縣姓唐的妖婦首級來報。」王公要請活的天君，已是去了。只得由他。遂賜道士旁坐。甬道邊道士正在得意，指手畫腳，曉諭衆人。忽一朵彩雲從空而下，有金甲神喝道：「雷霆法主太陰君駕到。」王公站起看時，半空中一片三素雲，雲中有一位素服道粧，勝似嫦娥。右邊就是柳烟。左邊又有一位道姑，柳烟道：「神將速取交椅來。」說未畢，早已有了。月君冉冉而下，向北坐定，問何方道士。多犬本領敢遣畢天君來問我侍女。我已送至煞真人處查勘去了。太守公係廉官，小仙發心送雨以救黎民，何以聽

此賊道阻撓王公道。道家術數玄微本府不知深淺各顯
个神通。勝的便請祈雨。何如。道士揎袖向前道。毋得胡言。
敢吞刀劍麼。月君道。先吞與我看。道士大呼速取刀劍來。
有一書吏稟道。庫中向貯一古劍。有百年了。傳說是白蓮
道人之物。而今夜間放出光來。想該是他比試時候。王公
遂命取來。遞與道士。道士握着劍道。萬目看着我。不是些
小的法術。遂把劍尖放入口內。一揷一揷的。只管插入喉
去。霎時間。連劍的把柄都沒有了。衆人喝一聲采道。也是
个真神仙。月君運動神光一看。原來是隱形法。那劍仍在
手中。月君假意說。怎麼劍盤兒也吞下去了。道士厲聲道。

不吞劍盤。怎算得神通。月君道不信。命鮑姑看道士。唉。中有劍盤。沒有道士。大張口道。請看鮑姑。乘其不備。劈手將劍掣去。遁與月君道。劍在此。衆人大譁。說是个哄人的假法兒。月君道。原來是江湖上弄戲法的。道士嘆道。你也照樣吞个我看。吞得來。就算你不輸。月君用出玄女手段。來將劍一拗。兩截。嚙嚙。剝剝。屈个粉碎。放在口內。激栗刮喇。嚙得細細的。兩三口都吞下丹田去了。衆人齊聲道。這纔是真正活菩薩。太守贊一句道。鳩摩羅什所不及。道士大怒。心下想道。不用法寶。結果他不得。腰間解下个小合盤。葫蘆來。托在掌中道。你既有神通。可知道葫蘆內是何物。

猜着了算我輸。月君注神一看道：是个小猴兒，只應聲真个是。已將葫蘆一傾，跳出个聚大的小猴兒，霍地變成一隻斑斕猛虎，竟向月君撲來。月君把手一指，那虎退了數步，吐出劍煞，在虎身上一拂，鮮血冒起，分爲兩截。虎已死于嗒畔。那時衆人嚇跑了，重新立住，都說道：道士是妖法，不要採他。道士大呼道：我法是西方佛祖授的，列位不要慌。看我此刻就求雨來，然後再與他鬪法。有本事不要逃走。月君說：孽道，讓你先祈雨，祈不來，然後我祈何如。太守道：此言甚公。本府只以新得雨的謝他。那道士眼熟的是一干白物，就把个最惡毒的咒龍法施將出來，喃喃的。

咒得東洋內大小龍子龍孫水族靈怪，个个頭疼身灼，翻波湧浪的，要向那咒的所在行雨。時曼陀尼正在半空中遙望，恐有什麼神將來助道士的，好預爲攔阻。忽見東海波濤湧沸，像有龍神出來的光景，把雲頭一縱，直到海面。見老龍在那裏說：是誰行此惡法，害我龍哩？曼尼喝道：龍，你想要行雨麼？龍君道：仙師何來，不知什麼人在那裏行咒龍法？如今海水都熱起來，如何安得身呢？曼尼道：不妨，我與你解之。口內吐出一物，如小梅葉，迎風一幌，是柄蒲葵扇，連扇兩扇，諸龍透骨清涼，海水晏然。曼尼說與老龍，大陰君與道士闕法連廢了他。故此見你要雨哩。龍

道。早是仙師降臨。若去行雨。上犯天律。若不行雨。合明咒
殺。深感活命之恩。曼尼就回變了形相。碟在人衆中。喝道。
那道士。祈不來雨了。請這位活菩薩降下甘霖罷。衆人齊
聲。一和。急得道士心跳神暴。越念越不靈驗了。鮑姑聽得
背後是曼尼聲音。掉轉頭來認時。見一衙役。說是咒龍。這
鮑姑想好變化。連我都瞞過了。那時月君已聞得二師言
語。只見太守站起來道。雲華沒點。焉得有雨。請教女真人
罷。月君想三度天書。並無咒龍法。因致上太守道。他念咒
龍訣。是最惡的邪術。激怒了龍王。山谷皆撼。城池盡陷。此
地都成大壑。所以我把龍神收在掌中。呼取雲清水。來月

君手內放出赤白絨絲各二寸許投於水內道士也走來
看月君大喝神將爲我縛住妖道不許容他逃走空中
有金甲神人將虎筋纏拴道士於碑亭柱上太守觀看既
內絨絲生出兩角二時金鱗五爪舒卷盤攫躍躍欲飛月
君連碗拋向空中烏雲黑霧蔽天而起龍曼二師攝取神
廟大鼓半空搖動驟雨如傾狂風欲倒月君坐在丹堦無
半點雨絲着身把个道士打得如落湯雞一般那時百姓
亦苦無躲處月君分付神將百姓罷了冷雨恐害傷寒公
衛以內不必下雨其外凡屬青州地面務須盡行霑足不
兩個時辰早已河平池滿行潦亦有尺許衆百姓都說雨

設了方漸漸止下細點月君到臺基上南向坐着叫柳烟牽過道士來勘問道士幾次念解縛神咒愈念愈緊法術已窮又羞又忿噫噫強辨道你屈劍吞鐵也是遮眼法赤絲變龍也是邪術哄不得我月君道誠然就口裏吐出一丸落在手中忽地伸長却就是這口古劍遞與柳烟令將道士腰斬道士慌了嚷道我不曾與你賭斬爲何害我性命月君道你有斬罪三我與你並未見面就召畢天君來斬我律當反坐罪一你用幻術變虎來撲我比照畜物蟲毒殺人律罪二又用咒龍法要陷害青郡生靈應照攻陷城池條例罪三道士啞口無言王公令門子跪請道這賊

道固然死有餘辜。但天地之大。何物不容。求真人姑恕之。王公又緩言道。本府非爲邪道。求情警之。如來不滅魔教。亦慈悲也。月君道。太守公說焉得不從。但活罪饒不得。太守叫皂隸取大板來。痛責三十。道士有熬刑之訣。竟不傷損。月君道。你係何方孽道。姓甚名誰。從直供來。一字虛謬。我之神劍無情。照依死虎榜樣。道士只得實說。我叫奎真。向來他自稱奎真人。今在月君面前。不敢說出人。竟以二字爲名。原籍燕山。在高麗國學法於胡僧。渡海到此。有眼不識泰山。幸看同道二字。月君道。敢說今同道。越不可饒。道士只得叩頭服罪。太守又爲請解。月君始允。道士抱

頭鼠竄而去。月君站起向太守道：小仙亦別過了。太守急命在庫中取千金來。月君笑道：是何異於許由不受堯讓天下逃之逆旅館人謂其竊冠者耶。太守道：係百姓誠敬之心，不得不爲表白耳。月君與鮑師等皆凌雲而起。太守打恭致謝，衆人皆俯伏在地。遙見雲光東逝，要知道運會未臨，且歛神州戡亂手，鄰封有請更施中國救災心。下回便有端的，試請看去。

魯大司成曰：假龍行雨，假鼓爲雷，養兒鮑姑皆係仙子，猶不免於假。况世人乎。然假而爲公，卽爲真；真而爲私，返爲假。如奎道志在獲金私也，養兒心在救民公也。余

願今之人。寧行假以濟公。毋假公以濟私。

碩人曰。青州。濟南。將來先後創建行殿。所以前回取食。守之私帑。大賚於衆。此回爲廉守禱雨。以濟蒼黎。爲屯卦。經綸之基本。至奎真。則在四十二三回。尚起多少干戈。方得結局。猶之長江萬里。其支水之入而旋出。分而復合者。統彙一脈。而朝宗於海。

柳烟兒捨身賺鹿怪

唐月君爲國掃蝗災

月君又得了一柄古劍。仍依玄女傳授的訣。吞入丹田。用神火煉過九轉。吐出來是道白炁。亦遂通靈變化。畧亞於青炁。九鮑師贊道。玄女劍炁亦不過如此。忽報有兩名公差到來。傳進官銜名柬。一是開封府司李胡淪。一是縣尹周尚文。月君令柳烟問明來由。是要請到開封府去降妖的。遂命柳烟回說。但要誠心拜禮太陰元聖天尊。不遠千里。亦到原帖壁還。而今且敘明妖怪的始末。在河南開封府東關外。向有一座大光明寺。元朝勅建。以居祕法西僧者。至洪武元年。徐魏公下汴梁。僧衆逃散。隨有一道者。占

住自稱梅花萬壽真人前殿塑尊壽星後殿塑了自己形
象改名萬壽仙院那真人彌月不食不餓日食數食不飽
與人治疾疫占吉凶頗有效驗施與齋米衣履皆無所受
愚民信之呼爲梅花仙長往來郡屬各州縣數年攝去下
幾家婦女因此人都學个泄柳閉門不納了不期有新任
刑廳胡淪的女兒年方及笄在署內看牡丹花朶聞半空
有鶴鳴聲擡頭一看那鶴兒盤旋而下忽一聲響抓去無
蹤舉家驚哭訪得也是梅花仙人攝去因謀之同寅郡丞
姚公名善爲人剛方正直後陞蘇州府知府起兵勤王殉
國者謂胡刑廳曰我輩居官德不勝妖實增內疾聞蒲臺

縣有个姓唐女人。不知是妖是仙。大有奇術。且肯爲人祈
晴禱雨。降魔伏怪。何不令人請來。與梅花道者賭鬪。無論
兩邊是妖是仙。且觀勝負。勝則令愛可救。如其不勝。再尋
良策。胡刑廳道好固好。只恐隔省寫遠。他不肯來。姚公道。
蒲臺縣尹是敝年家。待弟寫書懇他轉請。故此周尹也有
名柬送來。而又復書與姚公。大意說唐夫人是仙子臨凡。
神通莫測。以菩薩心而行豪傑事。有感必應等語。於是胡
淪夫婦於每日五更。稱頌聖號。頂禮月君。差功曹探過兩
次。然後同鮑曼二師。并帶柳烟兒。各乘五彩明霞。于五月
十三日到開封府。正值刑廳從外回署。衙役稟有彩雲停。

住公堂之前。刑廳看時，猛聽得有神人厲聲喝道：「太陰聖后娘娘駕臨，官吏們速迎接。」那時衆吏皆俯伏向空瞻禮。胡刑廳也就跪下，說不知仙駕遙臨，有失虔候。月君按下雲頭，中堂坐定，問何妖作祟千里，邀請刑廳慮耳目衆多，因答道：「請仙師駕臨內署，遂大開宅門。月君緩步而入，設位坐下。刑廳夫人及姬妾婦女多來禮拜。刑廳與夫人側坐，把梅花真人攝取民間婦人，并自己女兒之事，細細說了。而今懇請大法力，斬除此怪，以安黎庶。」月君道：「不難。今夕卽當驅之。」堂上忽傳起鼓來。刑廳急出穿堂，却見姚公青衣小帽立着，吃了一驚。姚公附耳說了幾句。刑廳笑

道極好。卽令夫人們暫退。放衙役人衆進來。磕頭。姚公雖于其中。月君一手指道。汝不是下人品格。丹心凜凜。一腔忠義。爲何改裝易服來相戲呢。姚公尚有支吾。月君命易了衣冠。相見。姚公拜服道。不識仙駕。肯臨敝署否。月君道。可汝速返署。那時月君與鮑曼二師所坐之椅。離地三尺。欵欵行至庭堦。已升有數丈之高。柳烟兒亦站立在空中。姚公換了公服。正出署迎接。忽抬頭見在雲端下來。卽打恭至地。月君與二師降坐中堂。夫人公子們都來禮拜。獻茶。鮑師道。太陰聖后有諭。汝等一門將來男子死忠。女子死節。名顯千秋。指其次子道。此兒不在其數。可逃向正東。

方還有烈烈轟轟的日子。姚公愕然拜謝。月君道：謹記我言。從此不復能見矣。姚公的夫人小姐都拜留道：聞得此妖在院時少。先令人去探看何如。月君道：妖若不在。焚其廟宇。必然來救。即便擒之。時胡刑廳已在穿堂伺候。見月君等出來。鞠躬而言道：恕下官不敢遠送。卽同姚郡丞向上三揖。諸仙師已無踪影。早到了萬壽仙院。月君四顧院內空空的。但有看殿的蒼頭。便問院主何處去了。答道：雲裏來。霧裏去。誰知道他。月君道：這是神仙了。可惜我們不能一見。蒼頭道：到是不見的好。月君道：怎麼說呢。蒼頭聽聲音是別處人氏。遂告訴道：我們院主當時人信爲仙師。

這十年來都說他善拐女眷。我原不肯信。一日有兩個婦女到殿遊玩。親見他把個後生的抓了。化道白氣。不知到何方去了。你們幾位女菩薩是異鄉人。不知道利害。若撞他回來。就大沒造化哩。我說的好話。快些出去罷。只聽得一陣風響。梅花仙長已站在院內。見殿上有兩個極美的婦女。他就喜歡得了不得。粧了斯文腔兒。迎將上來。月君大喝孽畜。速現原形。道者定睛看時。一道青炁劈面飛至。料是神物。遂翻身跳入雲端。掣出腰間狼牙棒。不過尺許。擲來時。也就有數丈長短。竟與神劍在空中盤旋跳躍的。闖將起來。時月君亦已騰身半空。又吐白炁去斬道人。道

人慌了手脚，收了狼牙棒，化道白光，望西北而遁。月君與二師縱雲趕至嵩山之東，忽無蹤影。月君道：「天晚了，明日來尋他巢穴罷。」遂回到殿內，胡推官正在伺候，便問妖怪逃向何方，曾見他女兒否？曼尼大喝道：「你可曉得孫行者降妖怎樣？千難萬難，書生家好沒理會。難道妖精把你女兒沿路拋着的？惹大一座嵩嶽，如何片刻就找得着他的洞穴？胡推官自知失言，喏喏連聲打恭道：「請到小署安歇，以俟明日。」月君道：「署內不便，就在此間住了。」推官連忙差人送了晚膳，并鋪陳到來。月君令柳烟用些，盡行發回。是夜月色明朗，同坐院內。月君道：「這妖必是個梅花鹿。」二師

道是也。他塑着南極老人，是他的主子。月君道：他的狼牙棒，就是他的角鍊成的。所以着我神劍不致缺折。正說間，一聲響，把柳烟兒平空擎去。月君三人疾忙飛起，仍見一道白光，追至嵩山而沒。不見有一些妖氣。月君道：回不得去見人了。鮑姑道：溝中失了風哩。曼尼道：失風失風。今夜柳兒倒得了風。月君笑道：這個且由他。我們等到天明分頭找尋，不怕他逃上天去。且說那道者，抓了柳烟，一直奔入洞內，放在石榻上。柳烟自想：落在他手，沒法可完節操。我主母是與王國霸的人，我也要沾些光彩。不若用計降服了他。到成了功時，再作道理。乃故作巧笑之容，說好个

洞天真仙人所居之府。道者見他喜懼，就來擁抱。柳烟道：怎的仙家也要幹此勾當呢？有小令爲証。

有个佳人，海棠標韻，飛燕輕盈，乍著霓衣，初持絳節，傲却玄牝。無端落在妖精，更說甚姹女生春，蘿幌烟塵。石牀月冷，狼藉花心。

那道者硬與柳烟交媾，總有三頭六臂，也是抵不住的。就把那舊日的鎖陽撻陽，吸陽手段，施展出來。無那道者愈敗愈健，愈健愈戰。柳烟假作嬌聲軟語，道者說真是仙長。凡人那有此等精神？道者回言：我精神可御百女。若是乏了，有仙草在此，畧吃些兒精神，就復。柳烟又假哄他道：

身體虛弱可也給我吃些。道者說這是鹿含草是角鹿的。不是母鹿吃的。柳烟已知的是鹿精了。又哄說道鹿有。別我與你俱是人男吃得女也吃得有何妨害呢。道者說我今已吃了。過到你心裏去罷。柳烟道我是生死在此的了。且待安息片刻。你再尋個不好麼。道者道我正要問你。你同行的這個美人爲何竟有神通。柳烟見已上鉤。就賺他道。你是個仙長。爲何不知。他是個狐狸精。我是他拐去伏侍的。活活的守着寡。好不苦哩。道者一想。我若得了這個狐精。平生志願方足。隨則柳烟他有多少神通。柳烟道就是兩把劍。不知是誰傳授的。餘外別無本事。又問那

一个道姑、一个尼僧、是什麼東西、柳烟道、這是老狐狸、都沒有神通的、只好跟隨使喚、道者又問、劔藏、在何處、可以取得麼、柳烟道、你既是仙人、可能變化、道者說、憑你要變什麼、柳烟道、這便不難了、你變了我的形相、只說是逃回去的、那時見機而行、有何取不得、道者說、我的福氣到了、遇着你个知心、柳烟道、要拿他、該就去、再遲一遲、好不好、去哩、道者說是也、遂變了柳烟模樣、問可像麼、柳烟道、連我也辨不出真假、道者就走、柳烟道、且住、你還不曉得我名字、如何去哄得他、我叫做梅雪、稱他爲聖夫人、切記、切記、道者喜得手舞足蹈、說拿這狐精來、你做大、他做小、

柳烟要看他洞門。跟隨在後。只見道者走到石壁跟前。將身一聳。竟自去了。仰面看時。祇有碗來大一孔。像是個樹心裏。而料想逃去不得。且靜以待之。那梅花仙長起在雲端。遙見月君三人在前山巖畔。猜是找尋人的。十分得計。大呼道。聖夫人。梅雪在此。月君運動神光。一看。像個柳烟。又聽得自稱梅雪。心中早已明白。與鮑曼二師對面迎去。仔細看時。面貌宛然。止有鬢髮稍異。走路差些。月君問梅雪。你如何脫了來的。答道。那仙長睡熟。我就走了。說未完。曼尼喝聲着。金繩從空而下。背剪縛住。道者嚷道。我是梅雪。不曾受他玷污。怎的拿我縛起來。月君大喝道。你這個

梅花孽畜快現原身。飛起神劍。只在頭上旋轉。那怪道饒我性命。送還你真梅雪罷。就地一滾。現了原形。是一隻梅花大白鹿。頂上祇有茸而無角。忽見山神土地都來跪着。說道。怪物恐怕小神等漏風。被他拘禁在洞。今蒙大法力拿了。纔得出來接駕。月君問山神他洞在何處。出入答道。妖怪所占的洞。是太室少室的尾闕。向無門路。祇因這株老松枯了。直穿到底。通於洞府。是他出入的路。月君道。本來洞門呢。山神道。係上界封的。不敢擅開。月君就叫山神引路。押着鹿怪。竟到少室洞口。將封皮輕輕揭了。走進裏面。但見丹爐藥竈。瓊樹瑤几。端的仙靈境界。曲曲折折到

个最幽密的所在。柳烟在暗中看得見亮處，卽趨向前來。跪着道：「得見夫人，死甘心矣。」望石壁上一頭撞去。月君心止住道：「痴妮子，拿住妖怪，是汝的妙策。若已受其辱，卽死亦算不得名節。切莫短見。」曼師道：「死不值錢，罷休罷休。」鮑師道：「還有用你處哩。」柳烟只得遵從了。月君問胡推官的女兒在那里，山神又引至一小洞口，聞內有哭聲。柳烟入去看時，却有兩個女子，都是半死不活的。逐个扶將出來。月君道：「這是你們夙世的孽，如今得了命哩。」隨與鮑姑各脫外衣一件，畫道靈符，裹了二女。曼師押了鹿怪，作起神風，直吹到萬壽觀內。那時官員人民都在院中，忽從天上

擲下一个大白鹿來各吃一驚。曼尼喝道：這便是你們崇奉的梅花仙長。引推官疾忙躬身。月君蚤已入殿坐下。鮑姑收了法衣。兩個女兒做一堆兒。倒在階前。胡推官看了。看趨來拜謝。月君道：那一個女兒是外方人氏。與汝女患難相識。你同帶回去。撫養着罷。推官領命。叫與夫擡去。不題。月君指着鹿怪道：神仙洞天。遭你污殘。良家婦女。受你荼毒。多少白骨冤魂。沉埋於內。罪惡通天。誅有餘辜。颯然神劍齊下。分爲四段。那根狼牙棒。曼師收了。觀內觀外人。衆个个下拜頂禮。月君宣示道：自今皇上仁慈恭儉。勝似成康。奈北地兵戈騷擾。中原屢見凶荒。楚南又起蝗蟲。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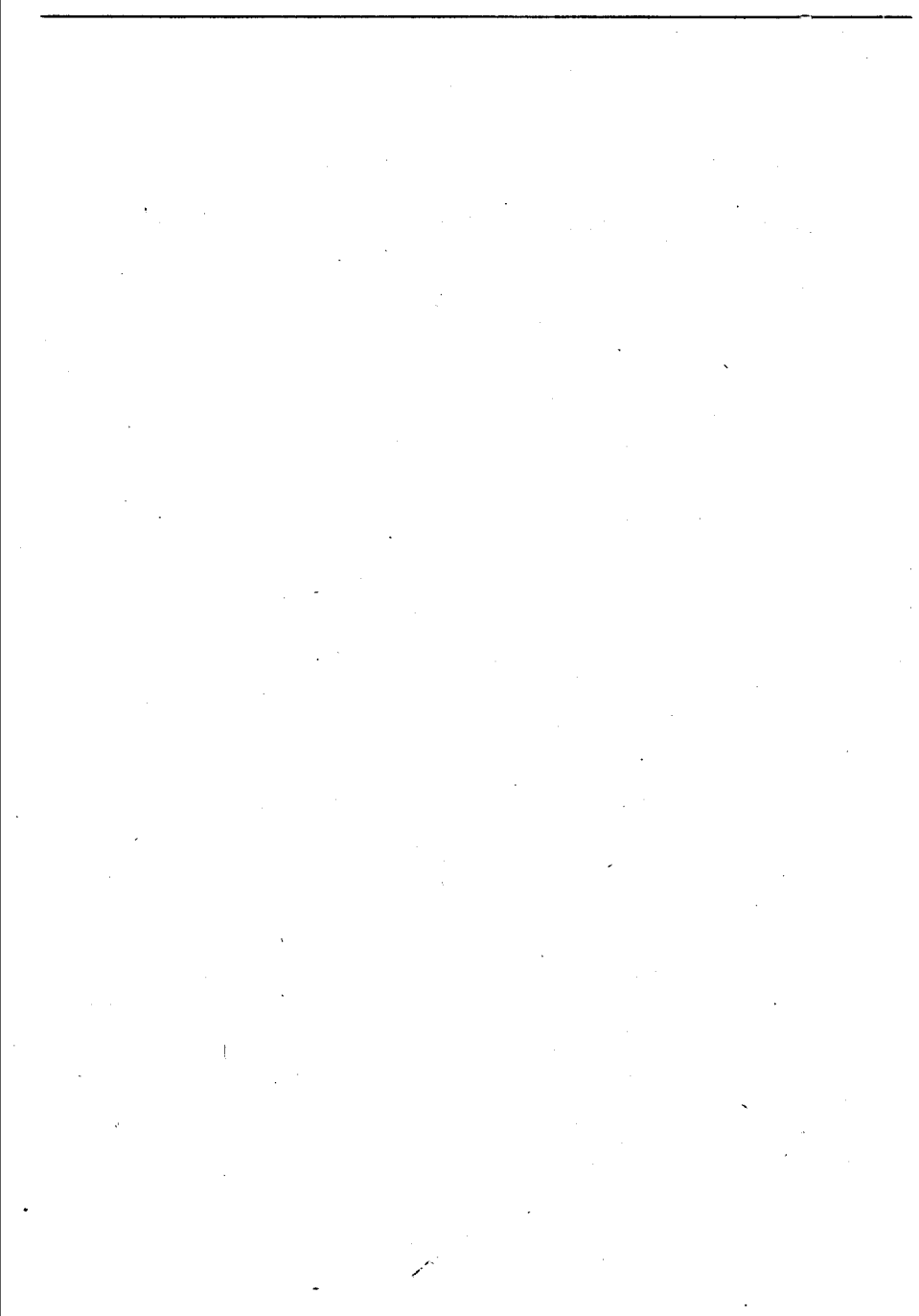
入豫州境界將來禾黍一空我當大施法力上爲國家下
爲爾民掃此蟲災就有幾個耆老朗聲答道我等小民何
福蒙菩薩慈悲搭救一方生命姚公聞知向藩臬二司道
目下正慮蝗災無法可捕彼乃女流如此愛國愛民地方
官員似應前謝臬司道古稱能禦災捍患者則祀之况現
在於此可不謝乎遂煩姚郡丞先爲通意曼尼道你們官
員有實心爲國爲民的方許進來皆須自問於心母或取
咎有个賈都司向着他們屬下說我看這幾個總是妖精
由這班書獃文官去拜我們武官是一錢一刀的那有拜
个女人的理他說什麼爲國爲民我是不爲的偏要去看

看月君早聽見下喝令神將爲我將這山都司捉起來
官看時元都司落地三四丈直挺挺的立在雲中兩脚與
屋簷相齊挑公心上明白乃向前跪懇請看曼師道教他
何撞下來看他還合罵人麼衆官在體面上不好看一齊
央求曼師道像他這幾個狗弁盡情宰了方快衆心那些
武士著了志跪向前來俱叩齊頭照罪月君跪令神將將
都司按罵人律鞭五十各官聞空中鞭聲都司方得下地
痛楚異常伏在地上曼尼道這厮竟不叩謝教他到天上
走走於是文武官弁都簇擁着都司連連叩首月君道彼
乃無知小人耳姑恕之早有彩雲數片香風一派起於座

下三位活神仙驅蝗去也且聽下回分解

楊念亭曰、柳烟兒當大難不能殉節者、自惜其才也、與
文人才士忍恥忍辱以就功名未之或異、故聖門之教、
先行後文、有才者可不知所慎歟

家湘亭曰、柳兒失身於此、是爲第七十回、月君用美人
計遣柳兒入、僞漢宮中、章本要知外史題目甚大、林公
子係局外人、正不必以婢妾守志爲佳話也、看書者須
體認作者主意、幸勿以柳烟失節爲可惜、泣功爲可喜



邀女主嵩陽懸異對

改男粧潘訪薛才

蝗虫。天地之所以特生也。以至微之物。而能制生民之命。壞國家之根本。故曰蝗災。然而天之降災。如水旱刀兵。疫亦既繁多。又曷藉此微虫之力哉。噫。此正造化之妙。蓋有所分別界限於其間者。卽以水旱而論。大則連延幾十郡。小亦數十州縣。莫不同然。然而赤地千里。一望平野。善惡同歸於劫。此亦天地之不能賞罰也。若使旱災止於六七分。則低窪之處。尚有薄收。水災不過七八分。則高阜之鄉。亦能稍熟。大約全因地上之坐落。人遂得以僥倖。而非賞罰之平。此又天地之無所用其機巧也。惟蝗災則不

然轟然而來。霎然而下。其應受災者。反掌之間。田無遺莖。莖無遺穗。其不應受災者。卽在左右前後之間。要亦晏然如故。更有阡陌相連一坵兩姓。一田二主者。此已化爲烏有。彼則不擾其一禾半穗。彰善癉惡之意。莫公於蝗虫。亦莫巧於蝗虫。所以造字者。虫旁加个皇字。而蝗虫之首。亦有一王字。言如皇王之川刑。必有罪者而後去之。是故從無能捕蝗之人。亦無善捕蝗之法。不是怕这个王字。其實沒奈何他。此何以故。蓋因出自化生。而有造物之機關在內也。當亢暘之歲。湖河水涸。沙泥之中。多有魚之遺子。云水寬養得魚活。旣乏清波以涵泳之。則魚子不復能

魚盡變作此物。一魚之子已不可計算。而况乎以不可
算之魚所遺之子。雖如來所云恒河沙數。亦難比喻。又
此虫雌雄交接。一生百子。詩云。螽斯羽。詵詵兮。宜爾
振振兮。螽即蝗也。文王有九十九子。故詩人取螽斯以
比如此。則使竭盡人力。日殺百千萬億。曾不損九牛之
毛。于是乎冥冥中藉此微虫以行其災。數吳下相傳有鄉
猛將者。曾因驅蝗而爲神。至今祀之。余意或是已成神而
驅蝗。若是凡人。斷無此理。卽如唐太宗憂心蝗災。無法可
施。乃取清水一盂。生吞一蝗。曰。寧食朕之心肺。不可食民
之禾苗。人稱爲賢君也。而亦何能感格乎。千載而下。晉俗

多作祠祭賽亦謂其能驅蝗豈非訛傳者耶而今月君有不可思議之神通竟欲拘數而行卽爲逆天之道沒黯持節矯發倉穀以賑飢民漢武竟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而况乎皇矣上帝哉且不知三位金仙是怎樣驅蝗的法也聽老夫道來在曼師自有柄扇兒小如初生之杏葉常含在口能卷能舒可大可小總是隨心變化前日曾扇過海水救了龍王的原是混沌初生的仙草一莖兩葉畧分大小大葉有似乎蕉小葉有似乎葵曼尼姊妹二人各一葉煉成兩扇他的姊姊羅刹女是大葉所以名芭蕉曼尼的小葉叫做蒲葵扇皆是造化靈異之寶以之扇山

山裂扇江江竭。扇人便化作飛灰。何況蝗虫。鮑師則有一
面小火鏡。名曰赤烏。乃是后羿射日時第九个金烏。聞弦
而墜。未曾受傷。道姥取來煉成此鏡。鏡內一个赤烏。能化
千萬。憑是何物。啄成壘粉。若月君已得了上笈天書。不拘
何物。信手拈來。便可掃滅。不消說得的了。那時正值蝗虫
蔽天而來。自西南而漸過東北。下食田禾。其啜嗜之聲。有
如翻林。猛雨。萬姓號哭。慘不可聞。三位金仙直凌青霄。方
大施法力。瞥見嵩山之麓。標起一面紅旗。從風招展。上有
對聯云。

天地一男子。江山半婦人。

月君道此中定有奇士。煩三師持蓋。蟻虫相會於蒿山之頂。我要訪孔明去來。遂帶了柳烟御陣神風。直到那相近山巖之畔。教了柳烟幾句話。在他面上吹口氣。變了个俊僕。月君自己變个年少秀士。用个年家眷弟。唐動的拜帖。竟投那人家來。柳烟向前敲門。內有小童應道。可是驅蝗虫的女真人。月君暗暗稱奇。柳烟答道。我們是蘇州府唐相公特來拜訪的。小童進去了。只見一人開門出來。衣冠濟楚。年約三旬。身體修偉。容顏黑潤。一雙鬼眼。燦若刀光。尺二仙髯。飄如燕尾。帶笑而迎。道其潘安乎。抑衛玠乎。月君道。先生其景畧乎。抑道冲乎。此人覺有驚意。恭入小堂。

看了名帖拜罷就坐先問月君大表答道小字思安遂問先生姓氏答道姓呂名律賤字師貞遊號御陽子月君見茅堂上懸个匾是極大的正士兩字遂道學生看先生却是奇士御陽道奇而不正不是奇士正而不奇不爲正士能奇者方能正能正者乃能奇耳月君道誠然此乃聖賢之一體一用可惜世人分爲兩項御陽道正而至極爲聖奇而至極則爲神仲尼之道參天地贊化育正莫正於此矣奇莫奇於此矣不意千載之下泥於宋儒要知道致中和一語乃所謂中庸也故子思之言始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而至於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乃宋儒當作日用平常

之理皆常人所能知能行。夫豈盡天下之人而皆聖人也哉。故謂常人能入聖人之道則可。謂能盡聖人之道則不可。此固朱儒膚見。而非伐毛徹髓之學。先君於洪武初年。曾獻書闕下。指摘宋儒之腐。遂被譴謫。弟痛傷五中。常有愧歎。若先君之說不行。則孔子之道不著。因而纘述先志。著有詩經六義。易經六爻二書。非敢闢宋儒。聊以闡聖道也。願念今古如同。黑漆絕無一隙光明。區區永懷。向誰議論。月君道異哉。今日良有同心。如來之道不在戒律。老子之道不在法術。聖人之道不在規矩。宋儒守繩墨。落窠臼。無異膠柱鼓瑟。學生亦有三教宗旨一書。異日請正高明。

御陽愕然。又問尊兄今將焉往。月君道：聞得濟南有個女真人，叨在同姓，欲往訪之。御陽道：又奇了，因指着巖間所蓋的旂說：此乃爲他設的。月君問：何謂御陽道：此女當爲中原主，弟不便往。見故激之，使來。彼若見旂而不來，則亦是一術女而已。月君問：何以知爲女主。御陽道：曾爲彼卜得坤卦，是以知之。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將來中原作戰場也。隨問月君道：尊兄訪之意，欲何爲。答道：我也卜得一卦，是乾利見大人，將以平生抱負售之。御陽道：不敢請教。願聞一二。月君道：天文地理，布陣排兵，奇門遁術，無所不知。制禮作樂，經國安民，移風易俗，無所不能。隨問御陽：今燕

王起兵二年將來如何御陽道朝廷皆曲謹之臣能殉節者有能戡亂者無今上仁慈臨機不決燕王英武剛斷加以道行爲之謀主在所必勝月君道如此先生何不出佐燕王立功名於竹帛乎御陽道尊兄亦何故舍其現在而欲圖于未然二人抵掌大笑月君顧見榻上有詩稿一冊命柳烟取來揭開一看多是詠史之作詠魯仲連一篇曰六王皆爲僕一夫獨不臣豈知三寸舌能却百萬兵與亾繫天下寧獨邯鄲城秦邦屈高風因之削帝名留得宗周朔蕭條東海春

月君曰此卽夫子宗周之意先生蓋借仲連之言以存周

朔於萬世也。又看一篇詠南山四皓曰：

日月尚可揮。山嶽亦易移。由來妃妾愛。三軍莫奪之。漢祖幸戚姬。遂使更立庶。一時良與平。束手無半計。南山采芝流。來與儲皇游。始知隱君子。方能定大謀。炎鼎遂以安。奇功若無有。忽乘白雲逝。神龍祇見首。

月君曰：此薄軒冕無人而言隱淪。中有異士也。先生出而大展經綸。將必歛入於虛無。亦如神龍之不露其尾者乎。又看詠留侯詩云：

一擊無秦帝。千秋不可蹤。英雄有道氣。女子似遺容。滅楚由黃石。酬韓在赤松。從來王霸畧。所貴得真龍。

月君道識得真龍古來能有幾人如范增之才苟或之智亦皆終身自誤先生其謂之何這是月君要窺他的意所以發此問端御陽應道要觀其人之真假不可以事之邪正定之如項羽起而伐秦除暴未嘗不可然至於殺子嬰燒咸陽增該去矣曹操救獻帝迎駕而都之於鄴亦未嘗不善然至於弑伏后納已女或應死矣應死而不卽死應去而不卽去至於不得已而去者仍去死者仍死良由弟認其事之可行不識其人之不可爲耳故君子之於出處當慎其始苟得其主雖偏安與一統可以不論卽成敗亦井可以不論也若留侯之際會豈易得者哉月君將掌贊

道卓哉先生之論。卽起范荀二子於地下。亦應悅首款。又看詠武侯一律云。

草廬三顧爲時憂。王業鬼然造益州。二表已經誅篡賊。兩朝共許接炎劉。木牛北走祁山動。石陣東明夔水流。五丈原前心力盡。可憐少帝不知愁。

月君道讀此大作。更有請教。如武侯所遇。偏安之主也。而與于房並可日月爭光。若今世則安得劉先主者其人哉。今者學生冒昧而行。不但不知女真人之真偽。亦并不知將來行事之臧否。先生必有瞭然於胸中者。幸明以示我。御陽道。此女上應太陰星。每觀乾象太陽。敏匹太陰。舒侯。

其色純粹其光華超越將來舉動必有出類拔萃之奇事
 勝立至正至大之宏勳橫霸中原名震九有又非割據偏
 安之比叨在同心敢不剖衷以質月君道雖然自古徒無
 託身女主以舊抱負者後世當謂之何御陽笑遣唯其女
 主所以為千古之獨奇唯其託身於女主而功名亦與日
 月爭光尤為千古之至奇尊兄如未能信請留榻在舍一
 盟寸心他日協力匡濟何如月君謝道尚有一道者同行
 亦是異人今在天妃宮學生明日與彼同來結義不可背
 之因長揖而別到山僻所在復了原形柳烟問此狂生何
 如月君道教時才也將來我當用之遂騰身於空中遙見

曼尼從南陽而回。鮑姑從大名而返。蝗虫掃滅無餘矣。曼尼道：蝗虫原有神將押着，說是奉上帝勅令的。要我同去。回旨：我要把扇兒扇他一扇，就化清風而遁，便宜了他。鮑姑道：我正驅蝗時，前有神將問是何仙師，敢與玉旨相抗。我道：奉太陰元聖法旨，現掌劫數，生殺由得他哩。他就領了幾個零星蝗虫向北去了。月君道：上帝降災，是劫所當然。我之救災，乃佛心所使，即使得罪，庸何傷乎。那時開封府官員見蝗虫立時滅滅，與士民公議，將萬壽院改爲三聖殿，塑各位仙師聖像，春秋祭祀，以答靈貺。這是後話。只說月君回至家中，即將自己所置房產，并交與恩哥家掌。

管柳烟與老梅婢亦令任在道院。是師仍到董家庄。教素
英寒黃法術。自己同着鮑師。往來青齊間。要尋个創業興
王之地。正不知何處名山開新業。幾年異士出茅廬。且看
下回是。否。

香泉曰。嵩陽標封。富世必非笑之。而獨能選女英雄一
顧幸矣。從來世所棄者。豪傑之士。必與之。世所與者。豪
傑之士。必棄之。嗟乎。英雄識英雄。真難得也。

韓子衡曰。女英雄初未知有御陽子。而御陽子則早已
有女真人。是彼其才。誠可以復建文之位。而洩忠臣
士之憤者。遂簡在於心。他日寄以軍旅之任。端坐宮中。

撫御四方。故謂之曰女英雄之軍師。信然。卽謂之曰建文帝之軍師。亦信然。

求夏曰：軍師出處莫偉於三顧草廬。今御陽子隱在嵩陽。豈有女王而前在就見之體。乃作者偏要月君過訪。先以降怪引之。復以驅蝗導之。復又標出奇對以激之。於是改粧請謁。月君始知有御陽子。而御陽子之素知有女真人者。斯時返不知之。追去久而再卜。方知女真人已顧茆廬。然後呂軍師之出處爲正。

丘珠巖曰：月君與御陽子相見。自然議論天下之大計。而唐勳非其人也。作者先以顏額正士兩字引起。反復

議論古人出處。落到切已所在。而天下之大計。熒然文
勢若九龍灘。迴環曲折。究竟水脉直趨而下。唯波濤變
幻。莫可端倪。此大慧才人筆也。菟苑操觚家能否。

二金仙九州遊戲

諸神女萬里逢迎

唐月君看到青州亂山之內。有个大谷形如葫蘆。四周圍皆層巒削壁。抵一徑可入。口外雙峰對峙。其勢倒壓。若欲傾卸者。人都叫做卸石寨。內藏九仙臺。水簾洞。諸勝寬圓。約數十里。心甚愛之。鮑師曰。此地可以立基。但今者名聲太震。運會尚早。且遨遊於三山五嶽。粹然回來。做一鳴驚人。的事業。何如。月君曰。旨哉。是言。遂同了鮑姥。半雲半霧。乘着月色。自青齊而先下淮陰。漂母聞知。與露筋娘娘前。來請見。月君謂漂母曰。一飯之恩。人所易為。但恨無識英雄之俊眼。與施乞丐等耳。又指露筋而謂鮑師曰。當日我

在瑤臺照見之子。剝膚之慘。恬然禁受。古今止有其一。露筋姝荅曰。那時心如寒鐵。竟不知肌膚之糜爛也。鮑母請眉之以詩。慰彼俠母貞姬。何如。月君欣然題曰。

人間有羅帳。誰敢覆貞孀。一夜驅完玉。千秋蚊亦香。

右贈露筋姝

赤帝山河沒。王孫恩怨消。只留漂母在。終古奠蘭椒。

右贈漂母

二女靈再拜接受。各請到廟內暫息。隨抵廣陵。鮑姑指曰。此隋帝瓊花觀也。宜有詩以志之。月君口占云。

紅粉三千翠袖迴。竹西歌吹舊亭臺。君王去後瓊花死。

廿四橋邊月自來

月。君。又。見。一。座。梵。刹。規。模。宏。敞。與。他。寺。異。因。問。師。對。曰。
古。隋。宮。也。今。爲。禪。智。寺。地。占。蜀。岡。所。以。愈。見。崇。高。卽。投。落
雲。頭。竟。到。法。堂。一。盞。香。燈。光。笑。笑。如。在。碧。琉。璃。界。乃。題。一
律。於。素。壁。上。云。

香。刹。蒼。涼。燈。未。昏。蜀。岡。應。有。杜。鵬。魂。梵。聲。消。盡。笙。歌。怨。
月。色。留。將。粉。黛。痕。花。鳥。至。今。思。帝。宅。江。山。終。古。識。空。門。
可。憐。蕭。后。偷。生。去。誰。向。雷。塘。奠。一。尊。

題。畢。隨。向。金。山。焦。山。游。覽。一。番。在。寶。塔。上。題。七。言。絕。句。云。
月。華。西。逝。浪。歸。東。夜。半。雲。消。秋。漢。空。一。片。玻。瓈。無。底。鏡。

兩峰削翠在其中

又遍歷江畔諸山。始至金陵。鮑師曰：虎踞龍蟠，王氣徼矣。月君曰：江氣厚而山氣薄，所以六朝柔弱，非大一統所都也。行次吳門，有上方山太媽，與華光二女神來謁。鮑師曰：汝等已皈南海，何尚血食人間？且縱爾子貪財好色，淫人婦女，頗爲不端。二神踟躕前對曰：我子五人，各率神兵助高皇帝破楚，厥功莫大。故勅諭曰：江以東子女玉帛，唯君有之，非敢逞其私欲也。鮑師曰：豈無狄梁公者？其人哉！揮之使退。遂遊姑胥之西山，見響屧廊空，采香徑沒。月君笑道：從來帝王之力，不能庇一愛妃，豈獨夫差遂返震澤題。

詩十縹緲峰

蒼蒼七十二芙蓉。開向空波上下同。誰見仙姝吹鐵笛。
危峰影裏月明中。

月君愛七十二峰之勝。曰。此天子之大瀛臺也。淹留數日。
方適浙東。入臨安。過紫陽洞天。笑曰。此豈仙客所居耶。渡
江到會稽。看禹穴。登梅梁殿。謂鮑師曰。禹王明德。俎豆若
此。夫至山陰。翫蘭亭。曲水諸勝。曰。悠哉。此右軍之遺蹟。然
後之台州。登赤城。玉霄。天姥諸峰。又度石梁。俯瞰洞中。水
聲瀟瀟。如雷。霆激裂。飛身直下。見一老僧入定。在石牀上。
傍一小衲。誦法華經。人至其前。不驚不聞。遂與鮑師攜手。

夕步
而出口占一絕以指甲劃於洞口壁上字跡深入寸許至
今宛如新也詩云

石如半月跨天台千仞危溪劔戟開無數雷聲喧覆底
一雙人影過橋來

在天台山諸洞天遊遍尋不見桃花古洞月君笑曰倘若
劉郎再來則如之何言未畢忽一垂鬟小姝趨而至前曰
三仙師有請乃沿着澗水而行行到盡處則水從洞口噴
出小鬟摘一桃葉投之于水曰請三師登舟鮑師與月君
曰好相戲遂躍入葉之中央小鬟站在葉尖呼陣香風逆
流吹上進得洞內二女早出花間含笑相迎矣引過小橋

遙見亭臺幽邃。別有天地。小鬟進松蘿飲。與胡麻飯。留再宿。始別。二女吟曰。

浩劫人無到。桃花豈有因。天邊雲共雨。不染洞中春。月君信口次韻曰。

漫說桃花片。曾無仙子因。瑤臺偏有客。來看洞中春。

二女撫掌大笑。導月君與鮑姑至一峭壁。高有萬仞。仰見天光。若在井中。二女曰。從此出去。其便。遂各分。身而飛。身而出。却在曹娥江畔。已有旌節來迎。鮑師視之。一女神冠履服飾。有似后妃。乃孝女曹娥也。見了二仙師。卽下拜曰。奉上帝勅。封貞孝少君。督察水府。及人間功過。聞太陰君駕。

臨特齋心敬迓。欲求聖製碑文一章。光耀幽巖。月君曰。蔡邕所題在前。恐難續貂。如何。曹娥因詩。月君乃作數韻付之。文曰。

志貫金石。

何況潮水。

德動天地。

何死人鬼。

孝女曹娥。

傷如之何。

海枯嶽碎。

寸心不磨。

帝封少君。

彰善瘴惡。

造化威權。

昇爾賞罰。

雲旗翕翕。

絳節央央。

惟謫斯格。

降福攸康。

曹娥再拜。送至錢塘方別。月君迤邐來到。桐廬登巖。子陵釣臺曰。千古一高人也。題二句于壁間。掉頭豈爲耽江海。加足何心傲帝王。

遂抵金華。上括蒼，看石門瀑布。曰：青田先生之精靈，其在斯乎？至於雁蕩，謂鮑師曰：自山左至此，此山奇奧秀拔，有七十七峰，森然干霄，而皆隱於岩谷之中。外觀若無所見，謝靈運守於茲，土瘠好山水，猶且失之，能不爲山靈稱憾。又見一峰曰玉旣頂，平而圓，色潤而潔，極爲可愛。因摩其頂而題五律一章云：

拂衣來雁蕩，霞彩碧空流。
我有孤懷月，高懸萬古秋。
懸崖手再撒，削壁跡雙留。
歌斷思仙曲，因風到十洲。

又歷大小龍湫，見飛流而下有三千餘尺，曰：如此奇景，惜在海涯，猶之乎國土，生於僻隅耳。遂渡海至閩之武彝山。

山有一帶削壁橫巨者幾十尋峻險插天猿狄莫能攀也
月君折竹枝爲筆騰身半空揮四句於壁上每字圍方尺
餘若龍跳天門過此者稱爲仙筆詩云

削石千尋翠萬重洞門深鎖幾芙蓉山靈自是仙家物
不許凡人住一峰

題畢請鮑師亦留一首鮑姑曰仙子之詩佳者許飛瓊與
樊夫人今得月君而成鼎立我於斯道未精豈可貽笑月
君曰豈有爲師者在弟子面前謙遜的理鮑姑乃書一絕
云

武彝仙翁何處去峭壁萬丈插空天我來策杖明月下

微聞鶴唳出松岫

月君道一氣渾成天然標格仙家之老杜也乃遍尋玉華
仙掌天柱七臺諸名勝俯見九龍灘水曰人乘山川之氣
以生此地當出龍陽君鮑師笑曰自古有之于今爲盛遵
海一望曰纍纍然若黍米者其海島諸國與鮑姑曰海包
乎地中國亦海中一大島也鄒衍謂九州之外復有九州
禪海之外又有大海是應指大島外之海謂之禪海海中
之小島謂之九州耳若至瀕洞無涯之極處則已無底又
豈有島乎月君曰鄒衍之說勝于管窺者多矣遂御風而
飛至厓山鮑師曰宋祚絕於此處海外僻遠從無悉弔者

宜有詩以悼之。月君題曰。

匡山猶講學。中國已無家。子母爲魚鼈。君臣葬海沙。事
由誅岳始。源豈滅遼差。辛苦文丞相。戎衣五載賒。

又自瓊雷而達嶺南。覽祝融之墟。循尉佗之跡。周流五嶺。
乃憩羅浮。幽香杳渺。正梅花欲綻之候。鮑師指一株老梅。
謂月君曰。梅花百萬株。皆從此株創始。乃神物也。月君視
之。其形若老龍湧地而出。其根如千百蛟蟠。互相糾錯。其
枝幹多拳曲倒垂。有若攫拏之狀。皮膚斑剝。紋如黝漆。半
爲苔蘚所蝕。其柯本脫皮有三尺許。潤潔異常。謂鮑姥曰。
此待我來題詩也。乃以衣帶蘸硃砂揮一絕云。

露雕紅蕊堪爲翫。風剪青霞好作裳。何事千年冰雪操。
頌教一夕嫁仙郎。

當晚與鮑姥同坐樹下。月君曰：古來高人逸士，或游五嶽，或泛五湖，嘯月吟風，亦仙流也。何必求海上三山哉？只見一絕色女子，帶着个青鬟，微步而來，向月君與鮑姥敘。再拜曰：妾意太陰娘娘到此，必爲我表揚清操。何期反加瑕玷。耶月君問：子非與師雄相會者與？曰：然也。妾乃梅花孕結之精英，妾在則花榮，妾去則花萎，與梅花爲一體。非山妖木怪，憑附于物者比也。偶爾步月，邂逅趙郎，同酌花露，令翠羽歌以侑觴。因此子有仙骨之故，在妾有形無質。

豈有男女交合之事耶。可奈世人形之篇詠。不惟玷委。實玷梅花。掬西江之水。而不能洗者。千百年於茲矣。月君又問于言。爲梅花之精英。何以吳中元墓。梅亦甚繁。而獨無精也。對曰。元墓之花。喪其天者也。大抵人以結子之利。故到處種植。畧至結子稀疎。或截去老枝。而補接之。甚則并掘其根。另培新者。焉得有英。非若此間。千百年無人採折。自然而全其天者也。鮑師曰。此至理也。月君可另作一首。爲梅花生色。爲之子完名。毋使人致疑於冰雪也。月君一想于下兩句。改數字云。

鍊出千年冰雪操。不妨月夜會仙郎。

梅花女子大喜再拜謝曰山中花釀不堪小酌倘蒙垂鑒當令攜來言未畢又一青鬟攜酒一尊朱盒一枚冉冉而至盒中果四品荔枝圓榛松子皆新鮮者鮑師曰非其時何以有此曰妾於餅時攜來剖新篁而貯之節中可歷年不壞月君嘗其酒香而清冽問何所釀曰梅花之蕊和松子釀成又問二青鬟何處得來曰此千年翠羽亦得花之精氣者笑談之頃不覺斜月東升花影滿衣坐至將旦方別了梅花女宛延而下贛關見章貢二水交流曰此邦女風無節烈過滕王閣曰何俗也不登而去之匡廬觀五老雙劍諸峰雲屏玉簾諸瀑布曰山雖佳不免有和尚氣俄

開笑聲漸近。則大姑小姑姊妹來迎。邀登小孤山之八卦亭。天光若翠。月華如霰。萬里江濤橫絕南北。大姑吹玉笛。小姑歌以和之。其聲清激。潛蛟躍乎波間。老鶴翔於松杪。歌竟。大姑亦止笛而言曰。妾家姊妹二山。曰大孤小孤。適與彭郎山鼎峙西江。蠢夫謂妾嫁于彭郎。編造俚曲。唱於澤畔。良爲可惱。請太陰君一詩。喚醒世人。月君不辭。援筆題示曰。

大姑神女小姑仙。漫說彭郎舊有緣。昨夜月中吹玉笛。一聲裂碎石彭巖。

忽聽得對顧山頭。聲如霹靂裂爲兩半。漁舟客舸皆驚起。

從此俚歌遂絕。二神女大喜，送至黃梅而別。鮑師與月君
沿着江山，至于武昌，登黃鶴樓，度漢口，上晴川閣，曰：江山
大觀也。宜仙翁馭鶴至此乎？去而循漢臯，見兩美人浴于
清川水窟，挂于最高松枝。月君令鶴銜去，二女羞恚不能
出水，乃相謂曰：凡夫豈能及此？殆有神人相戲與。月君應
聲曰：豈曰無之？二女曰：妾等裸體，寧能接駕伏惟。太陰君
原宥。月君曰：倘是鄭交甫，則如之何？二女曰：若彼狂童，殊
且不能得。况衣履耶？月君令鶴銜還，二女忽不見。鮑始曰：
想着了惱，避入水中矣。月君大笑，抵湘江，遙見神女數十，
金支翠旂，引導而來。則湘中二君娥皇女英也。二神女亦

在其中前趨稽首曰。妾等因湘皇以謝罪。月君曰。幸二神無介懷。湘君遂至水府。覺冷光逼人。清素幽潔。與廣寒無異。開雲母之屏。設瑤瑤之宴。月君問世傳湘靈鼓瑟。何也。湘夫人曰。有侍女瑟瑟。頗善此技。偶向波間調軫。爲錢起夢中聞之耳。遂命瑟瑟。至前試鼓一曲。月君曰。清以婉淡而逸。其素女之流。亞乎作詞一闕以贈之。

風蕭蕭。雨霏霏。瑟瑟調來今古稀。塵外仙姝神欲動。水中帝女色俱飛。

湘君曰。予聞太陰君少時。曾詠湘竹。亦是此調。月君大驚。鮑師曰。幽明一理。天人一致。吟於蒲臺。已聞於湘水矣。湘

若曰帝南遊而崩已百有十歲予少一歲子妹少二歲追
至湘川自沈于此乃詩家往往加以艷詞綺語助其筆墨
風流真司不肯少貸子姊妹以羣端於屈平之寄託所以
槩置勿論月君曰風雅狂生不可一世我輩猶不加宥而
誰宥之若責之以義彼亦將神仙爲忌才也衆神女皆大
笑隨辭出水府湘君等欲送鮑師固止之乃至洞庭湖見
君山如一翠髻浮於水面微風不動皎月初升恍若水精
世界月君吟詩曰

蛟龍何處且潛靈應是沈冥醉未醒清鏡一規九萬頃
中央湧出佛頭青

吟甫畢狂風捲地駭浪拍天月君與鮑師隱于雲端遙見
 一妙年龍女引數个垂鬟踏浪而來大叫恩師何在鮑姑
 視之乃當日以仙艾授於王煒得入龍宮嘗好其女龍君
 遂以妻之是在粵南之事今却在洞庭湖中未知其由禮
 應曰龍女猶能念及我哉龍女曰何意數百年不得見恩
 師之而因邀入水府鮑姑曰不如君山頂之佳也於是同
 躡山頂頃刻設席珍羞充仞鮑師問何以移居於此曰分
 藩於洞庭湖洞庭君卽王郎也鮑師問安在曰爲射陽君
 請去看甃肚湖蚌珠月君問看之何意龍女曰此珠飛潛
 靈異各水府所未有者移時宴畢獻月君伽楠天然如意

一枝獻鮑母旃。禮天然如意。一枝曰物雖細微。出自天工。非人力也。早見朱旂丹旆。紫蓋黃鉞。蔽天而來。昭祠神報。洞庭君駕回矣。鮑姥與月君卽起告別。龍女挽留不住。跪送於道左。爰造衡山南嶽夫人。迎至朱闕。延入離光殿。小宴款待。月君曰。琴去繁文。方是神仙之道。夫人曰。荆南蠻俗。大槩不能知禮。妾等亦難出乎其類。因問月君奉勅斬除劫數。何事閒游。鮑師曰。所謂偷得浮生半日閒耳。各拊掌而笑。又互相議論神道仙道之分。鮑師曰。仙屬純陽。神則純陰。然乃世間城隍土地之神也。若五嶽之神。或亦陰陽各半耶。夫人曰。然。龍亦純陽。而位居乎陰。菡水府之神。

亦陰陽相半。平月君離席，竚立露臺。見回厓一峰，正當殿背。笑謂夫人曰：言別於此峰可乎？遂齊飛至峰頂。熊相蠻蠻溪峒之勝，盡在掌中。月君曰：觀止矣。別過夫人，竟適西覺山川毒氣瀰瀰，漫漫若火蒸者。然月君曰：冰中有蚕，雪中有蛆，毒氣中乃能生人耶？鮑師曰：蚕生於冰，蛆生於雪，皆爲貴物。若人生於毒氣中，則賤一等。卽欲去之，願見一石峰，明潔如玉，宛如女子之形。眉彎兩道，髻縮一窩。素手半垂，玉指微露。雖回工亦所不及。視其髮際，有硃砂篆三字，曰石丫頭。月君笑曰：旣係丫頭，曷不嫁人？石應聲曰：煩二仙爲我通媒也。月君人驚曰：石言於晉師曠，謂石不

能言蓋有憑耳。此殆有憑附者。與鮑師曰否。乃其自言也。我游粵南時。已久知之。石朗言曰。旣已久知。請贈一詩。不枉駕臨。鮑師請月君贈之。月君曰。我於此有未明。無處落想。請師太太贈以片言。爲彼光寵。鮑師卽題石背云。

枉教人喚石丫頭。何不芳年便嫁休。只爲良媒無處覓。甘心獨立萬千秋。

那石朗聲謝曰。近有官宦竟要將我移去。得此詩。可以止其邪念矣。并請落了鉢。留个聖蹟。鮑姑就添註西池仙子鮑某題。月君再視其容。若含笑者。然遂取路都勻。而造雲南。曰。黔爲滇之喉吭。尚少一鎮以撫之。迨六詔河山。約畧

夕
月
歷遍月君謂鮑姑曰。真之山其脉散漫而無震穴。氣則疎
濁而不蔚秀。非產人材處也。鮑師曰。萬國水皆順流。唯滇
之水則倒行。斯亦奇事。足徵此邦之易叛。月君曰。我正惡
此。因吟一絕云。

此水何爲獨倒行。朝宗無路更無情。藩王夏竦皇王命。
人意能違天道行。

鮑師大笑曰。此詩可移贈燕王。卽渡瀘水。至于蜀中。登峨
嵋之巔。時方暮春。霰珠撲面。勁於鐵粒。剛風剪衣。利若鋒
刃。月君曰。凡人奈何。鮑師曰。凡人豈能當此。或三伏時。備
重裘而登。然亦不能過宿也。月君曰。我視峨嵋之高。約一

百二十餘里更有高於此山者乎。鮑姑曰無之。惟崑崙
姑射又高乃仙山也。月君曰山之至高者曰嶽。何以峩嵒
不稱爲嶽耶。鮑姑曰嶽者五方五帝所居。歷代天子多有
祀典。若峩嵒不但天子不能祀。卽神亦不能居也。譬如高
才博學之士人不能測其涯岸。難以相親。皆掉臂去之耳。
月君大笑。其山巔之正南有石如鏡而大可畝許。其前有
大空壑之外有石壁。壁上鑿有峩嵒洞天四大字。橫徑者
丈餘。旁註曰坡仙筆。鮑姑曰當日東坡書此。原有徑路可
至壁前。迨後百年有應龍出於石中。裂成爲壑。今內遺有
龍種。世人妄謂東坡騰空而書。豈鑄石匠工亦能騰空者。

耶月君曰。有道者與世人言。猶之乎向蟻蝶而說鯢鵬。對
蟻。而談蛟龍也。俯視壑內有小龍。錦鱗朱鬣。長止數寸。
形如四足蛇。而具五爪。游泳跳躍。其首宛然龍也。又至一
峻坂。斜側不能步。二仙各離坂尺許。踏空而行。行經三折。
見一石洞。洞中坐一老僧。赤身跣足。遍體皆纏藤蘿。忽聞
樹震山鳴。腥風卷至。則兩隻猛虎。徑撲二仙。月君以手指
之。虎遂伏而不動。問鮑姥曰。此何僧也。鮑姥曰。我亦不能
知。大約已證正果。恐凡人傷其肌骨。故留虎以守之耳。此
豈可無詩耶。月君乃題于洞壁曰。

何日空岩下。跏趺入定真。藤蘿纏瘦骨。虎豹護枯身。應

入無生路。常爲不滅人。茫茫堯甲子。天地幾回春。
隨離了。我媚來。向成都。覽永安宮之遺址。與浣花艸堂之
故蹟。渡濯錦江。登劔閣。回望蜀中真。一萬里石穴。關口僅
容方軌。設在千尋峭壁之間。一夫守之。萬夫莫能上也。月
君因口占五律一首云。

劔閣千夫禦。陰平一旅過。可憐漢統系。纔得蜀山河。
遼婦心難泯。謹孫淚不磨。從來佞臣舌。覆國勝矛戈。

出了劔關。由棧道至秦中。先循邊塞而行。月君請至西極
一登崑崙。鮑姥曰。此上真休浣處也。又請游姑射。鮑姥曰。
神人藐姑。乃男子身。既無正事。何得遠謁。詩家誤于姑字。

多用○到○美人○身上○去○真○夢○中○語○耳○月○君○曰○微○師○言○我○亦○道
是○神○女○又○請○教○天○缺○于○西○北○則○崑○崙○之○外○果○無○天○乎○鮑○師
曰○地○陷○於○東○南○指○海○而○言○也○天○缺○於○西○北○謂○日○月○光○所○弗
及○非○無○天○也○故○山○海○經○言○有○燭○龍○銜○珠○以○照○幽○谷○月○君○曰
有○人○乎○曰○但○有○奇○形○異○狀○之○禽○獸○若○并○禽○獸○無○之○則○燭○龍
亦○可○不○照○月○君○曰○師○乃○仙○子○中○之○張○華○也○遂○游○二○華○月○君
指○玉○女○峰○曰○此○石○稱○玉○女○乎○因○題○云○

誰○與○錫○嘉○名○得○向○雲○霄○立○偶○有○玉○女○過○笑○云○不○我○識○

鮑○姥○曰○此○峰○擅○名○已○久○何○以○貶○之○曰○為○其○不○及○石○丫○頭○也○
丫○頭○虎○理○纈○密○玉○女○則○粗○而○有○筋○丫○頭○眉○目○如○画○玉○女○不

過畧似人形。丫頭娉婷有致。玉女身材太覺笨重。玉女叩之默然。丫頭則應答如響。如此玉女何異於享大名而寡於學問者乎。世人之分美惡以耳。我則以目焉。不貶諸離。了二華道終南。相近乾陵。鮑師曰。則天在其中。最能纏人。宜亟行也。已踰百里。忽見月光慘淡。霧氣飛揚。隱隱有美女十人前導。喝曰。大周武皇帝駕到。速來迎接。月君視之一垂老婦人。並無冠帔。頭挽盤龍肉髻。身披團鳳單衫。紫練花裙。舊綾繡襪。跨並濃霧之內。傳諭曰。嫦娥爲月殿之主。鮑姑乃瑤池之客。與朕並無統屬。可請至行宮。以賓禮相見。卽回身先去。十個美人簇擁着鮑師月君而行。至一

古廟廟內齊齊整整，塑着那十个美人的形容。月君心以爲怪，那時武后降階，進入先向月君賀喜，又向鮑姑敘舊。月君曰：師與后是故交乎？鮑師曰：后本大羅天女，所以護面。武后曰：朕福運未艾，奈上帝苛刻，不令轉世再登皇極，又不許仍歸天女之班，以致沈淪於此。又自巢賊發掘寢宮，冠履珠玉皆被竊去，幾致不可見容。望太陰主救援，則个月君曰：事由上帝，未敢與聞。武后曰：不然，朕是个女英雄，爾亦是女英雄，英雄惜英雄，湯火有所不顧，何其儒也。鮑師道：且請教援手之法。武后曰：朕今爲上帝所棄，意欲歸于魔道，出世橫行一番，以暢前生未了之志，但要太陰

主與掌教者一言耳。月君曰：余與利魔從未謀面，小仙
魔如仇，豈能爲后作緣。說畢，卽欲起身。武后勃然變色，
鮑姑曰：朕淪落千年，今日幸得一個對手，請問嫦娥奉命
殺伐中原，因何黃夜到此。請朕去暗中行事，我今首與上
帝爾等者係明證。十美人嘆曰：我等者所目擊，月君忍不
住把袖中手巾一幅，向着十女拋去，盡裹在內，藏于袖中。
拉鮑姥道：我們去休。武后大怒，向空指手劃腳，只見饒銀
大小的冰雹，無數打將下來。月君又取手帕一方，拋向空
中，却像似片大石板，冰雹乒乒乓乓，都打在石板上，一塊
也不得下來。武后就脫下裙子，也要來襲月君。鮑姑一手

接住道請各收了神通我有道理武后巴不能个解紛道願聞仙師尊命鮑姥道且俟太陰相會利魔時我勸他一說何如武后道如果未會太陰主身邊玉璽印與一顆就是用情了鮑姥勸月君道今日之會良非偶爾天后得印而有遭逢何莫非太陰主提攜之力人天路上豈無再會之日乎月君道可笑他不好好相商要同我去見上帝這不是个女光棍圖賴人麼難道我怕他不底武后見有允意斂手再拜曰適聞唐突幸勿介懷月君也是好勝的見他屈膝來求就一手扶住道我何惜印文哉但看不得你把這個死皇帝嚇人耳武后笑嘻嘻的取出一幅舊素

綾來遁與鮑師。鮑師在月君臂上解下玉璽。武后卽將綾兒覆在印文上手按一按。已是清清楚楚的玉虛勅掌殺伐九天雷霆法主太陰元君十六个字。武后隨收入袖中。又懇月君放還美人。月君道：這十個是何妖婦說得明白。纔放還你。武后直說道：這是杜拾遺廟。後來坍塌了。人誤爲杜十姨。就塑下十個美人。便有十個姓杜的女人。占住此廟爲首的杜撰夫人。次是杜韋娘。在此作禍作福。圖些血食。恐怕弄出事來。投託在朕之駕下。前有兩個書生。知道原委。要說與地方毀他。被朕一陣冰雹。打个半死。狼狽逃去。所以此祠爲朕行宮也。月君大笑道：原來是一班鬼。

祟怎麼也說到上帝前作證呢。隨將袖子一洒，都跟踉蹌蹌的，擗倒在地。二師已起向雲端，武后與美人等拜送不迭。迤邐前行，已次妬婦津。鮑姥說：「這個妬婦也是古今有一無二。」忽有小舟唱歌而來，歌曰：

妾心最愛美人粧，妬婦津頭一棹行。若使有緣來渡此，風恬浪靜水生香。

月君道：「這個婦人能與妬婦相抗，是個奇的了。」我們渡他的船罷。早見他攏向岸邊，纔上得去。那婦用篙一點，放到中流。陡然狂風大作，吹得那船如磨盤樣旋轉。底兒翻起向天。兩位金仙顛倒落水，就有無數捉生替死的鬼搶近。

身來月君顯出神通。仰口向上一吹。水皆飛起。簇着兩師直上雲端。見妬婦將次歸到祠內。口裏還說道。且教這個婦娥。從天河返到廣寒去罷。月君大喝道。發妬婦。我要看。看你的妬心。妬婦回頭見二仙無恙。即取身邊軍器來迎。却是他當初燒火的鐵叉。煉成炁候的。月君吐出劍氣。先要斬斷他的鐵叉。擊格一聲。動也不動。那青炁就纏住在叉上。竟有千鈞之重。舉又舉不起。舞又舞不得。急得妬婦丟了叉。駕風而逃。鮑姑早放出火鏡。內千百神鳥來。蜂擁着妬婦亂啄。待要鑽下水去。無奈渾身被神鳥卷住。掙扎不得。頃刻爲齏粉。那鐵叉鮑師收了。要知道鬼神是已死。

的魂魄經着千萬鳥嘴一啄散若烟塵不可復聚這算是真正死比不得人死了還有個鬼在月君向鮑姥道男子而妬則天下有才者皆罹其毒女子而妬則天下有色者皆遭其陷我今先滅妬婦以儆彼妬才之男子便向離位上呼口氣吹去散作萬道火光將妬婦廟宇頃刻化爲赤土然後度函關來至晉中先游五臺山見僧衆如蟻月君曰有個能成佛者否鮑姥曰非力不能勢有不能也何以故修佛者至無生而止不可以世數論一到轉輪忘却前因矣焉得有唐玄奘十世童身者乎我道家性命兼修先煉長生道成則羽化如其未成猶不失爲地仙再加修煉

是个有把捉的是故佛道難而仙道易也。一路說說話話。已到晉南有二少女來接鮑姥視之亦不知爲何神。月君詢其姓氏。二女曰。見家姊妹姓樂爲繼母凌虐而亾。上帝以貞孝命爲太行之神。專司此間水旱疾疫。至宋崇寧間。邊西乏餉。兒家以一盂飯。遍食三軍。遂得勅封冲淑冲惠真人。建祠在太行山之西溪。隨請月君鮑姥往幸其所。見宮殿峻整。背崇巒。俯曲澗。前而與左右皆削壁千仞。逶迤環拱。而澗水噴激於下。亦勝境也。二神女復請留題。月君贈以詩曰。

烟霞深鎖殿門開。鶴唳寥天。下碧苔。木青含一水去。

千山黛擁二仙來。當年貞孝堪爲法。終古精靈且禦災。
直使鬢眉還下拜。香風日夕動崔嵬。

二女再拜稱謝。月君遂行至一大寺。寺門題曰古陵樓。師曰。其下乃石勒墓也。月君漫題云。

今日慈王寺。千秋伯主墳。玉衣消宿莽。金磬徹空雲。
一闕千峰抱。孤城萬戶分。袖中雙劍氣。談笑掃塵氛。

又至黃圍洞。見瀑布冲出口。冒去數丈。其下行人仰視。若張素幔。月君曰。可惜奇景。都爲俗人草草看過。不匝月。尋遍太行諸勝。卽從星輅下九坂。已入河南界內。先游洛川。處妃迎入水宮。龍鱗爲瓦。鮫綃爲幄。玳瑁爲牀。水精爲

簾牕格悉。琢珊瑚門楣。皆飾珠翠。鮮華藻艷。炫心奪目。列
音玉之案。設沈香之椅。虬脯鸞管。腥身麟髓。奇肴珍品。無
所不備。小鬟獻酒。月君嘗之。曰何鮮也。慮妃曰。此蝦腦釀
成者。月君曰。水府繁華。迥勝仙家。鮑姥曰。妃帝女也。爵在
湘君之上。乃無知曹植。輒作冶詞。以擬阿甄。獲罪於天矣。
慮妃曰。我已行激。莫司索。二人魂魄來此。完其志願。亦善
處之法也。卽令小鬟呼令前來。月君見陳王與甄后攜手
至階。再拜而立。窺其情狀。異常篤愛。月君曰。一念之差。于
劫不返。請鮑師開諭之。說偈曰。
樹有相思花。水有比目魚。冥冥夙業。交合在清渠。可

韓人斗才升合已無餘咄連賦續續隨我凌空虛
陳王與甄后聽畢心者不釋相依相戀的去了月君信口
吟曰

忽見雙魂笑還思半面啼人間爲甚麼地下作夫妻孽
債三生障情緣萬劫迷如來空棒喝燐火夜凄凄

月君與鮑師辭別處妃前往嵩嶽尚距百里見四个美鬢
捧着冠帶前來叩接致詞曰嵩嶽娘娘敬遣賤婢子銜命
猥以嫁女弗獲祇迎又恐褻瀆不敢遠邀聖駕幸惟諒跡
原心賜之矜宥齋獻微儀二色聊申登極之賀伏冀不加
詞斥寡小君幸甚月君聽其詞令和惋聲音清脆視其姿

色明媚絕倫。乃詢其名字。荅曰：月黛雲絲、小紅紅、小素素。月君謂鮑師曰：使乎使乎。視其所送之冠，則前後十二珠。梳冲天鳳翅，紫金造成的。其帶則是九龍吐珠、羊脂漢玉碾就的。帶鈎是蟠螭二條，互相銜結。四睛四唇，皆朱色。係血侵而成。約值數萬金。月君固辭不受。四鬟曰：聖后見乘如此，寡小君何以容足。鮑姑曰：詞云：賀登極於禮宜受。月君方收，下隨摘鸞絲上夜明珠四顆，各與一枚。四鬟叩首謝去。月君曰：我有未解，何以嵩嶽恭敬若斯也。鮑師曰：此易明耳。汝掌中原劫數，嵩嶽正屬統轄，安得不小心盡禮。衡嶽亦聲號所及，所以設宴交懽。至於西嶽，則絕無子。

涉猶之乎遠省上。司經臨地方聽其來去不出迎送無奈。彼何月君笑道若然則鬼神亦不免於勢利也。鮑姥見黃河奔湍此駕雲還快遂與月君同立於波濤之上順流至於汴梁。月君曰去年今日正在這個地方降鹿怪哩。顧見萬壽仙院改爲三聖殿各塑有法身彷彿二師與月君的相貌。鮑師曰無相無相纔是真相。如今有相有相乃是假相。兩位金仙拊掌大笑徑逐青齊。那知道山河綿邈殊鄉無花鳥之愁。城闕荒涼故國有滄桑之感。正是萬里烽飛燕孽雄師過濟上。九重火發天狼兇宿下江南。且看下幾回紋出。

王新城曰：神鬼畫靈山沒筆端，妙在亦寓勸懲之旨。足以正人心而維世道，不可當作仙真游戲。草草看過，在闕曰：諸神女皆畫鬼筆也。而其語言事實，則仍是畫人作者如僧繇、道子、追魂寫照，悉臻神化。至若卷內諸詩，直可貫徹三唐，豈僅時流不敢望其項背？香泉曰：余生平不惡婦人，如色而惡男子，如才蓋如色爲常，而如才則可異。然入宮不妬者有之，從未有立朝而不妬者。作者借如婦以發洩，與余良有同心。碩人曰：二仙遊游九州，正燕王圍濟南，攻東昌之日也。爲月君者，出而固不可縮頭，又不能將何以處。作者算

个去路却换出一篇開闢大文字

同

三

新刻逸田叟女仙外史大奇書

挑道術倡逆興師

耿炳文拒諫敗績

話說天狼兇宿卽燕王也。嫦娥在天上與他結了大仇。轉生到下界兩家便爲敵國。這裏面就包着兩次劫數。自始至終一主一賓是這部書的大綱。目前回月若回至山左。燕王靖難師已下江南。就該接着起義勤王。但燕王怎樣奪了建文天下。乃最要緊的關節。必須敘出个原委來。然後兩家的事業萬緒千頭。方成經緯。合爲一局。請着次第敘出。當日洪武太祖第四个庶子。錫名曰棣。有智畧而且驍勇。以征朔漠有功。封王於燕。治北平府。卽金元之故都。

士馬精強。早蓄不軌之志。因東宮是嫡長子。無可如何。盛
心常快。快不履于藩封也。適有江湖行脚僧道衍者。俗姓
姚名廣。孝曾遇新羅國異僧授之望氣占星行兵佈陣之
術。在金陵時。窺見燕王有異相。乃游于北平。交結宦者狗
兒爲之先容。由此得謁燕王。道衍長跪進言曰。臣之來也。
要製一頂白帽子與王戴。不知殿下許否。燕王想王上加
白。是个皇字。大異其言。遂留入府中。問道衍你說這個白
帽子是怎樣的製法。道衍對曰。那白帽子。臣自有個制度。
但不是一人製造得來。還要幾個文武將相相助成功。燕
王悟其意。就暗暗招納異人。召募勇士。以伺機會。王之愛

妃徐氏爲開國魏公諱達之女。輝祖之嫡妹。聞之諫曰。高皇帝爲根本之計。久立儲君。羣臣豫附。四海傾心。縱使良平復生。亦無所用。其權謀前者。胡維庸自取滅族。其兆已見。大王貴爲帝子。富有千乘。傳之子孫。儘勾榮顯。幸勿聽此狂僧之語。燕王已稍稍冷了念頭。道衍又進言曰。漢高處于草莽。呂公識爲帝王之相。天所興者。誰能廢之。今市上存一相士。姓袁名琪。號柳庄。其風鑑與呂公相似。願殿下請來一決。燕王初不之信。過了數日。悄然同了幾個衛士。裝束着一樣衣冠。到袁琪對寓肆中飲酒。琪望見卽趨拜王前。曰。殿下何有。輕至此。王佯不省。曰。我們看衛士。慎

勿胡言。琪微笑不答。翌日道衍引之晉謁。琪曰：「昨日之衛士他日之太平天子也。」王問：「當在何時？」琪曰：「卽看鬚長過腹。」燕王笑曰：「年將四旬，鬚豈能復長？」這是不經之言。衍又進曰：「如琪一人之言不足信。臣聞軍衛中有一卜者，叫做金忠，人多稱爲活管輅。令他一卜，看是如何。」燕王密召金忠至府，卜得卦兆曰：「二文者亾。」王乃爲皇。王問：「怎樣解說？」忠曰：「此天機也。至期自應。若要明白這緣故，請大王隨手寫一字來。」燕王以指在茶杯內蘸了水，寫个馬字。水點淋漓，滴滴共有六滴。忠曰：「此六馬渡江之象。當應在大水之年。決無可疑。」燕王忻然得意，就拜道衍爲軍師。琪與忠

同參謀議。又常使心腹數人潛住京師。別探事情。一日有
密報到來。燕王拆視。是皇太子已薨。禮部議諡曰懿文。燕
王拊掌大笑。謂道衍曰。前者卦兆是二支皆亾。朕當爲皇
今一文已亾。此一文當是姪子允。朕今使刺客刺之。何
如。道衍曰。爲時尚早哩。大王得天下。也要學高皇帝。豈
一刺可成大業乎。燕王曰。若然。別有一策。父皇平素愛酌
是朕。若得左右吹噓。召入京中。立爲允儲。不強似動干戈
麼。道衍曰。這個且去圖之。遂遣長史葛誠。周鐸。與心腹校
士數人。齎金珠入京。屬託徐魏公輝祖。及九卿茹瑺。蹇義
等商議此事。時太祖正以燕王智畧類已。意欲立之。羣臣

小兒

第十五

有諫阻者。有聳諛者。紛紛未決。葛誠卽將燕王謀爲太子之事。據實以奏。洪武問之。魏公輝祖曰。固有之。不可立也。太祖乃立元孫允炆爲皇太孫。儲位既定。周彝卽遣人將魏國公及葛長史。計奏朝廷之語。具報燕王。然後約了葛誠回去。復命燕王。陽爲不知。待之如舊。迨太祖崩。天皇太孫嗣登大位。改元建文。燕王大喜曰。何卦兆之神也。原來有此兩個文字。卽帶刺客力士。南下奔喪。將至淮安。接得太祖遺詔。不許諸王臨喪會葬。只得含慍還國。遂與道衍謀欲興兵。衍曰。此必敗矣。以我數千之衆。怎敵他天下之全力。臣有一計在此。可分遣能言之士。到諸王處說之。王

日說之言若何。衍曰：秦王、晉王、蜀王，秉性純良，兼好文雅，是說不動的。若齊王、周王、岷王、湘王等，貪財好色，又與太孫不洽，可速遣使去。大意說太祖遺詔出自好臣假的庶民之家，尚須奔喪，豈有貴爲帝子，不許一哭其父者乎？我弟兄將來必盡遭魚肉，須當協力同心，所以免難之策。如此則縱橫之勢成，而我得從容其間。朝廷卽欲加兵，決不能先及于我。然後相機而行事，方可圖也。燕王曰：善。差人分說各王去訖。又謂道：衍曰：朕欲以入賀爲名，親至京師，窺視朝中光景，可使得麼？衍曰：這個使得。于是燕王奏請入覲，不候旨下，卽兼程而進。帝令谷王穗出郭迎之。燕

王送之以燕趙美女。能歌曲的十二名。谷王大悅。及至關。燕王僭行御道。昂然登陞。大違儀制。御史曾鳳韶劾其不敬。帝詔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燕王智慮絕人。酷似先帝。北平士馬強悍。金元所興。宜乘此時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帝曰。朕以至誠待之。自無二心。乃大饗數日。遣之還國。道衍等皆遠接。問曰。大王觀其君臣若何。燕王曰。文臣迂濶。武臣粗疎。皆易取也。從此製造軍器。屯積糧草。先後募得丘福。譚淵。丁勝。龐來興。勇士四名。與舊衛士張玉。朱能。命爲六龍將軍。日夕操演兵馬。反跡已著。朝廷尚屬未知。那時有燕山百戶倪諒。密本奏聞。又有按察司僉事

湯宗亦奏燕藩有異志。帝隨命工部侍郎張昂爲北平布政使。謝貴爲都指揮使。又令都督朱忠帥兵三萬屯于開平。協謀備燕。會諸王皆感于燕使之言。互相煽動。盡欲倡亂。各地方城守官員。日有密封上聞。帝謀諸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泰請先削燕藩。子澄請先削諸藩。剪其羽翼。則燕藩勢孤。可坐而致也。帝從澄議。發使執周王橚。岷王榘。齊王榑。代王桂。皆廢爲庶人。湘王柏自焚而死。燕王聞之大駭。因詐稱失心瘋病。狂走于市。奪人酒食。或哭或笑。胡言亂語。甚至偃臥糞壤中。彌日不甦。張昂謝貴佯爲問疾以探之。正值酷暑。燕王圍爐搖頭曰。寒甚寒甚。昂

與貴者信爲真。葛誠寫無恙二字於掌心。暗以示之。曷等
遂趨出。星夜差人赴闕。具奏燕王瘋病是假。造反是真。陰
謀秘計。人所莫測。恐猝發難制。亟宜削之。帝命齊秦發符
遣使。提問燕府官屬。并密勅北平都指揮張信。令約長史
葛誠。指揮盧振爲內應。乘間擒取燕王。解京。張信憂疑不
能決。其母曰。汝父曾言燕王當爲天子。汝何不倣个燕之
功臣呢。信大悟。坐了一乘四圍掩蔽的女人轎車。徑造燕
府。通名。燕王心以爲異。令人內宮信拜于床前。曰。殿下真
病耶。朝廷有密勅在此。臣特來獻上。王取勅視之。深感張
信。遽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即召道衍同議。適暴風雨

吹簷瓦墜地。衍卽賀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王曰：瓦墮而碎，又當何說？衍曰：此瓦碎而無用，是天使蓋造黃屋之兆。王心甚猶豫。潛留信于府中，獨坐凝思，不覺霍然睡着。適徐妃來到王所，見微風吹來，王髻欲動，頓思相士有鬚髯過腹之語，乃戲剪青絲一綹，將王髻逐莖接長，意在開悟燕王。說鬚長過腹是假的，誰知燕王豁然而醒，舒手一捋，其鬚竟是天然生就，直過於腹。徐妃細細看時，全無一絲補接之痕。大詫曰：異哉！王固爲天子無疑矣。燕王曰：卿何以知之？徐妃卽將接存餘髮以示燕王，具道所以。王曰：袁琪之言，豈期如此之應耶？遂召道衍，將鬚與看。衍曰：髮可

爲髮。王可爲帝。天下事要在人爲耳。忽報謝貴。張曷已督
兵士圍府。奉勅提問官屬。衍鼓掌而言曰。妙極妙極。可速
按名拿下。名進而交。卽斬二人頭以祭。旌靈王從其計。立
收官屬械于殿前。一面伏刀斧手三百於帷壁之中。遣人
給張曷謝貴進府交割。二人誤信與使同人見。燕王坐在
殿上手自劈瓜。曷與貴方向前起居。燕王遽將瓜片劈面
擲去。刀斧手大呼奔出。將張曷謝貴剝做肉泥。并拿葛誠
盧振二人。亦皆駢斬。時宮門外有指樞彭二開變。函率部
下數人。砍入端禮門。燕將龐來興丁勝舞刀截住彭二。彭
二衝開兩將。徑向殿上奔來。衛士亂箭齊發。彭二身無

甲大剗而死。道行卽發大將張玉、朱能等帥兵乘夜攻奪九門。布政司叅議郭資、按察司副使墨麟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降。時建文元年秋七月也。燕王登壇誓師，稱爲洪武三十二年，以誅齊泰、黃子澄爲名。名曰靖難師。先出兵畧定北平附近地方。通州指揮房勝、薊州指揮毛遂、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皆望風而降。兵勢大震。惟都督余瑄守居庸關不服。道行曰：居庸爲北平之項背。余瑄襲我之後，豈能南下。大王宜先取之。王命內官狗兒賜姓名曰朱彥回，爲大將。徐安、鍾祥爲副，進攻居庸。余瑄開關列陣迎戰。燕將狗兒出馬，怎生打扮，但見

面孔歪斜。臉上有圍碁般大的黑麻幾點。眼眶暴突。睛邊有芋線樣粗的紅筋數縷。身長八尺。穿的是鎧鐵。打就柳葉重鎧。腰大十圍。使的是熟銅鍊成瓜稜雙棒。向日呼名是狗。今朝賜號稱猪。

余瑱見是個內監。大喝道。不與你這沒雞巴的猪狗講話。快喚燕王出來。狗兒大怒。舞瓜直取余瑱。挺鎗敵住。交手纔數合。被狗兒一瓜打中馬腿。那馬負疼向後倒坐。把余瑱掀下塵埃。幸虧都揮使馬宣捨命救回。燕兵乘勢衝殺大敗而走。連夜奔至懷來。正值都督宋忠統兵二萬來襲。燕王隨與瑱合兵商議。進擊狗兒。探知飛報燕王。諸將

皆曰。彼衆我寡。難與爭鋒。且固守以待其來。燕王曰。公等
不知。彼二將甫合。士心不一。我逆而擊之。必然猝驚。驚則
易潰。遂率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而進。將近懷來。兩兵
早已相見。宋忠余瑱。不料燕兵如此神速。倉皇列成陣勢。
好个王師內先鋒。官居都揮使。孫泰舞刀直臨陣前。大罵
造反燕賊。何在。朱能在門旂影裏。暗發一箭。正中左耳之
根。流血被肩。秦咬碎鋼牙。拔去箭桿。殺入燕陣。我取朱能
所向披靡。不防丘福從側肋飛出。奮矛直刺秦掣身不及。
貫脇而死。左翼驍將副揮使彭聚。忿怒躍馬挺鎗。大罵狗
頭鼠腦的逆賊。只辦得暗算。敢來比試武藝。燕陣上徐

安鍾祥二將齊出雙戰彭聚不三合朱能又發一箭中聚右臂徐安乘勢揮刀斬於馬下燕王揚鞭大呼曰他陣上只有此兩員驍將今已斬殺餘下皆沒用的了將士齊和一聲統兵卷殺過去王師不戰而走朱忠余璽馬宣皆被生擒罵賊不屈同時受戮燕王遂拔懷來其開平上谷雲中諸處莫不率服便欲進取大寧連接飛報大寧衛都指揮卜萬率全部將陳亨劉貞引騎卒一萬二千山松亭關進攻遵化甚急燕王心恐商于道衍曰不取大寧則我有後顧之虞今卜萬牽制我師進退不能將如之何道衍對曰向聞卜萬恃才而驕其將佐皆外順心逆可用反間諜

進兵以邀之。燕王遂帥諸將星夜趨至沙河。距卜萬寨止
二十餘里。三更時候，伏路卒拿獲一奸細，解至營前。道行
亟，附王耳授計曰：「只須如此。」萬頭可致麾下。燕王陞帳，令
釋其縛。問是卜將軍差來的麼？應道：「不是。」是陳指揮差來
納欵的。燕王佯作怒狀，喝令斬之。道衍曰：「且住。」卜萬是員
名將，其降恐未必真。或者陳指揮倒是真心，便問汝須直
說上來。對曰：「陳將軍素爲卜將軍所欺壓，近日又與劉將
軍不協。前日起兵，原是卜劉兩人的主意。陳將軍是勉強
相從的。所以恭候大王駕到，就遣小的來通意。」一者願隨
魏鐙，二者可洩仇憤。實係真心，求大王與軍師裁之。道衍

笑向燕王曰：何如？我原料卜萬那厮是不可信的。燕王曰：雖然陳指攆空言納款，亦無憑信。若能依我行計，方是真的。遂令以酒肉管待，并賞白金二錠，付與密札一封，囑之曰：此是送劉將軍的，又付一封曰：這是書的草稿，送與陳將軍看的。看過，立即燒却。功成之日，陳將軍裂土封侯，爾亦有官爵的。來人拜謝，如飛回去，備述情由。陳亨又看了書稿，心中暗喜，乘着天尚未明，別遣一心腹不識字的小卒教導了他的說話，將書竟送至劉貞寨前。隨爲巡邏所獲，送入營內。劉貞看封函上，寫着大將軍卜侯密啟。七個細字，貞遂問此書從那裏來的。巡卒稟道：適有一健卒，潛

問卜將軍大寨聽去是燕山磬口說有書札投上便放在我手內從黑影裏走了劉貞拆來看時內有燕王玉璽是約卜萬同心舉事如陳亨劉貞不從可先斬其首以徇於衆等語劉貞大怒曰怪道他肯到這邊來尋着人廝殺原來是要降燕賊噫朝廷何負于你卽造陳亨營中以書示之亨假意大驚曰他與將軍素睦何得忍心至此貞曰王尚可背何況同寮亨曰若然我二人不殺他他必殺我二人當下商定計策共詣營門請大將軍閱兵卜萬不知是計欣然出營遂爲陳亨手刃劉貞卽以燕王書示其部曲一時解散陳亨白率其衆降燕劉貞方悟墮其奸計之中

弃其兵旅，獨自遁去。燕王大喜，撫道衍之頂曰：「真和尚家毒計。」遂下將令，進取大寧，道衍亟止之，曰：「無卜萬，卽無大寧。」我勞師遠出，倘南兵到來，北平根本可慮也。不若左定永平，西取保定，先成犄角之勢，進則可圖，退亦可守。此爲上策。燕王曰：「善。」乃東擊永平，守將陳旭、趙彝、郭亮不戰而降。就旋師去攻保定，三旬不能拔，暫且按下。却說建文皇帝見邊報如雪片一般，日逐告警，不覺大駭，召諸公卿大臣問汝文武中有誰能退燕兵者。僉都御史練子寧奏曰：「臣保一人可用。」帝問是誰，對曰：「四川岳池敘論程濟。」自陛下踐位之日，卽奏燕藩必反，當時未信，囚之于獄。今其言

已驗。是有先見之明。何患不能破燕也。太常卿黃子澄奏曰。臣保一大將。可以破燕。長興侯耿炳文。素有威名。且係國戚。將帥中無踰此者。帝遂命炳文爲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竇忠爲副。擢程濟爲檢討。任平燕軍師。子澄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指揮潘忠。楊松。顧成。徐凱等帥師並進。直搗北平。帝皆從之。諸將士臨行。帝誠之曰。昔蕭繹舉兵入臺城。尚云一門之內。自相屠戮。不祥莫大。今爾將士進討燕王。務體此意。慎勿於陣上加刃。使朕有殺叔父名。炳文等拜遵帝命。調兵三十萬。從臨清而入真定。自當燕軍正面。令徐凱駐于河間。潘忠屯于鄭州。楊

松據于雄縣。四路控制以分其勢。軍師程濟謂大將軍曰。燕卒雖少而悍。王師雖多而怯。且以各處調集。老弱居半。將令未明。士心未協。將軍宜駐守數月。簡選精銳。訓練一番。令知順逆大義。則將士同心。勇氣百倍。燕兵不戰而屈矣。炳文曰。何儒也。朝廷命小將北討。不曾命小將守城。且以數十倍之衆。示之以不戰。大辱國體。諸將皆曰。大將軍之言是。濟又曰。不得已而必欲戰。宜會集各路人馬。徑由河間直搗北平。則保定之圍自解。而北平之根本搖矣。炳文曰。不然。我數道倍進。則敵所備者多。兵法云。備前則後寡。備左則右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燕逆營中。縱有管

葛亦無法可肆應。先生何其執耶。濟又曰：師駐數處，燕兵且攻其一。一處失利，則各處士心皆恐。孫子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此之謂也。炳文不聽，下令諸將：「明日向保定進發。」是時燕王已差人探知消息，密諭張玉等曰：「彼恃明日進兵，今夕中秋，必然飲酒享士。我且乘其不備，先破一處，以震軍威，以裂敵膽，可以不戰而屈彼之兵。」乃令軍士馬摘鈴人，啣枚乘着月色，飛馳到雄縣聽譙樓，並無鼓聲，亦無一卒守陴。遂緣城而上。主將楊松與麾下皆沈醉酣寢，忽聞喊殺連天，疾忙起來，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徒手搏擊。楊松被擒，王師盡覆。燕王曰：「一箭須貫雙鴈。」我料鄭州路

近潘忠必來救援。命大將譚淵領百騎伏月榿橋邊。又命張玉率輕騎迎之。忠等果至。遂與張玉接戰。譚淵等伏兵齊發。腹背夾擊。潘忠亦被生擒。兵士半死于鋒刃。半降于燕燕王。乘勝鼓噪而行。徑趨真定。遇王師于定州。遙見認旗上。是先鋒張保。兩家安營已畢。當夜伏路兵來報。張將軍要見大王。燕王開營請入。曰。將軍勞苦。保再拜對曰。小將之兄張信已得追隨大王。如無嫌猜。心願執鞭。是以夤夜潛來。惟鈞命是聽。王大喜。問炳文兵法如何。曰。無能爲也。號稱三十萬。先至者十餘萬。皆未嫻軍旅。無異烏合。以大王之雄風。只須一戰。可破。燕王曰。明日交鋒。如此如此。

公宜佯爲受執。我自有一妙策。保領諾而去。明辰燕陣上。朱能出馬。與張保交戰。不數合。能詐敗而走。保驟馬趕去看。看至近。朱能回馬大罵。一聲。舉手中鎗一逼。保卽翻身落馬。被燕軍活捉去了。解到營中。保假意不情。大叱燕王。王曰。侯拿了耿炳文一齊斬首。令囚後營。到二更。營中皆睡。王親來釋縛。握張保之手曰。事若可成。富貴與君共之。保曰。天命有在。何患不成。小將願爲內應。燕王大喜。授之密計。悄悄令其回營。走到天明。迎着耿都督大隊軍馬。將次定州。炳文見張保飛馬而來。厲聲叱問。汝何能歸。保曰。幸守兵鼾睡。我掙斷繩索。竊了他馬。死逃回來的。炳文曰。

雖然汝爲先鋒被擒何面目見我押回真定等候發落卽
催軍前進早見燕師大營炳文乃列成陣勢親自出馬呼
燕王打話燕王曰誰耐煩令三子高煦汝爲我擒之炳文
見一小將飛馬過來怎生結束但見

面如傅粉唇若塗朱眸心點漆耳可垂珠頭戴紫金冠
內裹着一窩玄髮身穿綉花袍外罩着千葉銀鎧手中
鎗神出鬼沒關西孟起也難當坐下馬踏海奔山西楚
烏雕畧可賽須知道今日戰場上號爲斬將奪旗的王
子又誰料他日銅缸下變作煉火成灰的庶人
炳文認得是高煦心上便有恁意奮力交戰只覺臂軟筋

酥燕陣上見炳文將敗。大將張玉、朱能、譚淵等，統領精銳，掩殺過去。燕王又率丘福、徐兒、丁勝等，繞出背後夾攻。橫貫王師陣中，將士迎敵者紛紛落馬。炳文大敗，虧輸士卒皆亂竄逃命。燕王督驅衆將奮追至滹沱河，王師尚有兩營未動，倒被敗兵衝散。自是踐踏死者無算。副將李堅、衛忠、顧成等皆被擒去。炳文欲奔入真定，見張保在城上已懸起燕師旗號，大呼：「耿督請進來發落。」炳文進退無路，心膽俱裂。幸軍師程濟、同吳傑赴救，燕兵方退。炳文不能駐札，收拾敗殘人馬，連夜奔向臨清而去。保定亦降于燕。正是將軍覆壘空，懷愛君效力之心。竟有監子與師。

旋萌賣國求榮之念。且將下回分解。

範大中丞曰：此回專舉他人寫之數十篇而不能盡者。外史不數篇而已。足真如尺幅書內收求萬壑千巖。方寸錦字攢簇回文百韻。

汪梅坡曰：程檢討亦青田一流人物。建文帝命爲平燕軍師。正史上並不載其片言半語。乃詞於卒伍耶。逸田先生特爲補出。程檢討而問之。亦必曰：此五色石也。真有補天手段。

王師百萬，墜子全亾。

義士三

鐵公大處

軍師程濟始而苦諫，炳文不聽。已經奏聞朝廷，廷臣以爲文武不協議，欲召濟而羽書報至，則已敗。劾帝怒，人與炳文一同名回問。公卿孰堪代將者？黃子澄曰：非曹國公李景隆不可。帝乃命景隆爲大將軍，賜之斧鉞，俾便宜行事。親率百官餞之。江許統兵五十萬，大小將佐二百餘員，前往德州進發。先是鎮守遼東江陰侯吳高受兵部密札，約同都督耿璈指揮楊文率師，遶山海關，合力破燕。聞知炳文已敗，遂先攻永平、附燕之營。將陳旭等遣人飛章告急。道衍曰：真保兩郡已定。耿璈文天全軍敗，初不敢正眼覷。

我正宜亟救永平。爲我左右羽翼之數。燕王遂還師。將至北平。忽探馬報到朝廷。另遣大將來代。敗都督燕王大驚。未幾又報來代的是李景隆。燕王大喜曰。原來用這個膏粱。豈子從未習見兵陣。豈子以五十萬是自坑也。兵法有五敗。彼皆蹈之。諸將請問其故。燕王曰。軍紀不明。威令不行。一也。北平嚴寒。南卒柔脆。不能犯霜冒雪。二也。士無贏糧。馬無宿藁。不量險易而深入。三也。寡謀而驕。色厲而餒。知勇俱無。四也。剛愎自用。不聽忠直。專喜佞諛。部曲離心。五也。知我在此。必不敢至。我當親救永平。誘之使來。然後西師擊之。堅城在前。強敵在後。鑿橋之如探囊耳。諸將皆頓

首稱善。於是燕王命道衍輔世子高熾守城。誠令勿戰。自將輕騎疾行。一晝夜卽達北平。吳高等望見大驚。率衆迎敵。燕王令軍士大呼。耿大將軍三十萬雄兵。殺得片甲不存。何况爾等小卒。尚沒有十分之一。一面揮軍掩去。吳高與耿獻部下兵士。皆不敢接戰。爭先奔竄。被燕兵斬級數千。敗回遼東。燕王曰。我乘此可取大寧衛。諸將請曰。北平兵少。恐不能久持。且還師何如。燕王曰。北平深溝高壘。縱有百萬之衆。未易窺也。兵雖少。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有道衍在。我何慮焉。於是從劉家口抄出松亭關。後徑趨大寧。時朝廷正疑竇王已削其護衛。聞燕王至。遂迎入。

城鎮守松亭都指揮房寬亦率諸將前來降附不題却說李景隆聞燕王遠出心中大喜卽下令全軍直搗北平不日已至蘆溝橋更無一卒駐守景隆曰不守此橋我知其無能爲也遂進薄城下築九壘以攻之又結九營于鄭霸村以扼燕王之歸路日令諸將辱罵挑戰道行親督軍士憑城堅守有前軍都督翟能同長子鶯兒次子鴨兒督勇士百人攻破張掖門燕軍駭竄能招呼後隊無一人敢至只得勒騎以待景隆因功不由己便生妬嫉之心急發令箭飭諭瞿能曰不得孤軍深入須俟明日大軍協力登城遠者軍法從事燕世子又率猛將狗兒奮勇殺出瞿能仰

天大歎退向城外道衍卽傳令連夜汲水灌城天寒凍結
竟成一座冰城攻打不得諸將多怨望景隆束手無策而
燕王已旋師至于孤山值北河水大無舟可渡王默禱曰
天若助予則河冰凍合是夜冰果合卽揮兵前渡行至天
明遇見王師前哨都督陳暉率騎士三千截住大罵逆賊
不知梟首在卽尚想回返巢穴麼高煦更不答話挺鎗飛
馬直取陳暉交手不敢合燕王鞭梢一指大軍掩上陳暉
如何敵得大敗奔走部下死傷殆盡燕王親率衆將直追
至鄭壩村下令張玉朱能李彬徐忠房寬丘福丁勝高煦
各攻一營自率鐵騎獨搗中營王師因陳都督已敗先有

股栗。燕兵多新收塞外敗死之士，乘勝而來，銳氣百倍。奮
 呼衝殺。片時間，九管盡破。王師四散。燕兵鼓行而前。道衍
 早在城頭望見，亟命馬雲、龐來興、冀英、柳升等從沙河永
 定諸門殺出接應。那時王師自己的敗殘人馬奔來衝動
 了陣脚。管伍先亂。被燕兵兩面夾攻。腹背受敵。如何抵當。
 景隆一想走為上着，就策馬先逃。九壘軍士不見了元帥，
 轟斃。个个慌張。盡弃了輜重。被羅駭竄。勢如山倒。燕兵乘
 勝追擊。斬馘不數。景隆宵夜逃回德州。燕王方飲兵入北
 平府。道衍率同諸文武叩首稱賀。燕王曰：「正未也。」彼雖敗
 弱，然部下將卒尚多。以我之眾，還不抵卡之二三。若至來

春養成兵數。便不易破。我今乘此嚴寒。先率輕騎攻取大
同地方。彼必發兵來救。我卽斂師而返。彼出我入。使之疲
于奔命。南卒柔弱。死傷必多。然後乘其疲弊而擊之。使他
片甲不返。道衍曰。此真神算。趁此士心奮勵。大王宜速啓
行。時建文二年春正月。燕王率師出紫荆關。攻廣昌。守將
楊宗舉城歸附。又攻蔚州。指揮王忠、李遠皆來迎降。遂進
攻大同府。李景隆果領兵往救。纔至宣府。而燕王山居庸
關。返于北平。王師東餽。死于道路者。三停之一。兵心怨苦。
日以離散。景隆羞憤之極。乃窮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
合軍六十萬。三路並進。會于白溝河。早有哨探兵士飛報。

燕王王遣大將張玉丘福爲先鋒。星夜先往白溝占住地勢。自率大兵隨後進發。當晚燕王宿在營中。將佩劍挂于帳前。忽清燭一聲。管壁蜀弓弦皆鳴。若相和應者。又帳外所植鎗刀皆噴出火光。大如圓毬。鏗鏘天擊。寒風颯然。士卒毛髮直豎。燕王謂其子高煦曰。此勝兆也。下令軍士秣馬蓐食。列陣以待。王師前軍都督平安。罷能率精兵三萬先至。燕王親自出馬大呼曰。平安豎子。爾曾隨我出塞。議我用兵尚敢來取死耶。平安大罵逆賊。胡說舞動大刀。直取燕王。張王大喝匹夫。休得無禮。手舉長矛。劈面相迎。真个一場好殺。怎見得。

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那一邊鎗來，刀架這一邊刀去，鎗迎鎗如蟒勢盤旋，刀似電光閃爍，電光閃爍能殺惡煞也，消魂蟒勢盤旋，直使凶魔皆喪胆，一個墜鎗藏身，鎗到後心難躲閃，一個控衛舒臂，刀來劈面沒遮欄，正是叱咤一聲能返日，飛揚萬里盡生風。

二將鬪有三十餘合，不分勝負，燕陣上丘福出馬助戰，瞿能就舞梨迎住，燕王令驍騎率聚番騎，谷允兩將齊出，王師陣內瞿鸞兒、鵬兒二員小將大喝叛奴，認得我父子麼？截住華聚谷允，捉對兒廝殺，內官狗兒舞手中瓜稜鎗，縱坐下豹花馬飛出陣前，王師陣上指揮何清輪動雙刀迎。

敵交馬不數合被狗兒一鎗打中右肋。死于馬下。燕王見勝了一將。便揮軍冲殺過來。平安奮起雄威。返殺入燕陣內。兩軍互相混戰。天色已曠。景隆大兵亦至。各自鳴金收軍。明日整兵復戰。平安橫刀出馬。大喝逆賊誰敢前來。試我寶刀。燕陣上朱能大怒罵道。小卒敢胡言。就挺鎗迎敵。戰纔數合。朱能馬蹶仆地。飛身躍起。平安曰。斬汝不爲好漢。快換馬來。陳亨新附燕王。要建功勞。搶來接戰。平安見他鎗法空疎。故賣個破綻。誘他直刺進來。將身一側。鎗落了空。陳亨連身和馬擡入。說時遲。那時快。被平安手起刀落。砍爲兩段。燕將見折了陳亨。皆有懼色。王曰。折將亦偶。

耳俟其氣少息，保爲諸公破之。就親自挺鎗索戰，請看燕王如何模樣。

頭戴鳳翅紫金盔，燦爛與日華爭耀。身披雁翎素銀甲，皎潔與月色齊輝。日角崔嵬，全帶帝王之氣；龍髯飄拂，半接后妃之雲。頤厚而豐稜，稜乎鼻如懸準；面方而黑，熠熠然目似流星。手中鎗神出鬼沒，座下馬翻江攪海。瞿能見燕王出馬，輪動鐵槩，大喝道：「燕賊快快下馬受縛，免汝作無頭之鬼。」燕王大怒，咬碎鋼牙，來戰瞿能。有五十回合，不分勝負。鵬兒手拈鐵胎弓，搭起鸞翎箭，弓弦響處，正中盔上鳳翅。那枝箭挂在翅上，不掉下來。燕王這驚不

小便從帶橫路上驟馬而走。前阻高隄。瞿能已自追及。劈頭一槊打下。戰馬後蹄忽然蹶倒。能如飛躍起。而燕王已一縱登隄。揮鞭逸去。徐忠見燕王受驚。馳馬來救。被陳暉側首飛出。舉刀照頂門便劈。忠急回架時。刀從槍桿削下。砍去兩指。血流袍袖。棄槍而逃。燕將丘福、火真、唐雲三騎馬如飛殺出接應。平安與鷺兒、鵬兒同聲奮呼。向前截住。瞿能遂翻身殺入燕陣。所向披靡。莫敢櫻鋒。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又各揮部下奮勇衝擊。合戰逾時。燕軍將潰矣。忽東北上有數萬騎兵殺到。皆勁弓長箭。疾若風雨。王師正當戰酣。怎敵得這枝生力軍。被他連斬了越雋侯俞

通淵都指揮滕聚二將又值北風大作刮起塵沙蔽天飛
至燕兵在上風看得見王師王師在下風却看不見燕兵
昏昧之中有相混鬪翟能與鷲兒先已陷人燕陣無路殺
此皆身受大創而死平安與鷲兒等皆中流矢各不相顧
只自捨命血戰燕王失聲道南朝好將士亟令後軍各持
草束乘風縱火而來勢若燎原王師登時駭散郭英平安
等引軍西走李景隆陳暉等又潰而南奔燕兵只向南追
直至德州斬首十餘萬橫尸百餘里委棄器械糧草積疊
如山李景隆止剩數騎逃向徐州而去你道這枝助陣的
大軍是何處來的原來燕王先曾向韃靼借兵有趙姓知

天文者說燕王是個真命。所以率師進關。徑趨陣前。剛剛
奏着機會。是故王師之敗。雖曰人事。亦有天意存焉。其時
濟南府有叅政鐵公。諱鉉者。聞李景隆全軍覆沒。料燕王
必來攻城。先募得義勇三千。與叅軍高巍。儒生高棅。寧等
酌酒同盟。慷慨涕泣。以死自誓。忽報有一小將軍名瞿鵬
兒。與王師相失。匹馬單鎗。來投麾下。鐵公卽命傳進。詢其
來由。方知爲瞿能之子。父兄皆沒于王事。深爲太息。又連
接探報。燕兵將至界上。鵬兒稟道。乞兵一千。願爲明公先
斬來將。鐵公令選壯士三伯。隨鵬兒出城。向前行數里。燕
王第三子高煦。領兵早到。見有人迎敵。遂勒馬橫矛。喝道。

百萬雄兵殺得罄盡恁的么麼敢不送命。鵬兒大罵道：燕賊殺我父兄不共戴天，挺手中圓戟直衝過來。高煦定睛看時，那將生得

虎頭燕領，猿臂熊腰。腰懸竹節鋼鞭，鞭打處千軍潰散。手捉豹尾畫戟，戟到處萬夫辟易。聲似震雷，有斬將攀旗之氣；眸如掣電，擅投石超距之材。挽弓曾射楊枝一箭，直穿錢孔；燕王知姓字，見則膽消。鐵帥慕威風，聞之心折。問年止有十七，關西稱為將家子。臨陣已有千回，中州號作冠軍侯。

高煦一認，猜是瞿鵬兒。將鎗遞與書袋，說我有好言贈汝。

李景隆部下將千員，難道總不如你而今都做無頭之
 鬼了。你年紀尚小，若能棄暗來夜，我當在父王面前保奏，將
 來建勳立業，拜爵封侯，豈不富貴。說未畢，鵬兒大罵反賊，
 敢出胡言，劈心刺去。高煦閃避，就勢扶任書戰。鵬兒便把
 高煦長矛掣住，兩邊用力一搥，都滾下腰鞍。那戰馬都如
 飛跑去。了高煦反奪了書戰。鵬兒却奪了長鎗。兩人步戰
 二十餘合。原來高煦本事馬上高強，步戰却不及部下。有
 番將薛祿挺刀出陣，幫助鵬兒。大喝道：好漢子，不怕相幫。
 高煦亦喝道：我與你一個對一個，不要人幫。大家騎馬來
 戰。分個勝負。鵬兒喝道：便饒你暗算的，不算好漢。於是兩

人各回本陣、換了馬、從復交手大戰、有一百餘合、不分勝負、天色已晚、燕王太軍到來、各自回營歇息、高煦見燕王說瞿鵬兒如此英勇、這人須先要除他、燕王道、既然了得、須活擒爲妙、明辰燕王諭諸將道、我聞鐵鉉忠義之士、宜先禮而後兵、且觀其動靜、何如、諸將皆曰、足見主公度量、遂修書一函、差人送至城門、投遞、門卒轉送與鐵公、看書內之意、大抵說朝有奸臣、將危社稷、予遵祖訓、以清君側、乃是勒兵待命、被李景隆、耿炳文、統兵百萬、強逼至此、今公爲柱石、惟望鑒予去、周公輔成王意、爾臨講好、共樹弘勳、如或不知天意、不顧人心、唯有披甲鈍兵、以聽鈞命等

語鐵公冷笑。謂高彥與高成寧曰。燕王這厮敢來恫疑虛
喝。不用採他。高彥曰。書固不屑答他。但燕賊自謂法周公
輔成王。何不作周公輔成王論一篇以折之。此代謀之道。
蘇諫心之法也。鐵公曰。善。高成寧卽屬草畧曰。

昔者成王幼冲。周公負扆攝政。及聞流言。卽避位居東。
至誠上格于天。大風拔木。成王救金縢。感泣而迎之。今
皇上聰明睿知。既非幼冲之年。大王英武剛強。又遠在
封藩之域。徒以太祖宸天。頓生覲覩之心。以致中外猜
疑。君臣之義不明。則骨肉之恩滅矣。若大王能自知其
過。而幡然省悔。將倡謀者解送闕下。削去護衛。請覓所

愛子孫拱手聽命。夫如是而朝廷有不感格者乎。乃慮不及此。傳檄遠近。大興甲兵。侵掠疆土。顧以清君側爲名。是則效漢劉歆之倡七國。誅晁錯之故轍也。而謂法周公以輔成王。雖執途人而問之。誰其信哉。竊料大王之勇士不過十萬。所據地方不過數郡。將士殆亦疲矣。夫以大王之視君臣爲仇敵。叔姪爲陌路。安保十萬異姓之人。烏合一時。而能效死盡忠者乎。一有蹉跌。噬臍奚及。倘以愚言爲忠告。速請解甲散兵。上表謝罪。以慰太祖在天之靈。雖不能媲美于周公。而亦不至若劉濞之貽笑于萬世。煩請殿下裁之。

鐵公看畢贊曰。誅心鐵筆也。亦令人送至營門傳進。燕王覽之悲甚。曰。彼惡敢當我哉。卽令諸將向城下挑戰。鐵公乃率義士三千出城列作三才陣勢。請燕王打話。燕兵見鐵公匹馬立于陣前。皆爭先觀看相貌如何。但見

戴的一片石蓋絨。鐵角綸巾。穿着千層鳴綠綢。稱身戰襖。兩道眉雖然清秀。只覺得殺氣橫飛。重瞳眼何其皎潔。真个是忠肝直透。飄飄五柳鬚。風吹若拂。方方四稜口。聲發如鐘。試問營中軍士。不滿三千。若云掌上甲兵。奚啻十萬。深沈弘毅。可稱斗膽將軍。正直剛方。不數鐵面御史。

燕王見鐵公手無軍器亦丟了劍鎗出來開言道久聞參政能文能武朝廷不用爲將相而棄于下僚深爲可惜鐵公舉手道臣事君以忠豈分別官職之大小殿下身爲帝胄職在藩封爲朝廷之血脉社稷之根本卽有外侮尤當首捍爾乃躬自興戎不識尊旨何在燕王曰我正所以衛社稷也齊秦黃子澄輩一班小人計欲搖動根本必先剪落宗枝諸昆弟皆已身受荼毒朕則何能堪此鐵公曰殿下差矣秦晉蜀王何以獨不加罪則是諸王之削爵奪地皆其自取漢時七國謀反以誅晁錯爲名殿下歸罪于齊黃二人何以異是燕王曰天鑒予心罪人斯得我法周公

以輔成王。鐵公曰：殿下之言，可謂欺天。聖上之誠，勵將士曰：慎毋使朕有殺叔父名親愛之義。至此已極，乃殿下因有恩旨，返自挺身于行陣之間，殺戮天朝將士，自謂莫可誰何。是則司馬之心，行路人皆知之矣。燕王曰：汝出言無狀，將謂我佩劍不利耶？鐵公曰：忠臣不怕死，殿下與皇上義，則君臣親則骨肉，不顧天倫，舉刃相向，何況卑末若大王之劍有靈，決先斬反賊首級。燕王罵道：直恁無禮，遂駈兵掩殺過來。鐵公軍則三千，皆用一弩十矢，柳聲響處，弩矢齊發，士馬皆被傷殘，只得退回。次日，燕王督揮諸將攻城，鐵公嚴守，三月不能拔，道衍進曰：水攻爲上，諸山溪澗

甚溜可用土石堰之以灌城。城必累壞。省却多少費力。燕王大喜。立命築堰。不兩日。水勢漲溢。漸及城牆。城中百姓大懼。鐵公謂咸寧曰。我當乘此機會。以殲燕賊。乃附耳密授數語。又於夜半。潛令軍人以鐵板闌于城門之上。闌板邊鑿兩孔。大索貫其中。用活扣扣定。索頭一抽。則鐵板隨下。又挑壯士伏于外濠。俟燕王入城。卽扯起吊橋。以絕後之援。兵一面令軍民人等晝夜哭曰。我百姓何辜。皆爲魚鼈。隨有巡騎報知燕王。率領將士來看。見青衿數百在城上。大呼曰。請大王暫緩攻城。我等率百姓來迎接大王入城也。燕王曰。鐵鉉降否。青衿對曰。衆百姓降了。怕他走到。

那裏去。燕王乃令撤帳，水甫消去，早有青衿二三百率領百姓無數，皆執香前詣營門俯伏在地。燕王令爲首的人營問話。高成寧同着兩個老青衿進營叩畢，起立。燕王曰：是鐵鉉使爾來詐降麼？成寧答曰：能使臣一人不能使衆百姓。營外萬民齊聲嚷曰：大王是高皇帝之子，誰可得天下？誰不可得天下？做官的吃了俸祿，各爲着一邊。我們小民怎肯捨着性命遭權殺戮之慘？因此合城齊心都約會了降的。適纔出城時候，聞得鐵參政發死了。這個還不知真假。燕王曰：我惱奸臣不服，本欲屠城。今爾百姓誠懇，甚是有理，悉寬赦了衆百姓。請曰：小民愚蠢，不識大王安天。

下之義見了雄兵。心中尚都懷着鬼胎。求大王按住六軍。我等各具壺漿迎駕入城。燕王深信不疑。下令退軍。揮衆百姓先去。王乃乘駿馬。張紫蓋。率勁騎數人渡橋。見城門洞開。兩行百姓齊齊跪下。皆呼萬歲。燕王心喜。策馬入門。一聲震動。敢是真命天子。鐵板下得太巫了。剛剛打着馬。賴子燕王和馬同倒于地。大驚躍起。飛跨從騎而逃。城外挽橋壯士又急切挽不動。燕王竟從橋上馳去。到了營中。喘息甫定。大發雷震。飭令軍士架起雲梯衝車。盡力攻打。破城之日。不分老幼男女。悉行屠戮。兩日之間。已被飛礮擊壞數處。鐵公乃書高皇帝神牌。懸在各城堵外邊。燕王

視之只得束手而兵士亦皆倦苦公乃令長子福安與瞿
鵬兒督率壯士於黑夜突擊燕營斬殺數千大勝一陣燕
王益憤計無所出忽西北角上塵埃漲天乃是盛庸與平
安二將打聽得燕王圍困濟南收集逃散之兵共有七萬
星夜來救燕王急令撤圍向前迎敵鐵公道是必有救兵
來了遂率領諸將殺出城來燕兵前後受敵大敗虧輸鐵
鉉與盛庸合兵追遂復了德州兵勢大震燕王逃至河間
纔屯駐了人馬亟召道衍計議道衍曰今平安盛庸集于
西路大王且捨之速攻滄州滄州土城潰圯日久守將徐
凱素無謀勇一鼓而下則兵威復振矣燕王便出天津至

直沽一日夜行三百餘里，已至滄州城下。凱猶不知，燕將張玉率勇士從東北隅肉薄而登，遂拔其城，生擒徐凱。餘衆悉降，燕王命盡坑殺之。復率將士鼓行而南，臨清館陶諸處皆望風瓦解。遂掠濟寧，鐵公聞之，謂盛庸曰：「燕賊欲循河而向淮陰，直趨金陵耳。我與公率兵躡其後，則餉道不通，彼必還戰。戰則破之甚易也。」早有探卒飛報燕王，王曰：「盛庸何足爲慮！所慮者是鐵鉉。亟率兵從舊路而返。」正與王師相遇于東昌。鐵公素知燕王善用奇兵，擊人之背，乃於陣後設置火炮藥弩毒箭等物于地中，布沙以掩之。令人密伺燕王，到卽發機，部署已定，仍擺列三才陣勢以

待左右兩翼分開中間四進若心字形。燕王見之笑曰。彼欲誘我攻陣。以兩翼之兵圍困人耳。此等陣法。只好哄小兒。公等看我破之。張玉進曰。大王以正兵衝其前。臣以奇兵擊其後。把他這個心字陣。便碎作兩半。王曰。正合我意。再令朱能。王驥。周長。谷允。領番騎攻其左右。則四分五裂。豈僅兩半哉。燕王乃自驅精騎直搗中堅。鐵公揮軍圍之。數重。張玉督勇士從陣後冲殺進去。地中火炮弩箭齊發。連人與馬盡打得稀爛。可憐張玉是燕王第一員愛將。三不知做了个替死的鬼。燕王正戰時。聞陣背後地雷大震。知已中計。亟欲殺出。被鐵公在高處以旗招展。燕王殺向

東旗便向東展。軍士亦向東圍。但因帝命毋殺叔父。鐵公要活擒之。以解京師。是以諸將不敢加刃。正遇着瞿鵬兒直逼近身。手掣鋼鞭。向肩脚打下。燕王亟用寶劍招架。恰與鋼鞭鏗的一聲。接个正着心。甚危急。幸朱能谷允二將殺到。雙戰鵬兒。燕王方得了性命。又虧高煦率領薛祿華聚鐵甲三千。奮力進擊。直透重圍。翼蔽燕王而出。全軍大潰。不啻星散。雲飛。土崩瓦解。且俟下回結煞。

香泉曰。景隆爲帥。燕王於數千里外。知爲豎子。而朝中不但不知。且有薦之者。何智識之相懸。若是哉。余謂朝中豈盡不知。特以天子之左右親近薦之。不敢復言耳。

然則左右之言公且不可以爲準而况於爲私者乎。
湯若人曰古人往矣記其事而可以知其心載其言而
可以識其才。曾不知其鬚眉氣象爲何若也。此回摹寫
鐵公直從紙上活顯出來覺凜凜乎有英風逼人信爲
第一枝史筆。

黑風吹折盛帥旗

紫雲護救燕王命

建文三年春三月平安盛庸合兵追逐斬殺燕兵數萬燕
王星夜逃回北平復了德州真定諸處王師大震報捷至
京帝臨朝謂羣臣曰耿炳文老將也而摧鋒李景隆善用
兵也而敗衄盛庸素未知名鐵鉉又是文儒乃能連敗燕
兵知人固未易也僉都御史景清對曰誠如聖諭臣請以
北伐之事耑任鐵鉉燕藩不足平也帝又詢之諸大臣多
舉盛庸乃兩從其議授鐵鉉爲兵部尚書專守濟南扼任
中路封盛庸爲歷城侯平燕大將軍總理北伐從東路進
兵副將軍吳傑平安截其西路爲遙應之勢共搗北平燕

王聞了這個信息，心中憤鬱，卽召道衍責之曰：「當日是你倡言用兵，今者債敗至此，尚有何說道？」道衍曰：「我曾說過師行必尅，但費兩日兩日者，昌字也。從此勢如破竹矣。」燕王又命金忠卜之曰：「進則得天位，退則失士心。」于是諸將吏皆願效死。燕王遂命丘福、譚淵爲前鋒，朱能、張輔爲第二隊，自統大兵合後，南向進發。與王師相遇于夾河。燕王列陣于東北，盛庸結陣于西南。王見盛庸陣勢整齊，不能遽破，乃令諸將挑戰。譚淵出馬罵殺不盡的敗將，快把頭來獻納。王師陣上一將出馬，有似執旗張使者模樣，但見面黑如漆，身穿獸吞肩烏油鐵鎧，髮鬣而紺，頭戴鳳垂。

趙墨繡銀盤。膀潤腰細。真稱皂羅袍。彪驅駢脇。堪馭烏
騮馬。手執兩股飛叉。蛟龍出海。背插一桿皂旗。雷電凌
空。

此將姓張。從無名字。人呼爲張皂旗。亦稱爲皂旗張。每至
攻城陷陣。常執皂旗當先。以此得名。他的飛叉兩股擲去。
殺人百發百中。舞動起來。任是千軍萬馬。近他不得。向爲
魏國公之部屬。差來助戰的。燕王素知其勇。一見皂旗出
陣。便大驚曰。此人是彗時到的。又添我患矣。譚淵曰。大王
不要長他志氣。看小將擒之。就挺鎗躍馬。直取皂旗。戰勾
二十回合。但見飛叉愈緊。鎗法漸慢。譚淵霍地回走。早被

皂旂一叉擲去。正中領子直透咽喉，死于馬下。淵部驍將董中峰大怒，舞刀來戰。莊得大叫曰：「張將軍看我斬此賊。」皂旂卽撥馬回陣，讓莊得與燕將交鋒。不十合，斬中峰爲兩段。燕軍大駭。朱能、張輔縱馬齊出，莊得力戰兩將全無懼怯。燕王贊道：「南朝有這樣好將，待我送他枝鵬翎箭兒。」挽弓廳的一聲，正中面頰。莊得負痛跑回，馬蹄忽蹶仆地。被朱能趕上一鎗搠死。大家鳴金歛兵還營。燕王謂將士曰：「要敗南師，先執皂旂。爾等與皂旂交戰，務須佯敗誘之。」穿營而走。若是別人，不敢來追。皂旂磨大包身，必然追入。我伏絆馬索擒之，不怕他鑽下地去。若有後應之人，俟其

殺入營中四圍亂射。不怕他飛上天去。布置已定。詰旦朱能出馬大罵皂旂殺才。我今日生擒汝來。剗取心肝以祭。譚將軍皂旂性極焦燥。飛出陣來。舞又直奔。朱能能畧戰數合。卽向左營側首而走。皂旂不捨放馬追入。能回身再駢兩合。從後營逃去。皂旂再趕時。伏兵大喊一聲。幾條絆馬索亂扯起來。人馬並倒。皂旂一躍而起。輪動飛。又立殺數人。衆軍士撓鈎鎗。四面蜂擁。刺渾如雨點一般。皂旂便有三頭六臂。怎能擋抵。身負重傷。流血滿地而死。死後猶執皂旂挺然直立。燕軍莫不膽寒。時盛庸聞燕營納賊。問誰能往救皂旂將軍。驍將楚智應聲而出。帶領壯士

百人殺向燕營。違見皂旂揚起。只道被圍在內。大呼殺入。叫張將軍。却全不動。揮方和已死。隨後返身殺出。燕軍四面合圍。萬弩齊發。智與將士百人皆被射死。盛庸疾忙揮兵冲殺過去。燕王親自當先。率兵大戰。自辰至未。不分勝負。可煞作怪。忽東北上黑風大起。山谷震動。山霧漲天。瓦礫夾擊。王師營在下。風被打得頭臉盡傷。盛元帥大旂頓然一折兩段。那上半截旂桿。竟刮到九霄雲內。直春下來。登若山崩。地上裂開數丈。陷人好些人馬。燕兵乘風縱殺。皆用的火鎗藥弩。王師眼都眯了。只辦得拋却鎗刀。棄了甲冑。亂意逃命。被燕軍直追至萍沱河。斬殺不可勝數。盛

庸連夜奔回德州。燕王大勝，諸將皆稱賀。道衍進曰：吳傑平安，尚未知盛庸敗走，可令人報之。賺他出兵來救，只須如此如此。必中我計。燕王曰：正合朕意。遂令人糴于逃難百姓之內，奔入真定。報云：燕師雖勝，若無糧草，今在各村堡溝掠殺善我良民。吳傑信以爲然，卽點起軍馬飛馳前，在意欲掩其不備。纔到藁城，早望見燕軍列陣以待。吳傑大驚，平安曰：雖然誤聽傳言，今日且與他決個死戰。吳傑曰：燕逆尚好陷陣，待我排個陣勢，伏兵誘他，強如陣上爭持，就暗傳號令，結下個四象方陣。燕王一看，笑謂諸將曰：方陣四面受敵，我以精兵破其一隅，則其餘自潰。隨命

薛祿率領番騎攻其前，親率驍騎擊其後。吳傑伏下斬馬，是時軍士却在陣前伏的弓弩手返在陣後，偏偏不奏巧。薛祿殺進陣去，砍倒戰馬，生擒下了燕王，殺進陣時，弓弩手圍住亂射，矢集于纛旂者，有如嚼刺，而燕王左右格殺，卒未嘗中一箭。平安暗自驚叱，可又作怪刮刺刺狂風頓作，發屋拔樹，空中瓦石亂飛，如前日打盛唐軍無異。燕將朱能、丘福、馬雲、房寬、冀英等，違着風威，并力殺進王師大潰。薛祿被擒在陣，乘飛沙昏暗，掙斷繩索，奪了馬匹軍器，助着燕王從中殺出。吳傑平安勢不能支，只得奪路而走，奔還真定，閉城堅守。當時諺云：神風三陣助燕王，多少王

師頃刻亡是也。且說燕王連夜進兵攻打真定。道衍曰：真定城堅難破，不若擊取大名府。彼四面無援，必然自困。燕王遂引兵南行。吳傑平安加額曰：我事濟矣。卽發兵斷北平餉道，掠取糧草。燕軍之轉餉者不敢進，而燕王頓兵大名軍中，乏糧皆有怨意。怒謂道衍曰：此乃爾之妙計。道衍曰：大王未之思耳。彼截我餉，我亦截彼餉。以彼餉爲我餉，是則我有餉而彼無餉也。燕王喜曰：好个和尚。乃遣大將李遠、丘福、薛祿率輕騎六千至濟寧穀亭，殺散守糧軍士，盡行劫之。又遣劉江、張武率兵潛往徐沛地方放火燒了數千糧艘，飛報入京。朝中大震，帝亟謀之廷臣。文淵閣博

士方孝孺對曰、臣聞燕逆三子、最寵的高煦、隨從在外、每
每傾陷世子、向有內監黃儼者、爲高煦之心腹、反在世子
高熾左右、伺察動靜、臣請頒書於世子、許以王燕、令歸朝、
延再齋些財寶、以啖黃儼、令其報與燕王、世子已經內附、
則燕王必班師、而父子兄弟、舉刃相加矣、帝立命孝孺、屬
草遣錦衣衛千戶張安、使燕、先去投見黃儼、以明珠十粒、
黃金十錠、送上曰、當今所賜也、儼曰、臣無寸勞、何故厚賚、
且目今正在用兵、易起嫌疑、亦不敢受、安曰、夜闌更靜、鬼
神不知、何有嫌疑、朝廷之意、不過要汝報一信耳、此信一
報、有利於公、監有功於國家、終身富貴、受用不盡、惟君裁

之儼聽說有利於己，就問道是何信，咱做得來，無有不做。安曰：「明辰有封書送與世子，卽煩差个的使，星夜到軍前報知。」燕王就是儼曰：「咱曉得了，這是做得來的。」如此小事，難道朝廷差咱不得，要賜東西與咱麼？張安請他收了，悄悄別去。於次日黎明去謁世子，將璽書呈上。世子手中接書，心內猜疑，料是反間之計，乃對安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此書須送到父王軍前，卽煩天使一行，遂喚心腹衛士數員，押着張安，星夜馳去。」黃儼所差之人，已先到半日，報燕王曰：「朝廷有書與世子，世子反矣。」燕王以問高煦，煦曰：「世子向者結交太孫，今有書至，造反無疑。」燕王俯首沉思，而

衛士送安適至并璽書一函尚未啟封也燕王拆視云

皇帝密諭燕世子高熾曰爾父棣爲孝康皇帝同產之弟朕乃爾熾同太祖之兄也高皇帝計慮久遠遺詔不許奔喪爾父棣已至淮安佛然而返遂萌不軌之念不特藐朕冲齡并視祖訓爲弁髦矣迨至勾軍練士叛跡丕彰朕止削其護衛逮其官屬冀其幡然儆惕庶可以全親親之義乃竟悍焉不顧擅執天子命臣而戮之與師造反攻陷城池荼毒黎庶爾父謂朝有奸臣舉兵以清君側夫爾父之所謂奸臣乃朕之忠臣也若欲爾父謂之曰忠則必舉社稷而奉之斯爲忠矣朕之訓將士

也。曰：毋使朕有殺叔父名。爾父則反，藉朕言，自謂莫可誰何。挺身行間，斬殺將士，屠滅六師。本應告之高廟，再申天討。始念爾熾，素性悖和，秉彝不泯，尤能幹父之蠱。爰命世襲藩封，爲屏爲翰，以衛朝廷。如帶如礪，永及苗裔。并赦爾父於不問。朕豈肯爵其子而殺其父，俾爾熾受賣父之名哉。高皇帝在天之靈，其鑒余心。欽哉。毋忽。燕王看畢，大怒曰：嗟乎，幾殺吾子。遂拔劍砍斷袍襟，誓曰：吾當臨江一決，誓不反顧矣。遂部署諸將，命李遠、朱能爲先鋒，由館陶渡河，進攻東阿。汝上沛縣王遇王師三千，運餉北上。燕將番騎指揮欵台領十二騎奮呼殺入，曰：燕王

大軍到了、將卒皆驚走、糧餉盡爲燕兵所得、威聲益震州縣、望風而降。燕王徑趨宿州、時平安探知燕兵南下、聚集馬步三萬、從後躡來。燕王乃親率精銳八千、持三日糧、星夜走至淝河、先命朱能、丘福各領一千、伏於淝水岸旁林木中。又命王真、劉江各率騎士三百、束草于囊、若悉帛狀、載之馬上、前去迎敵。只要輸不要贏、誘至淝水相近。將東囊沿路拋擲、彼士卒必來爭取。爾二人看伏兵齊發、回身復戰。務要殺他片甲不返。王真、劉江遵令而行。早有平安前部丁良、朱彬率軍先至、見燕兵甚少、納賊殺進。真、江二將、佯作驚狀、且戰且走、看看誘至淝水。燕軍便撇了東囊、

丢了旂鎗、落荒奔逃。王師不合爭先搶拾、忽聞金鼓齊鳴。
丘福朱能、統兵左右殺出。王真劉江、回馬奮戰。以一當十。
丁良朱彬、皆沒於陣。王師被殲無遺。次日平安兵到、與燕
軍兩陣對圓。有新來番將火耳灰者、大喊道、看小將立擒
燕賊、獻於戲下。遂舞動鐵蒺藜、出馬、怎生模樣。

頭戴鐵兜盔、頂上撮犖尾紅纓。一把身披銀罩甲、腰間
拴虎筋細帶一條。兩個眼圓若金鈴、依稀半綠半碧。一
部鬚卷如鋼爪、蒙茸非赤非黃。鼻似波瀾峇小、額如蒙
古還高。手中鐵蒺藜、舞動處風馳雨驟。坐下鐵驪駒、跑
開時電掣雲飛。向日威行塞外、今朝名播寰中。

原來火耳灰者官居番騎指揮向爲河北總兵官趙清的前部吳傑特地借來助戰的燕王見了喝采道我若得此番將便是王者無敵王真道待小將生擒他來挺鎗飛出交手不十合但見王真騰槩直注頭盔粉碎兩腳挂於蹬間被戰馬拖去火耳灰者竟冲過陣直取燕王那邊快這邊更快胡騎指揮童信暗放一箭早中馬眼那馬直立起來把火耳灰者掀翻於地被燕兵生擒去了火耳灰者部下番奴帖木兒飛馬舞刀陷陣來救童信又發一矢正中肩甲亦被生擒平安見折了二將歛兵而退回至宿州屯扎一面約會淮北總兵何福合擊燕軍一面申奏朝廷

求京軍出助。蔣朝中徐魏公輝祖先已慮及燕兵日近。平安孤軍不能支持。請於建文帝挑選京軍二萬渡江而來。何福得了平安羽檄。亦已統兵星夜來會。燕王聞報。籌度一番。便問火耳灰者何在。軍士如飛解至。乃親釋其縛。曰。汝肯順我否。順則朕當倚汝爲心膂。不順則當與帑木見同送還平安部下。汝係英雄。朕豈肯加害哉。火耳灰者見燕王大有度量。倒身下拜道。願聽指使。於是燕王拜爲宿衛左將軍。又賜以酒曰。目下徐輝祖將次到淮。汝可引五千精兵向前截住。不要放他過來。待我破了何福平安。那時別有號令。火耳灰者率軍自去。燕王又諭將士曰。我兵

深入利在速戰。而平安結連何福爲持久之計。必先斷其糧餉。然後可勝。卽命譚清李遠領馬兵五千。南哨淮河襲擊轉餉兵士。并燒載糧舟楫。乃親督鐵騎二千。精兵三萬。星夜退至小河。結營於河北岸。令鐵騎守定橋梁。背水列陣以待。何福平安大軍到時。見燕兵已經渡河。就列陣於河東南。燕王策馬立於陣前。大呼何總兵。汝何苦受平安。豎子之愚。統兵來此。話猶未絕。何福舞刀驟馬。大喝燕賊。我來取汝祭刀。燕陣上老將陳文。應聲喝道。潑賊。有我在。此挺鎗敵住。戰纔數合。福卽敗走。陳文驟馬追來。手中鎗只離着後心尺許。何福一閃。霍地扯過身來。手起刀落。斬

陳文于馬下。伊弟陳武大怒，舉手中鎗飛出陣來。平安道：「何將軍看我擒他。」就舞稍接住。大戰二十餘合，武亦佯敗。用回馬鎗翻身刺入平安眼。明手快閃個過，接住鎗桿，猛力一拖，陳武倒墜馬下。再加一稍了却性命。燕陣上李彬便飛馬直取平安。何福又舞刀接住。燕王回顧眾將，令速助陣。却不道平安已舉稍飛到。燕王吃一大驚，措手不及。掣身從刺斜裏落荒而走。平安縱馬追上，奮稍直刺。纔及乘馬後股，把燕王掀翻在地。忽有紫雲從地湧出，罩着燕王。雲內一神人執鞭擋住。燕將宋能、王騏、童信皆飛馬追來，大呼平安豈子敢傷我主。拿你碎屍萬段。平安急回馬。

敵任王騏朱能與童信已將燕王救回王師陣上都督陳
暉乘此機會疾揮大軍冲殺過去个个勇氣百倍李彬王
騏皆敗陣而逃朱能等保着燕王疾泚渡河先走諸將士
被王師圍住隨從不及大敗虧輸止辦得各自逃命又被
王師逼將上來爭橋不得濟者大半溺於水中平安何福
等奪橋而北直殺得燕兵走投無路幸大將張武與三子
高煦領八千生力軍來救平安方纔飲兵還營燕王慰勞
了諸將下令堅壁固守王師每日挑戰裸體辱罵高煦忿
極進曰兒願出陣立斬平安燕王曰兒雖勇平安不可輕
敵我只待譚清李遠劫餉回兵則彼救死不暇又焉用戰

忽報火耳。灰者已被徐魏公殺敗逃回。燕王正在午膳，不覺失箸於地，且聽下回分解。

李漁村曰：從來天人一理。唯建文永樂之際不然。建文之爲君人也，永樂之爲君天也。天之所興者，人皆感之；天之所立者，天則厭之。是天之所以異於前日，要成就多少忠臣義士孝子節婦耳。

龔澹巖曰：炳文景隆之敗，戰之罪也。人也。盛庸平安之敗，非戰之罪也。沃也。而不知奸臣之降，燕亦天也。非人也。忠臣之殉國，則是人也。而非天也。是故天定可以勝人，謂一時之成敗，人定可以勝天。乃百世之綱常。

求夏曰。文淵博士道學先生也。何反問燕父子一策。直似謀士之用私智哉。李之激怒燕。用臨江一決。竟入金川。噫。此但料事而不能料人之過也。若使當日降開誠之詔。竟赦燕王。旋師做備。令永奉北藩。猶不失王者寬容大度。以篤親親之誼。尚有天下之全力在。燕王亦不能自決其必勝。而敢于抗命也。倘或悍焉不顧。則詔令入京。讓以帝位。燕藩亦豈能靦然受乎。如是而千載之下。帝可媿美於舜禹。而燕藩之爲莽操。更無曲筆可庇護矣。

陳都督占讖附燕王

王羽士感夢迎聖駕

却說徐輝祖破了火耳灰者。統軍前來。平安何福。陳暉等衆將接着。言燕王聞禁軍一出。膽已喪矣。魏公曰不然。彼已深入。利在速戰。我堅壁待之。糧盡必潰。廉頗之拒秦。司馬懿之拒蜀。皆是此意。獨是朝中一班文臣。不諳軍旅。只道我旣請於天子出師。而又不取交戰。其間便有多少猜疑。况且燕王與我爲妻舅親。倘懼護構。百死莫贖。我惟盡力交鋒。完我臣節。勝負固未可定也。何福曰。魏公忠亮。四海咸知。又爲聖主信任。何慮之有。平安曰。那白面書生。閉時掉舌。臨難縮頭。是他長技。魏公之見是也。末將無能。敢

不爲公前驅。明辰會戰。魏公親自出馬。怎生結束。

儀表堂堂。碧眼神光閃爍。威風凜凜。紫髯飄飄。頭帶嵌石藍赤金帕頭。宛似楊老令公。身穿繡團花絳紅戰袍。嚴然郭汾陽王。鰲魚袋插狼牙箭。擬射天狼。熊皮鞘插雁翎刀。誓斬國賊。手中青龍偃月。如千行激電。隨身坐下綠驕騰雲。有萬派旋風。漆足若能專任魏公材。何懼強梁燕孽反。

燕王令驍將李斌迎敵。與魏公交手十餘合。斬於馬下。都揮韓貴接戰。不三合。魏公奮起神威。大喝一聲。揮爲兩段。魏公指麾三軍。卷殺過來。燕兵大敗。高順率兵來救。與王

師且戰且走。天色已晚，魏公歛兵退回。燕王奔走五十餘里，安下營寨，會集諸將計議。皆曰：「懸軍深入，糧餉無多，且今暑雨鬱蒸，不特轉運艱難，而且恐生疾疫，自宜旋師。再圖後舉。」燕王曰：「我師一動，後有平安何福？前有盛庸、吳傑，卽欲生還，可得乎？」乃下令曰：「欲旋師者左，不欲旋師者右。」諸將多趨於左。玉怒曰：「公等自爲之，未能拔劍起。」當日大主命金忠卜數，言六馬渡江。在大雨之年，今正應此兆，豈可退耶？如有再言旋師者，先斬以徇。於是諸將復趨於右。燕王大喜，卽命秣馬造飯，五更發兵前進。先鋒朱能距魏公營五里，駐下軍馬，震炮三聲。王師大驚，魏公出營看

時見燕軍大隊俱到。已經列陣。魏公想道：怪不得燕王屢勝。原來是百折不回的。疾忙披挂上馬。出營搦戰。燕王料將士無他敵手。親自出陣。舉手問道：魏公別來無恙。魏公答道：有恙就反了。舞刀直取燕王。燕王挺鎗劈面相迎。這一場好殺。怎見得：

一个偃月刀。風馳電掣。一个梨花鎗。雪灑霜飛。一个是開國元勳。巍巍公裔。一个是分藩錫祚。奕奕皇嗣。一个恃智勇。要奪江山。一个秉忠良。要保社稷。一个不顧阿妹的夫婿。刀從頂上飛來。一个不念愛妃的哥子。鎗在心坎。搦到一个。督力方剛。自肯與燕王善戰。一个武藝。

精強盡知道魏公義勇。

兩邊大戰有八十餘合，不分勝負。只聽得魏公營內，忽爾鳴金不解何故。魏公大喝道：且消停，進個你死我活。燕王因連日轉戰，也覺倦乏，亦厲聲道：好漢子，不要幫手。少間再戰。魏公回營，見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齋有勅旨，是召魏公班師的。魏公接了旨，問出自上意否。陳禮部曰：朝議以淮南現有梅駙馬重兵屯札，倒是京師單薄，不可無老成良將爲之宿衛。是以召公，并命我二人在此叅贊軍務。魏公撫膺太息曰：大事去矣。遂請平何二將軍語之以故。二將大驚曰：我軍已三日無糧，採蕪而食。魏

公一去恐有瓦解之勢。奈何。彭寺丞道：各位將軍何不公上一表保留魏公，毋使後悔。魏公曰：不可。我昨已料及於此。遂囑平何二將盡忠報効朝廷。二將皆泣下曰：誓以馬革裹屍，不但不敢負聖恩，亦不肯有負明公也。魏公卽於是夕二更，班師命軍士啣枚疾行。天明已走百里。燕王正在披挂上馬營門，軍士報道：徐魏公已據寨矣。燕王心中大疑，料必乘我之後有謀者。報云：魏公奉旨召還。燕王以手加額道：天贊我也。又報譚李二將軍皆已回來。燕王問：截餉何如。李遠對曰：淮河餉舟悉已燒完。譚將軍殺散運糧軍士，盡奪其糧餉。不意陳暉、徐真等統三萬兵來，衆寡

不敵。又被奪去。燕王曰：彼若得餉，就不可破。卽命高煦率兵與平安等搦戰。自督朱榮、劉江等領輕騎八千星馳而去。陳暉不料燕軍又到，倉皇迎戰。燕王暗發一矢，正中陳暉面門，翻身落馬。朱榮、劉江奮勇爭先，殺傷萬餘人。王師潰散，糧餉盡被燕人劫去。到得敗兵馳報，平安已赴救不及。燕王還兵就從營後殺來。平安正要迎敵，高煦、朱能、丘福等望見，統率精騎夾擊，直搗中堅。橫貫王師陣中，裂斷爲二。部伍大亂。何福率兵來援，又被李遠譚清截住，混殺。燕兵旣得糧草，銳氣百倍。王師飢困數日，無力戀戰。多棄甲投降。平安知勢不可爲，遂於馬上有劍，何福孤掌難鳴。

急收敗殘軍馬。星夜走回。盤壁舊壘。燕王率兵追。上四面圍住。壘中亦久乏糧。將士卒馬而食。軍心離渙。不能固守。福下令於明日。聽放號炮。盡力殺出。就糧於淮南。不期燕王於是日。放炮攻營。何福部下。誤認爲號炮。開門突出。燕軍一擁殺進。早已截住寨口。王師進退無路。皆墮入濠壘之中。都指揮宋珏。參將馬溥等。皆戰死。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亦同死於難。唯有何福單騎遁去。燕王此時已無返顧之虞。遂下淮南。有駙馬都尉梅殷。先奉帝命。在淮安募兵十萬屯駐。燕王遣人假道梅殷。不許割地。者耳。真道還。燕王怒曰。我今渡江要緊。姑放着他。隨轉至。

泗州守將周景初前來迎降。燕王大喜。由此得渡淮河。徑趨揚州。巡方御史王彬正在城中。與都指揮崇剛繕甲練兵。同心守禦。召募得力士火千斤。爲大將。不意守備王禮與其弟王宗羽黨徐政、張勝等。詐傳力士之母暴病。呼其子歸。于夜半潛入公署放火。王御史倉忙出堂。竟爲賊擒。崇剛適來救火。亦被拿獲。王禮等卽向燕管獻納。彬與別大呼罵賊。同時被戮。燕王入城。招撫軍士。下令渡江。諸將栗曰。江北船隻。彼皆遣人燒盡。如何可渡。燕王命取高郵秦州小船二十。令華聚狗兒巡哨。至浦子口。以窺動靜。正值都督僉事陳瑄兵部侍郎陳植同奉帝命。統領舟師前

來拒敵行次龍潭忽有燕子百數集於橋上瑄久有附燕
之意對天默禱燕王當爲天子羣燕飛向江南若燕王當
敗羣燕飛向江北說也可怪燕子悉向金陵飛去于是令
其下曰燕王以一旅之師破朝廷百萬之衆此殆天意非
由人力今已臨江一木豈支大廈徒使無辜盡遭屠戮爾
等意下如何衆將及軍士齊聲願降陳植奮然立起斥瑄
背君降賊狗彘不食遂爲麾下所殺陳瑄取了首級具舟
前迎忽見有哨船數十揚旂納賊乘着順風逆流衝上陳
瑄令將士大聲說是迎燕王的華聚問有何爲信瑄將陳
侍郎首懸於竿上以示燕兵曰此督師兵部侍郎某之首

級也。華聚急遣人報知燕王。燕王乘小舸飛至瑄迎。上大艦叩首稱賀。王曰：「識天命者惟公一人。」瑄進言曰：「京口密邇金陵，尚有數萬雄兵屯集，須豫爲圖之。」燕王曰：「公言是也。」都指揮吳玉進曰：「京口守將童俊與臣至交，願往招之。」請大王泊舟以待。燕王大喜，卽遣吳玉前往。翌日報命降表已至。王乃祭江誓師，揚帆直指金陵。旌旗蔽日，金鼓震天。防守采石磯軍士悉來迎降。建文帝知事不可爲，乃命兵部尚書茹瑄都督王佐及李景隆往見燕王，願平分天下，割南北以爲界。燕王笑曰：「公等欲作說客耶？我始無罪，以奸臣離間，削爲庶人。今者救死不暇，曷用地爲？但得奸

臣之首卽解甲謁孝陵永奉北藩天地神明鑒于斯言茹
瑞等還奏帝又令谷王穗安王槿同見燕王再申割地之
議燕王曰二弟試謂斯言誠耶僞耶谷王曰大兄洞見矣
燕王乃設宴與二王痛飲臨別執手曰爲我語諸弟妹願
宗廟神靈相見有日二王回後帝與羣臣者束手無策俄
報燕師遙逼金川門谷王穗與李景隆已開門迎入魏國
公徐輝祖率家童巷戰敗斬帝亟還宮羣臣從者五十餘
人帝召劉皇后曰汝先死朕卽來某路相會后遂拜別下
帝獨進椒房令宮人從外縱火自焚而死帝亦欲自殺諸
臣咸來抱持牽定龍衣痛哭少監王鉞跪奏曰昔高皇帝

升天時曾言劉基進一秘篋到國有大難方可啟發。今藏在奉先殿左。帝亟命取看。是个朱紅篋。有玉璽封識。鎖皆灌鐵。程濟立爲槌破。見內藏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帽鞋剃刀畢備。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御溝而行。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劉先生早知今日矣。程濟卽親爲帝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監察御史葉希賢改名應賢。皆薙去髮鬚。以應度牒之數。帝顧諸臣曰。卿等各散。勿以朕身。御史曾鳳韶叩頭流血。必欲隨駕。羣臣齊奏。皆願從行。濟曰。諸大臣素有名望。亦且人多。難掩耳目。恐有蹉跌。斷乎不可。帝乃止。留小臣數人。將東

官來與兵部侍郎廖平揮令速走。諸臣皆大惕而去。帝乃與程濟等遵照篋內遺言分路出官。正是

君王變作如來相。

臣子充爲行脚僧。

先一夕有神樂觀道士半昇夢見劉伯溫便服坐於西房。昇曰：不意師相亦在圍城之內。今者旦夕將破，何不進一奇策以救天子之難。伯溫曰：正爲救難而來。汝可棹一小舟泊於鬼門渡。一僧人到此，我有話說。昇曰：我方無處逃命，何暇去渡僧人。伯溫曰：此僧卽當今天子，其跟隨者皆忠臣也。將來女英雄出世，尚有建文皇帝二十餘年位號。汝可速往救之。日後自然富貴。忽室中有神厲聲言奉高。

皇帝御旨命王昇到鬼門左側迎接太孫帝駕昇大驚而覺渾身流汗細思此夢神異卽便棹舟前去鬼門探望果有一僧倉皇而出道士向前叩頭稱萬歲臣在此候駕帝恐是燕王之計躊躇不應道士曰昨夜夢高皇帝及誠意伯劉公命臣來接請速登舟到觀遲則恐人知覺帝恍然大悟朱篋內所書會於神樂觀也遂乘舟至太平門昇導進觀之西房俄而楊應能葉希賢等皆至共十一人帝曰今後但以師弟稱呼切勿用君臣禮數諸臣泣諾環坐於地道士進夜膳畢帝詢其所夢王昇具述伯溫之語且曰據夢中言誠意伯之英靈亦護駕在此陛下終登大寶也

帝謂程濟曰。當年燕師未起。汝已前知。今者道士所夢。汝可爲我卜之。程濟焚香布著。請帝對天虔禱。諸臣俱隨帝向空禮拜。程濟卜得坤卦。奏帝曰。卦兆甚奇。甚奧。諸臣至叩之。濟曰。坤卦純陰。主女子乘陽起兵。當在中州。初爻履霜。是陰之始。凝。至於堅冰。則陰象太盛。恐不止一女子已也。二爻直方大。是女子而有正大忠義之概。象曰。地道光也。是其橫行無敵。坤德煥發之候。三爻含章可貞。是內含章美貞且久也。象曰。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是彖傑之士。知其光大而從之。爲此女之羽翼。然曰无成有終。似乎无所成也。而又有終。有所終也。而卒无成。故四爻曰括囊无咎。

无譽。此言其不從者。括囊以處。無榮無辱也。五爻之黃裳。元吉。是他當陽之候。裳爲女子之衣。以陰居尊而有中順之德。則其推戴。故主之義矣。然而上六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究竟陰陽兩傷。而非是一之象。燕固不能滅彼。彼亦不能滅燕。歸於渙然冰釋。其所以然。則非臣之所能詳察也。楊應能曰。卦兆如此。似可復興。何不渡江而入中原。以俟機會。程濟曰。不可。彖辭曰。利牝馬之貞。指彼而言。君子有攸往。指此而言。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是說君子大師當之。中原在東北。不可往也。今且向西南。權作括囊之人。若果有女英雄出世。那時相殘而行。亦未爲差。衆皆稱善。帝

遂央意南行議定左右不誰者三人楊應龍、葉應賢俱稱
比丘程濟稱道人在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刑部司務
馮灌稱塞馬先生中書舍人郭節稱雪菴後稱雪和尚未
和稱雲門僧編修趙天泰時衣葛卽存衣葛翁欽天監正
王之臣號老補鍋卽以此作生業鎮撫牛景先號東湖樵
夫賓輔史彬待詔浦洽爲吳越東道主分撥已畢帝曰我
先往滇南何如史彬曰西平侯之心未知果能効忠於陛
下否亦不可不慮及也將天已微明葉應賢曰此處不宜
久留且出了禁門再議去向史彬曰須得舟楫方好遂與
牛景先同步至中河橋適有一人搖着小艇唱吳歌而來

乃彬家遣到都門以偵吉凶者二人大喜急返觀中迎帝
并請人登舟而去。時建文四年夏六月也。謾云日下虞淵
焉得五王夾馭。誰知月臨象闕。忽來一女勒玉。下同便見。
香泉曰。建文登極之後。豫知燕王必反者。程濟知燕王
必得天下者。亦程濟。知忠臣之必遭殺戮者。亦止程濟。
迨出亾之後。往往脫帝于險厄者。止濟一人。帝病困于
獅子山。求藥餌以療之者。亦止濟一人。送帝歸于京闕。
而使千百世咸知潛龍之未泯滅者。又止程濟一人。嗟
乎。帝不能用濟於承平之日。以保其國。而僅用濟於危
難之時。以保其身。此帝之幸。濟之不幸也。若濟者。周旋

險阻四十餘年。白龍魚服終不困于豫。且其知畧豈在青田之下。而作書者能測濟之知畧。補出幾許未悉之情形。又豈在程濟之下與。

張賓門曰。此四回皆靖難師之實事。余讀正史。每嫌其頭緒太繁。厥理不能貫通。呼陵不能接應。讀續英烈傳。又怪其散漫。若灑流之無源。葉韋若藤葛之附木。今讀外史。自燕王遣謙輿師。以至登極。止皆翦却荆棘而成康莊。理其芬絲而就經綸。條達貫穿。縱橫馳騁。而無所碍。奚啻撥雲霧而睹星辰之象。故知庸流文筆。能塞塞天下人之心胸。才子文筆。能開豁天下人之智慧。

黃叔威曰。廖用馬擊。建文元子。而附養於跨中之會長。
官家易姓曰曾。韓文。楚正史失之。此書特爲指出。蓋亦
興滅繼絕之道。